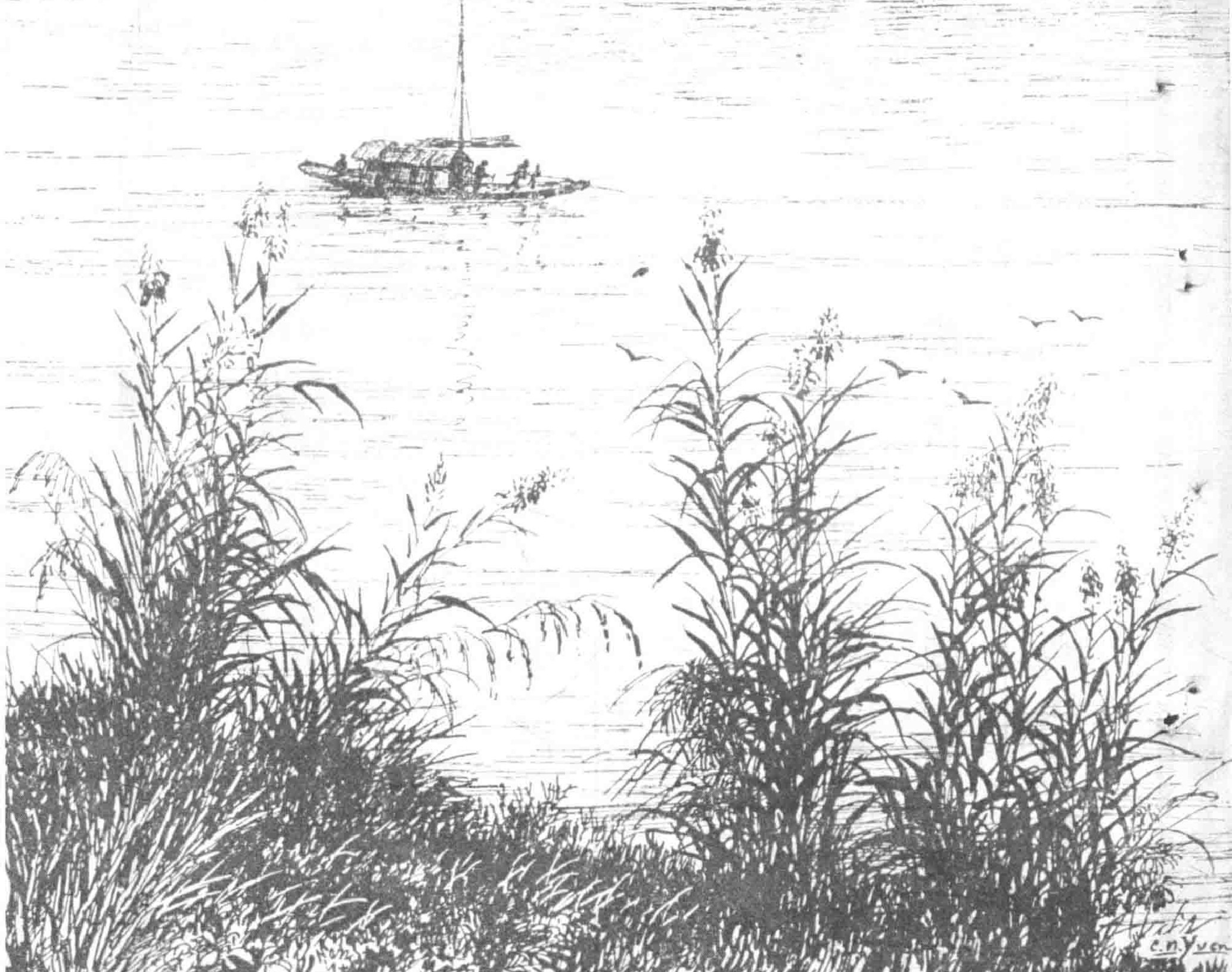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旅行雜誌

本誌創刊於
民國十六年

第十四卷 第十號

中國旅行社發行



CHINA TRAVELER

Vol. 14, No. 10 October 1940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illegible] CHINA

郵政儲金匯業局

分支局處全國弍千餘處

解决各界儲蓄匯兌問題

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

各地郵局均可購兌

利息優厚 本金穩固

購兌簡便 適合需要

重慶分局 地址重慶都郵街

利昌股份有限公司

重慶分公司

●營業要目●

運輸

承運西南西北各省水陸貨運
業務保護周到迅速穩妥

信託

代客賣買自建囤船倉棧出租
手續簡便取費低廉

保險

承保長江上游水漬平安等險
信用卓越賠款迅速

地　址：縣廟街拾陸號

電　話：四二二九四四

電報掛號：四七九三

上海冠生園重慶支店

門市部

粗細餅乾
各種糖果
中西名點
麵包果醬
旅行食品
各地土產

飲食部

高等粵菜
柱候鹵味
太牢食品
大宴小吃
星期美點
牛奶咖啡

地址都郵街：分銷處關廟街道門口

昆明支店金碧路

中國唯一畜產商業
組織專營各種畜產
運銷國內外信譽久著

四川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設在重慶

總經理 古耕餘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四卷・第十號

民國廿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嘉陵江上之秋……袁松年……封面
昆明圓通公園(美術銅圖)……詹新吾……一
瀾滄江上之功果橋(美術銅圖)……喬乃……二
◎湘桂征塵……路弓……三
◎天南雜記……帥雨蒼……一一
◎烏江歷險記……伏櫪……一七
◎青城山(中篇)……易君左……二七
◎新疆漫游(中篇)……天涯游子……三五
◎越南摘述……沈弢……四七
◎從倫敦到紐約……程志政……五三
◎記美國黃石公園……童建一……五七
◎荷蘭瑣記(下)……黃嘉歷……六七
◎歐美采風記(廿六)……沁明女士……七五
中篇創作 餘音(二)……秦瘦鷗……八三
長篇小說 負販列傳……張恨水……九三

中國旅行社

各地自營及承辦招待所

湖南省
南岳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

廣西省
河池招待所　鳳儀街三十號

雲南省
商務酒店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平彝招待所　大西門外車站大樓
宣威臨時招待所　宣威交通門內斗母閣
楚雄招待所　楚雄西山公園
下關招待所　下關南戰街（車站附設招待所內）
永平招待所　永平教昌街（車站斜對面）
保山招待所　保山舉徽樓
芒市招待所　芒市老街（車站附近）

貴州省
貴陽招待所　貴陽棉花街
桐梓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內
桐梓招待所分所　桐梓新車站大廈樓上
黃平特約招待所　公路汽車站右旁興華旅社
獨山招待所　車站大樓
安南招待所　安南城內
威甯臨時招待所　威寗萬壽宮
畢節招待所　川滇公路車站

四川省
內江招待所　交通東路內江汽車站西首
重慶招待所　臨江門橫街三十四號
綦江招待所　綦江車站
敘府招待所　敘府正東街一一〇號
廣元招待所　廣元北街
梓潼特約招待所　梓潼汽車站附近中央飯店
敘永招待所　川滇公路車站

陝西省
+西京招待所　西安崇信路尚仁路口
++華清池招待所　臨潼南門外
廟台子招待所　張良廟
漢中特約招待所　漢中北關車站左近五洲旅館
褒城招待所　西北公路車站隔壁

甘肅省
蘭州招待所　上東關街一四八號
華家嶺招待所　華家嶺汽車站
平涼招待所　紫金城街

浙江省
金華招待所　中山路北山路口

江西省
+吉安陶陶招待所　中山路四十一號
+贛縣陶陶招待所　贛州公園南路

安徽省
黃山招待所　歙縣黃山紫雲集

青島市
青島招待所　青島山東路六八號

英屬緬甸
臘戌臨時招待所　新臘戌大同公司對面國貨商店樓上

法屬安南
河內招待所　安南河內火車站對面

中國運輸公司委辦
交通部滇緬公路局委辦
交通部西北公路局委辦
++陝西省政府委辦
+江西省建設廳委辦

廣和隆胡文釗高等建築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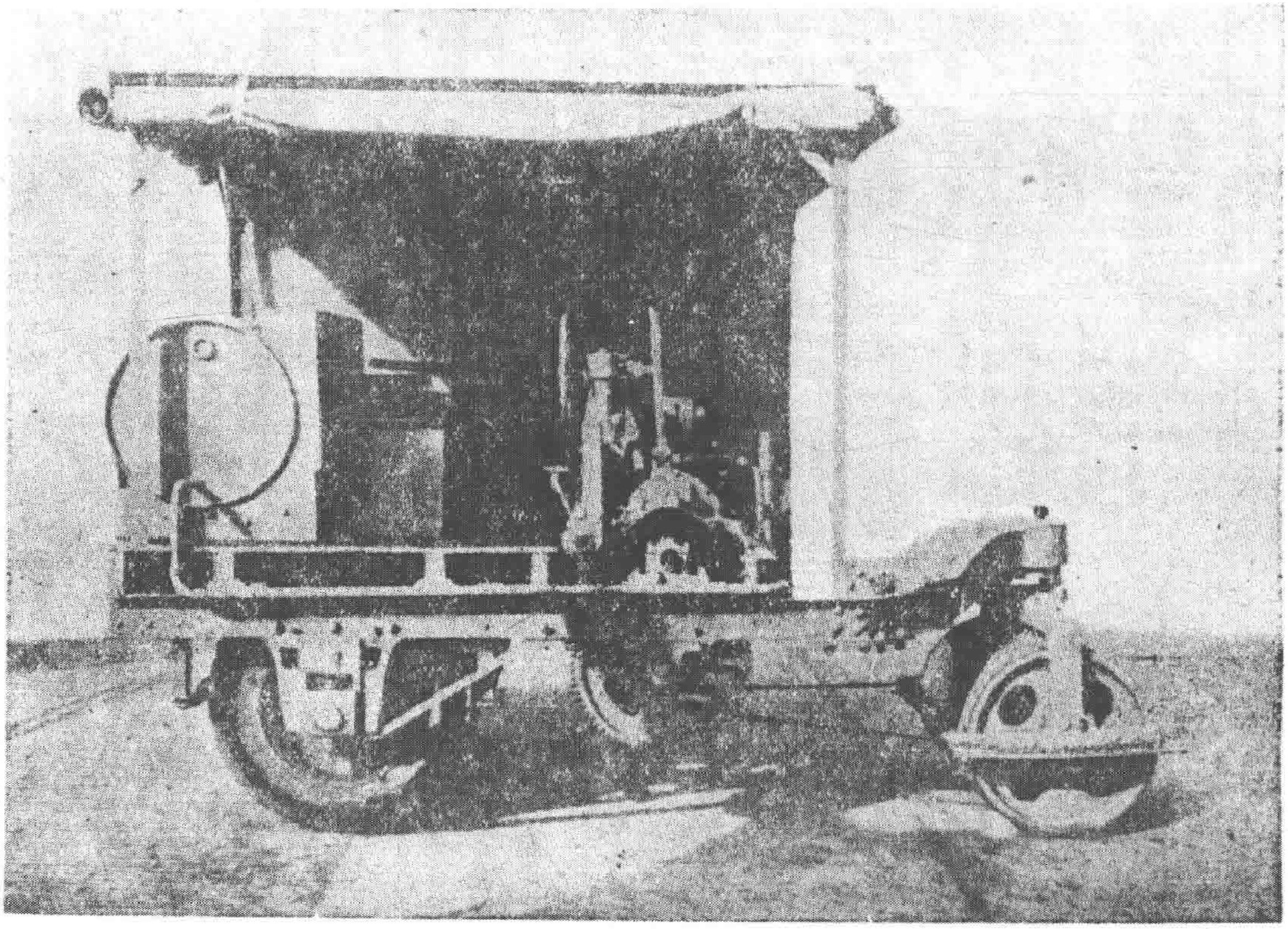
星加坡拉明打(士的力)六十三號　電話四三八六號

Woo Mon Chew, Chop Kwong Woh Loong

Building Contractor.

No. 63, Lavender Street, Singapore.

Tel. No. 4386



油屎轆路車

此車用軟鋼及生鐵做成重量及尺寸分兩種

	三噸者	四噸半者		三噸者	四噸半者
長	十尺	十尺	前轆闊度	三尺	三尺
闊	四尺七寸	四尺九寸	後轆直徑	二尺七寸	二尺九寸
高	六尺七寸	六尺九寸	後轆闊度	三尺四寸	三尺六寸
前轆直徑	二尺	二尺	所需馬力	五疋	七疋

兩者俱以聯動機箱牽動後轆之鐵練行駛前轆中軸行火珠舵盤行牙每小時可行四千四百尺此車駕駛簡便回轉輕捷諸君租用或購買者請臨敝廠接洽為荷

設計者胡文劍

和合溢建築工程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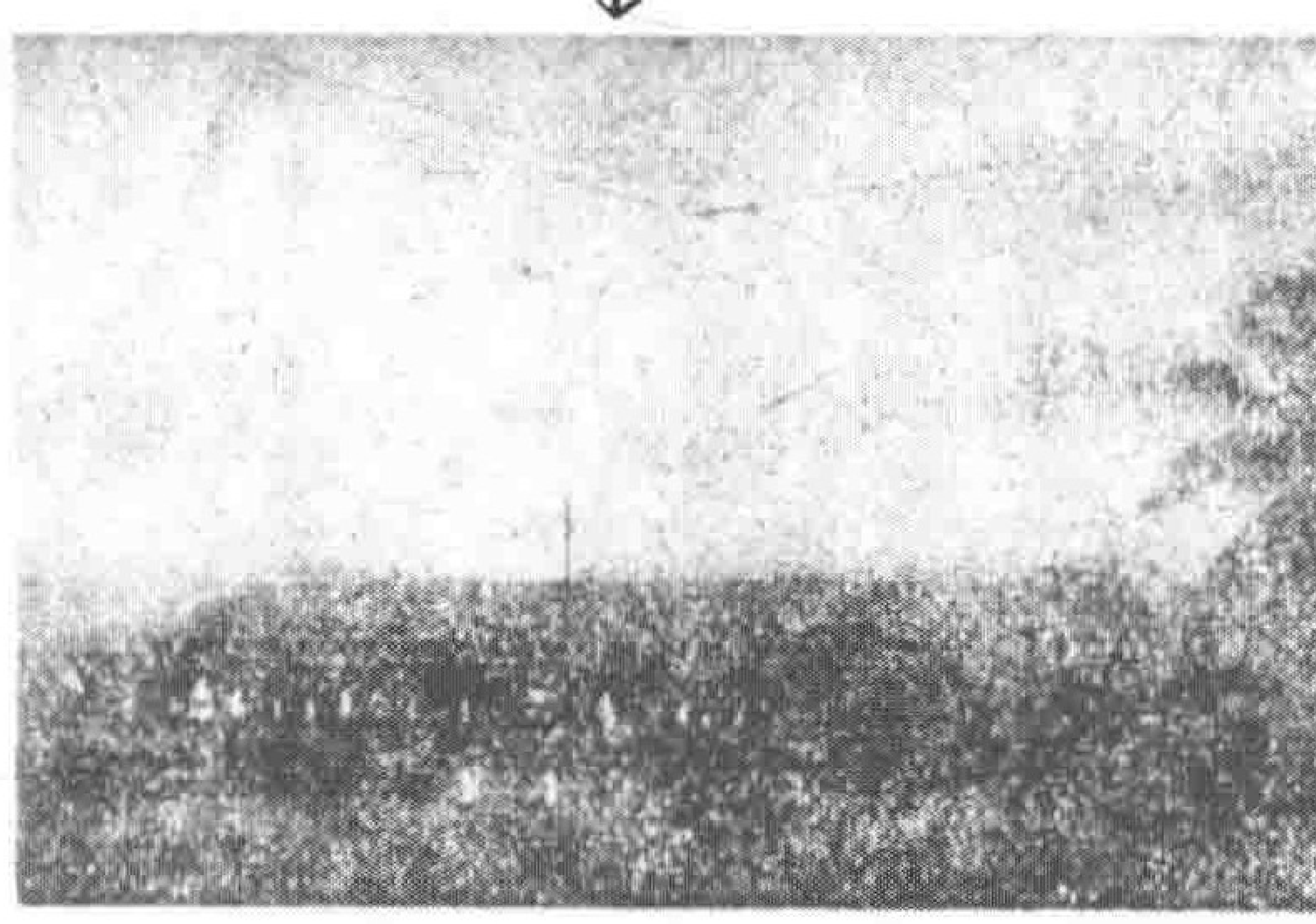
星嘉坡喔路門牌十二號

WOH HUP BUILDING CONTRAC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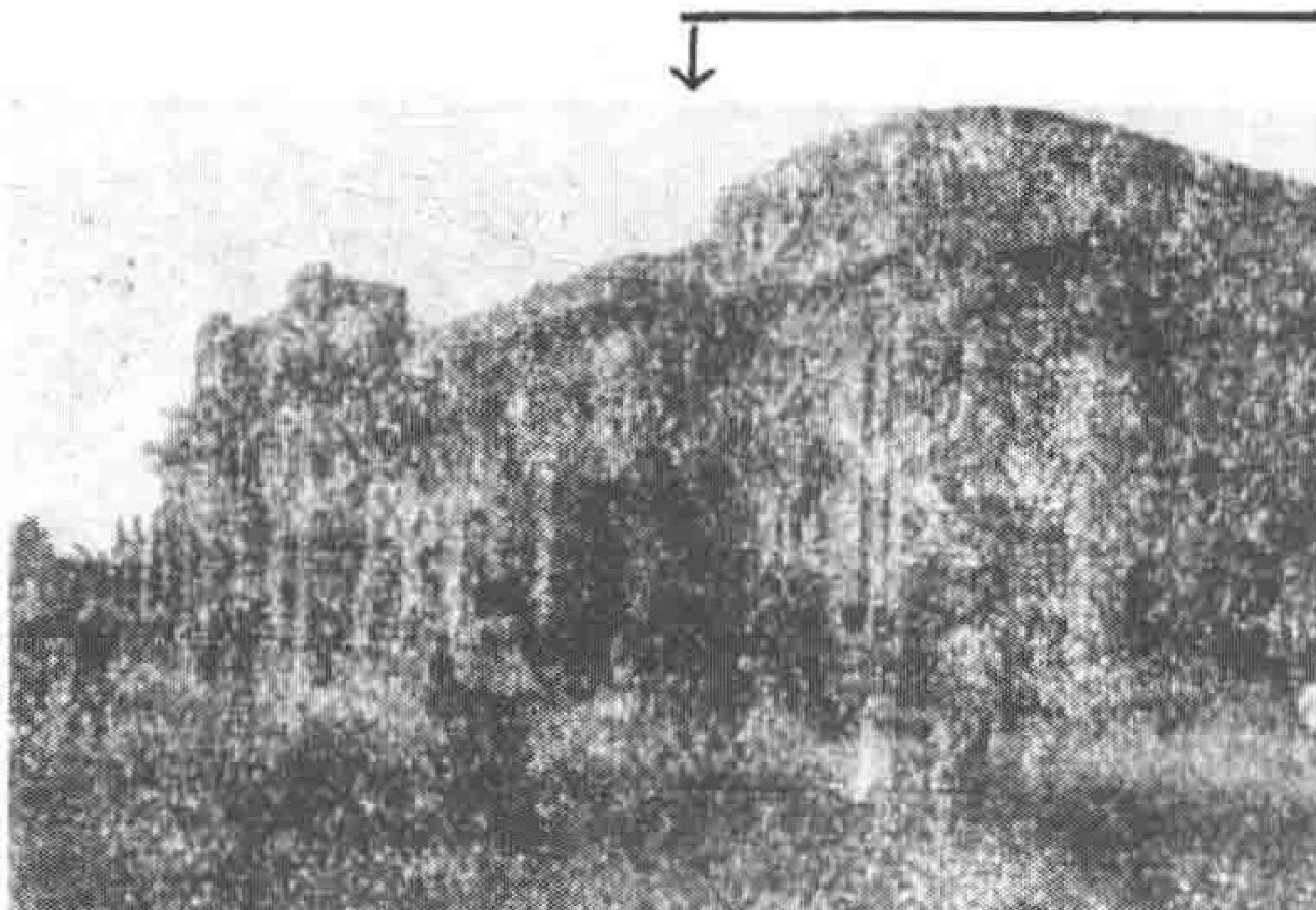
No. 12, Ord Road, Singapore.

本公司最富有建築工程經驗，承包當地政府建築工程多年，信譽卓著，服務忠誠，無論任何建築，均能依期完成，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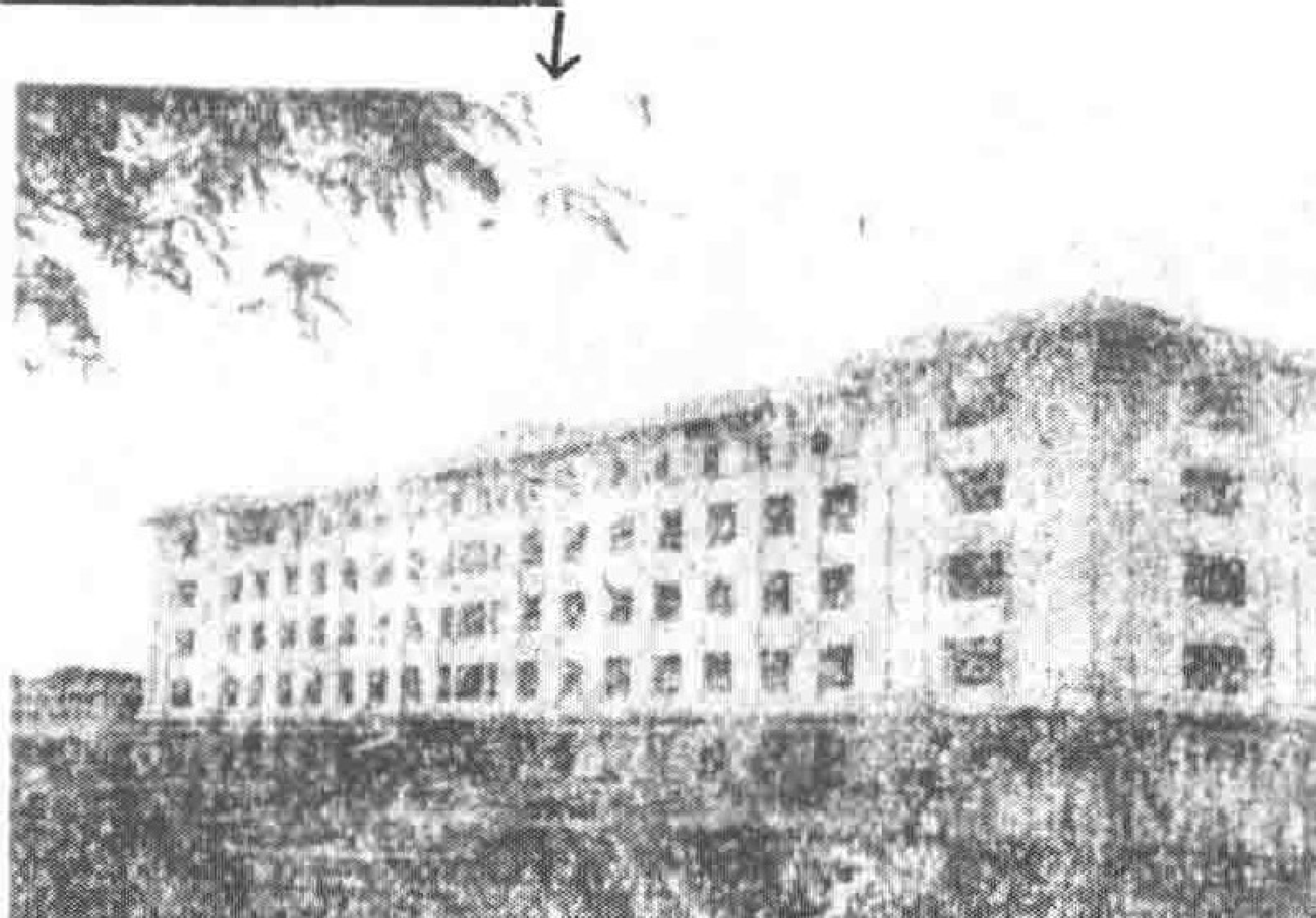
總經理楊溢璘謹啓



附圖一。星嘉坡克利福碼頭，又名接官亭，為當地政府之最隆重建築，亦即本公司最雄偉成績之一，其工程浩大，幾經三載而始厥完成者：



附圖二。星嘉坡華民政務署，亦為當地政府偉大建築物之一，為本公司數千萬元工程之一部也：



附圖三。星嘉坡當地政府，新近建築之兵營房，亦大工程之一。



接送行李

當出外旅行長途跋涉之時攜帶行李甚爲不便本社自備大號卡車多輛專代客接送行李服務週到取費低廉如承惠顧毋任歡迎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中國旅行社啓

電話一三四五〇

金門大酒店

房間佈置　雅潔舒適

餐廳設備　富麗堂皇

禮堂裝飾　莊嚴華貴

侍役服務　靈敏週到



SHANGHAI'S LEADING HOTEL

LUXURIOUSLY APPOINTED-MODERATE RATES.

DAILY AND MONTHLY ARRANGEMENTS

ALL ROOMS AND SUITES
WITH
PRIVATE BATH AND TELEPHONE

104 BUBBLING WELL ROAD, SHANGHAI
C.U.A. BUILDING
(COMMENDING THE ENTIRE VIEW OF THE RACE COURSE)
TEL. 90010 CABLE ADD. "PACITAL"

上海靜安寺路一〇四號（跑馬廳對面華安大廈）
電話九〇〇一〇　電報掛號七〇二四

本期廣告索引（以首字筆劃多少爲序）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登戶 地位

國內

重慶

四川畜產公司……插頁 2
四川旅行社……82頁
民生公司……25頁後
利昌股份有限公司……插頁 1
招商局……17頁前
科學儀器館……46頁
冠生園重慶支店……插頁 2
郵政儲金匯業局……封面內

上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0頁
大東旅社……16頁後
大豐恆機器染織廠……91頁
久大精鹽公司……45頁
五洲藥房……圖前
百中堂藥房……51頁
汪裕泰茶號……25頁後
宏興大藥房……25頁
招待所廣告……目錄後
韋廉士醫生藥局……對正文
振餘染織布廠……82頁
美國總統輪船公司……底封外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51頁
國華銀行……66頁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34頁
渣華郵船公司……9頁後
華成烟公司……46頁
新亞藥廠……底封裏頁

登戶 地位

天津

仁立公司……圖前

國外

美國

Great Northern……74頁
Milwaukee Road……98頁後
Northern Pacific……34頁後
Santa Fe……92頁
Southern Pacific……35頁前

香港

中國國貨銀行……56頁
太古洋行……52頁
永安銀行有限公司……56頁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圖前
渣甸洋行……52頁
廣東銀行……82頁

星加坡

和合溢建築工程公司……插頁 3
國興公司……索引後
廣和隆胡文釗建築師……插頁 4

檳榔嶼

乃裕公司……索引後

檳榔嶼乃裕公司

NIE JOO COMPANY

地址　打鐵街二四一至二四三號

No. 241 To 243, BEACH STREET, PENANG

電報掛號 "NIEJOO" PENANG

進出口商　專營國貨　罐頭食品　魚網苧綫　民信匯兌　南洋土產　泰國燕窩　代理中南　名廠出品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股份有限公司
馬來亞總代理新嘉坡國興貿易公司

KOK HIN TRADING COMPANY

地址　香港街十四號

No. 14, HONGKONG STREET, SINGAP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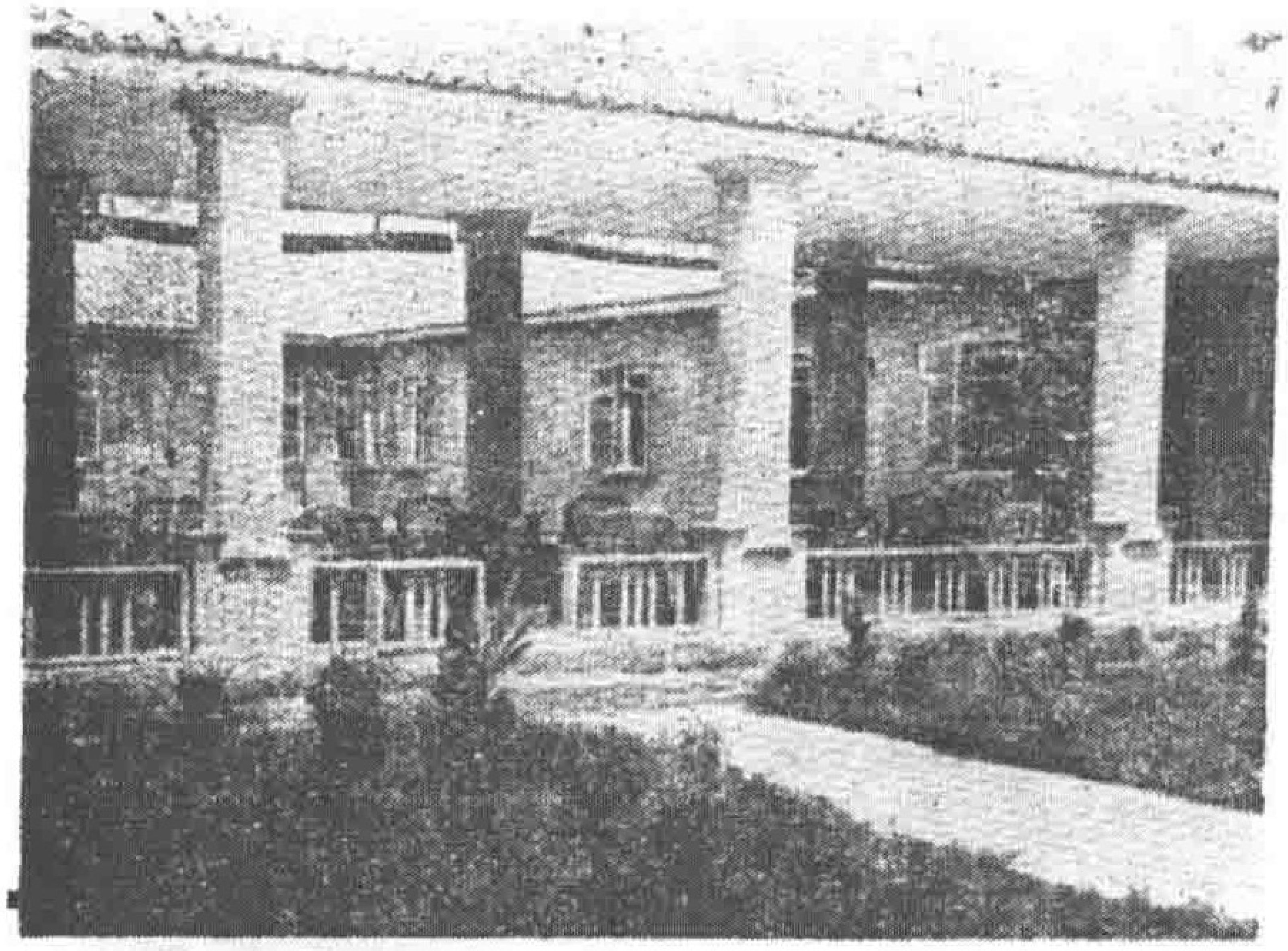
電報掛號 "KOKHIN" SINGAP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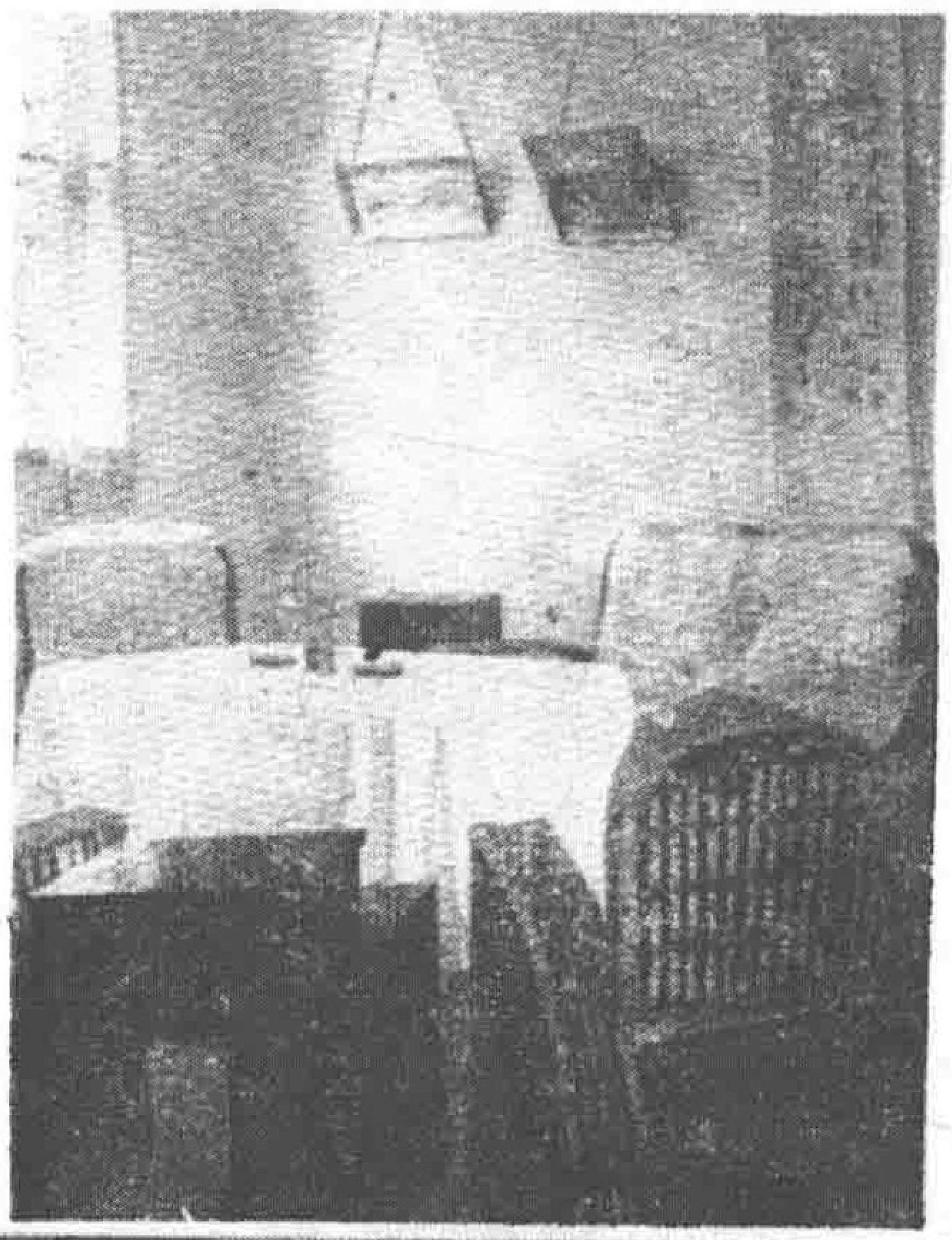
推銷中華國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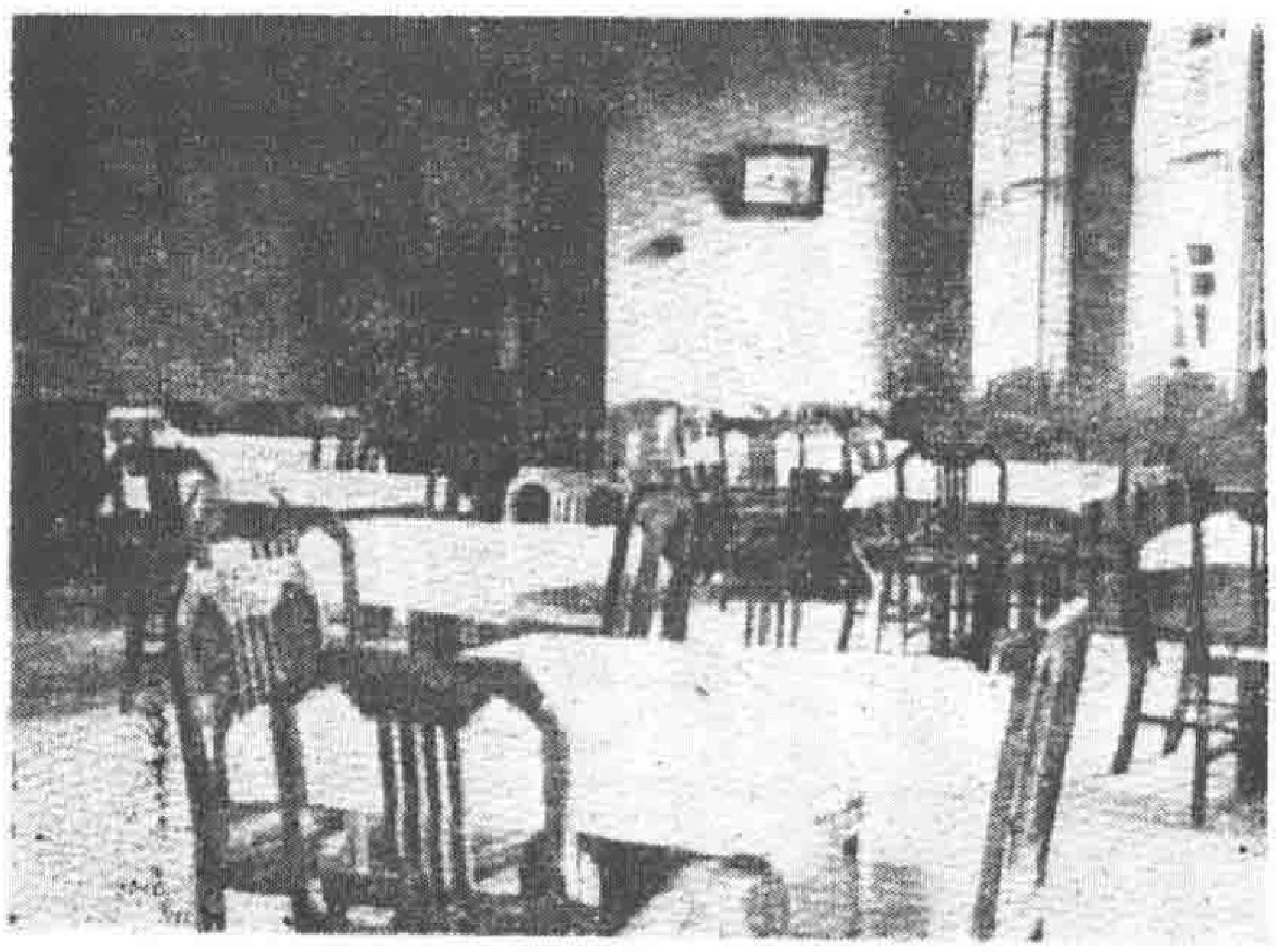
代理名廠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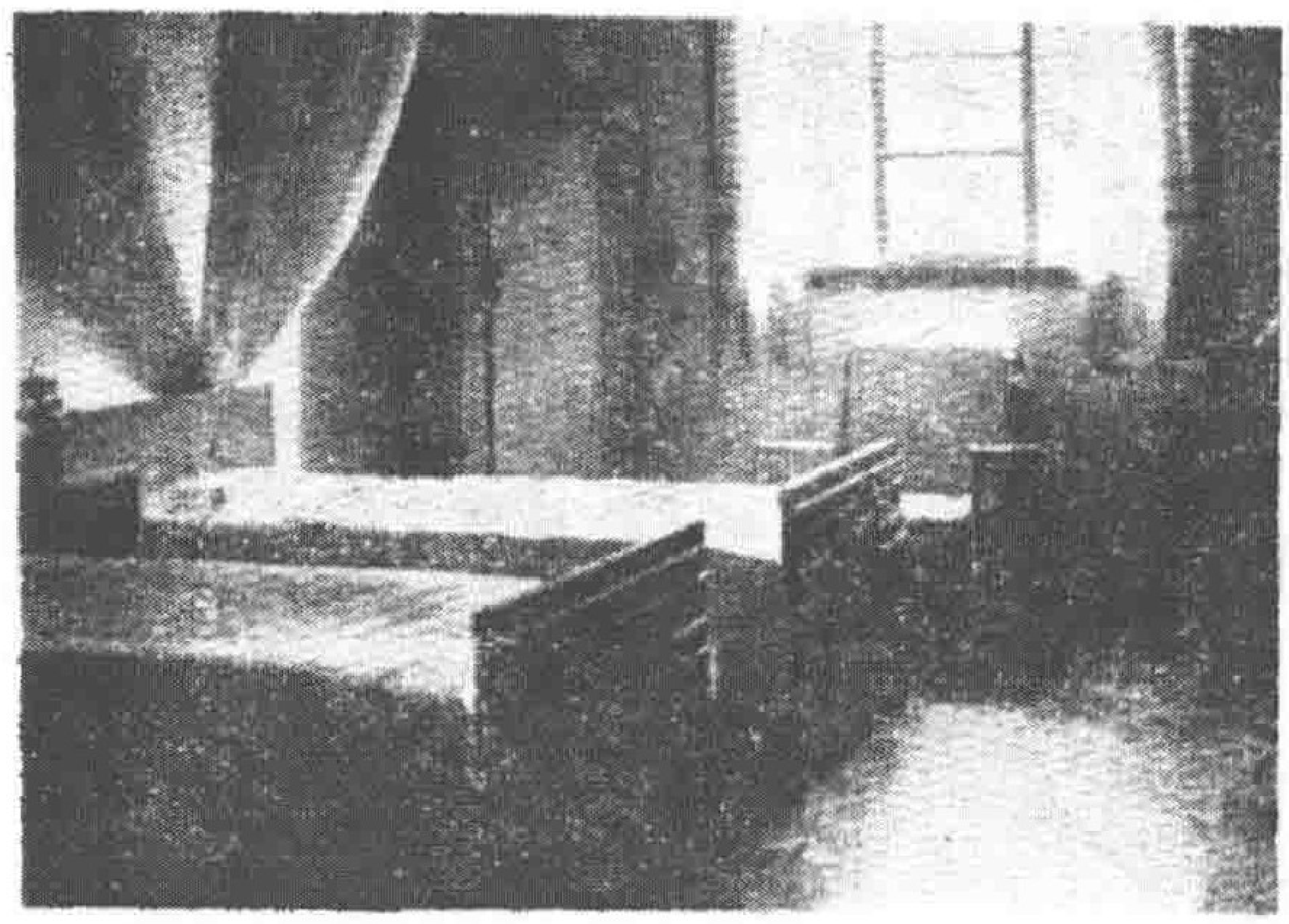
瀘縣招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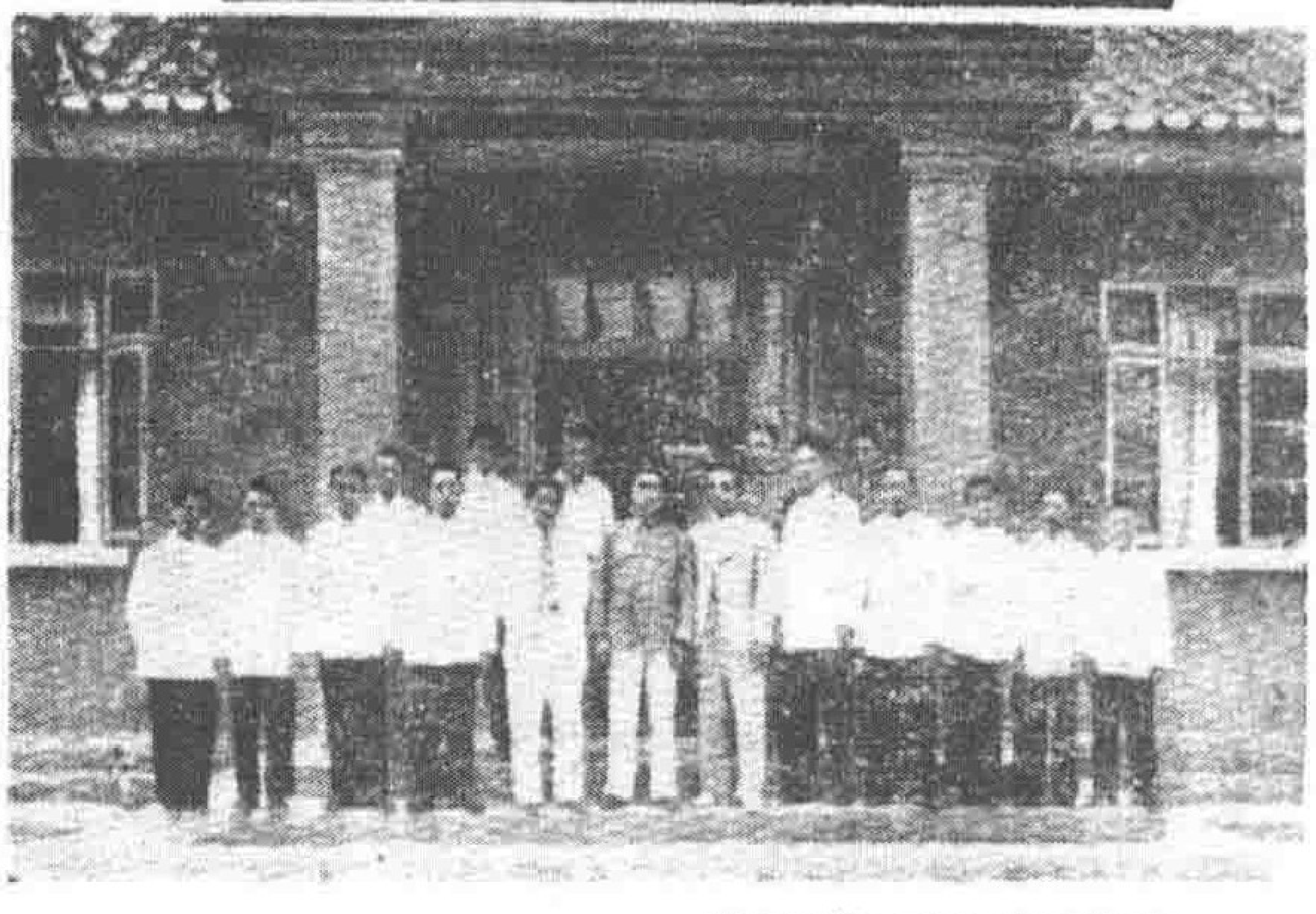
中國旅行社承辦川滇公路瀘縣招待所設於四川瀘縣藍田壩共有客房二十八間可容旅客七十餘人並備有各色餐點供旅客選用以下係該所設備之一般


花園走廊


會客廳


餐廳


雙人房


全體同仁及侍應生

交通銀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s

國民政府特許為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各大商埠均通匯兌

資本國幣二千萬元

公積金國幣七百萬元

資產總額國幣十萬萬元

香港分行

地址 雪廠街五號

電話 三四一零一—五

電報掛號 五六二七

商標 註册

天馬牌

仁立

仁立公司毛呢紡織廠

天津英租界六十八号路

法蘭絨 毛花呢 薄花呢 派力司 啥味呢 大衣呢 禮服呢 馬褲呢 華達呢 嗶嘰 毛毯

國產

WOOLENS & WORSTE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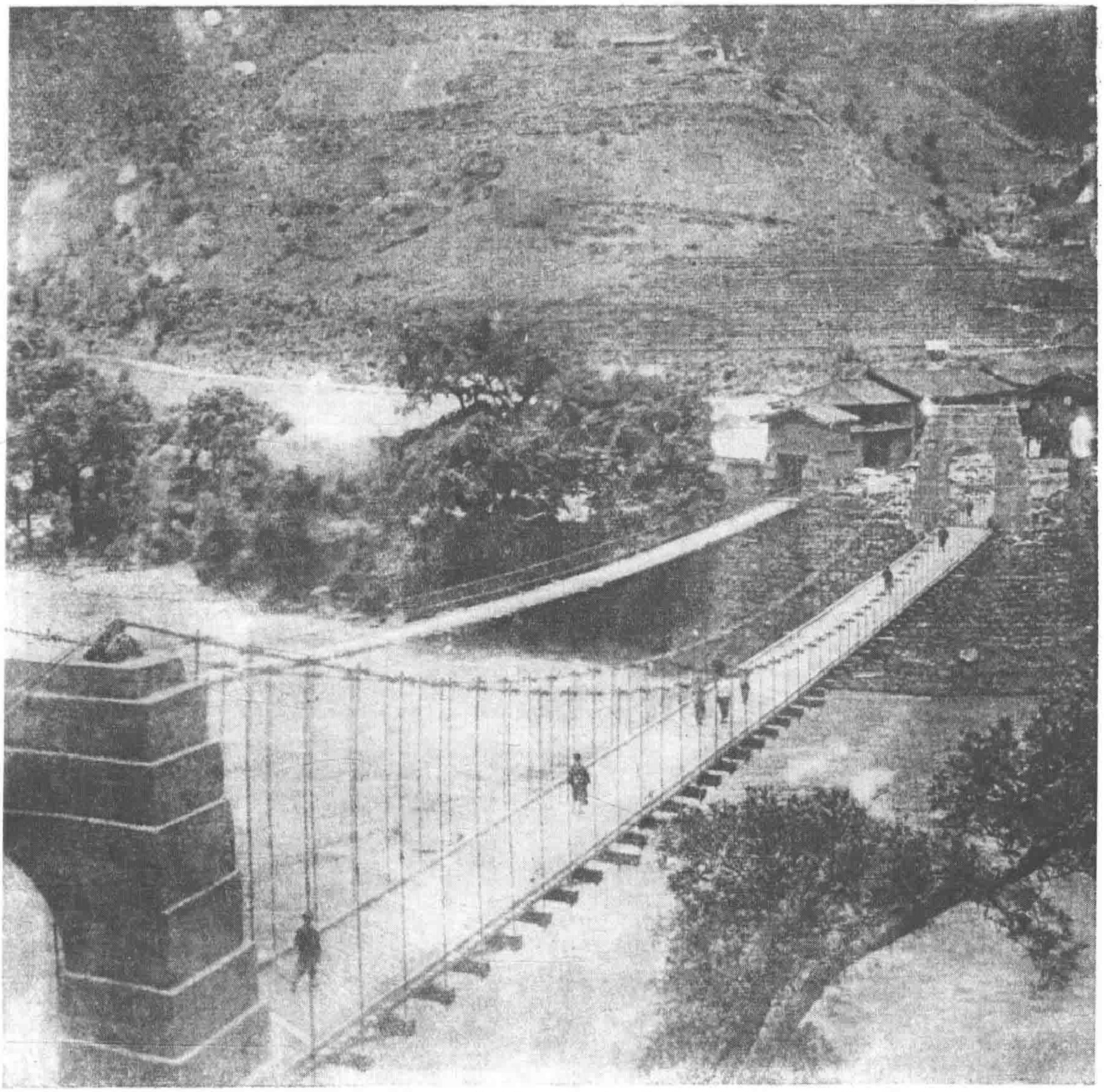
Suitings and Overcoatings

JEN LI WOOLEN MILL

DUMBARTON ROAD, B. C., TIENTSIN



昆明圓通公園　詹新吾



滇緬公路勝景—瀾滄江上之功果橋　喬乃

湘桂征塵

路弓

△入桂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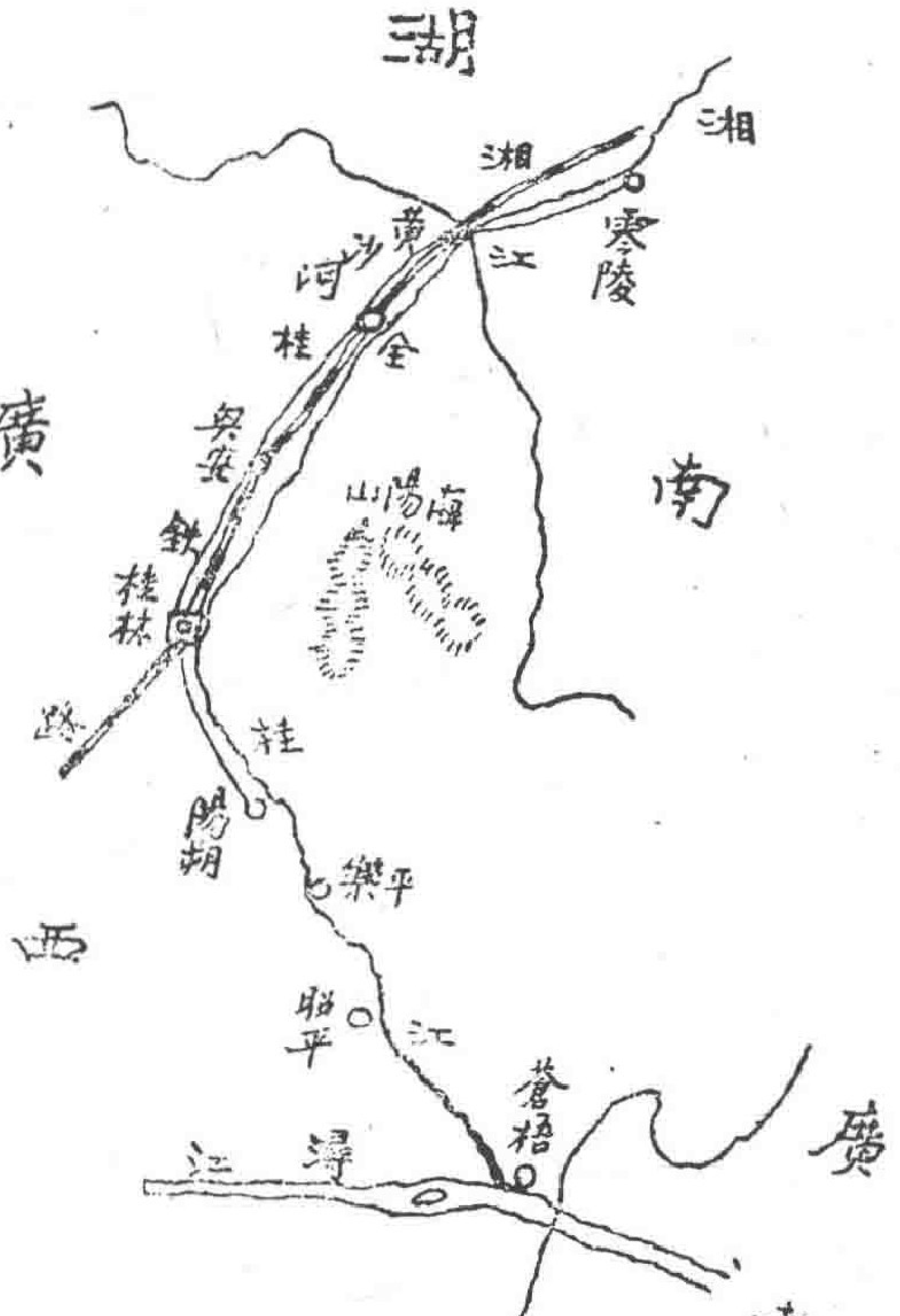
在零陵過了四個月後，又開始長征了。我給一個朋友的信說：「我們並不是逃難，是在作長期旅行。」懷着這種遊歷的心情，所以跋涉在八九十度的烈日下，也不覺得困苦。

早晨，渡過瀟水，跳上一輛預先接洽好的運鐵路材料的卡車。車子開動，漸漸向廣西前進，公路兩旁完全是高低起伏的山，山上有的長着叢密的小樹，有的祇在石隙長着稀疏的幾棵，耕地並不怎樣多，景物單調得很。坐在汽車上，太陽直晒着，但風很大，一點也不覺得熱。

中午時分，車子到黃沙河。

△黃沙河碉樓裏的辦公室▽

黃沙河是湘桂公路入廣西境的第一站，一個荒涼的村落，不過二三十戶人家，汽車在河岸邊停下，將行李搬下車，汽車不久便折回零陵，我先走過浮橋至一個碉樓裏面找到了R君。這碉樓造在河邊的平地上，是湘桂鐵路黃沙河材料分所的辦公室，也是他們職員的寢室，儲藏室，廚房，餐室和工役室。據R君說：他們剛到這裏的時候比現在還冷落，合式的房子根本沒有，東找西找忽然看中了這個碉樓。從前戰爭時作防禦用的，現在廢棄着，倒可利用一下，於是經過打掃修葺後，搬了進來，竟也勉強敷用。



我這時又將整個碉樓詳細觀察了一番，碉樓共四層，最下面一層有門通到外面，門旁放着爐灶，就算是廚房，稍爲裏面一點就很陰黯，並且有點兒泥土氣。四週的鎗眼用東西堵塞起來，祇留了幾個，讓空氣流通。從木梯上去，是第二層和第三層，這兩層是工役的寢室，兼作儲藏物品用。四週的鎗眼也大部給堵塞了，沒有窗子，光線感到不足。再上面是頂層，這層四週沒有鎗眼，不過砌得和城牆相似，有齒狀的女牆，屋頂是亭子的尖頂似的，

四〇—〇一九

和四週的磚牆間留着很大的空隙，空隙間用鐵皮做成一扇扇的窗門，這時都撐開着，這一層是辦公室也是R君等職員的寢室，和餐室，光綫從四面進來，室中非常明亮，並且涼風習習。我立在窗邊，不一會便把汗濕了的衣衫吹乾了。大約這屋子到冬天是很冷的，我想。

從窗口望出去，整個黃沙河全在視綫之下，四週簡直沒有比碉樓更高的建築，黃沙河的確是荒涼的，祇有近河的一段公路上，兩旁才零落的有些房屋。R君初來的時候，連蔬菜也買不到，現在比較好了點，鄉下人也來賣菜了，汽車站附近還新開了飯舖和宿店，雖然很簡陋，總也聊勝於無。

飯後，R君伴着我到對岸將行李用船運到岸這邊來，船夫用竹篙指着河水告訴我：昨天一輛載運難童的汽車開到河邊等渡時，不知怎麼直開進河裏去，結果死了十九個難童。這些難童都是從戰區裏搶救出險，送到後方來的，剛從砲火下逃出性命，竟意外的死在司機的失愼裏，眞是不幸之至了。

行李運過岸，我就到公路汽車站詢問乘車事宜。那知今天的車票已售完，要等明天的了；並且須注射防疫針，才可購票。不得已退出站來，R君雖幫忙設法，也搭不到車子，看樣子祇好留宿一夜了。但是到那一家唯一的宿店裏一問，也沒有容納我們的地位。在焦慮中渡過了些時候，終於R君設法弄到往全縣的車子，於是我們輕鬆的跳上車，在燦爛的夕陽中，和他們揮手告別。

△全縣到桂林▽

薄暮時分車子趕到全縣。夏天白晝較長，天還沒有大黑，將行李搬下車，就檢了一個離汽車站不遠的旅館住下來。晚飯後，時間已不早，祇在附近的街道上走了一會。街旁的人行道都在店屋的樓下面，就跟上海法租界法大馬路一樣的格式。下雨天可以省得用傘，夏天又不會被陽光晒射，行人便利不少。

回到旅館裏，一天奔波的疲倦迸發出來，也不管得天熱，鑽進氣悶的蚊帳倒頭便睡。夜裏，老鼠咬嚼物件的聲音響個不停。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一隻柳條小提包被咬了一個大洞，衣衫被咬碎了拖到外面，大概因爲提包底層，放了點糕餅的原故；聽說西南一帶鼠患都是很厲害的，這次在全縣已經領教到了。

早晨急忙的到汽車站買票，人並不多，爲了想早點趕到桂林，就坐上一輛貨車，車子兩旁是一條狹窄的座位，像電車車廂的座位似的，中間的空隙就疊着許多大貨包，再加上我們的行李竟堆得高高的，坐位也很擠。八點鐘開車，車身一動，這些堆在貨包上的小件行李就不安份起來，一不留心便滑下來打着人。祇好用手推着，幸好車開着有風，不怎麼熱，否則眞夠受的了。

不久到一條河邊，乘客下車，空車開上渡

船，乘客也上了船，由一隻汽船拖到對岸邊，汽車開上岸，乘客再坐上車，繼續前駛。這樣渡過一輛汽車，就得化費不少時間，有時車輛多，會在岸邊接成一長串。在河邊聽到很響的軋軋聲，從遠處傳來，抬起頭看見上游河邊立着六七個車水輪，正在那里起勁地轉動。這種車水輪在湖南也看到過，能利用水力將河水運到較高的岸上來，輪子用竹條做成，大小不一，須視水位與岸的高低而定，大約直徑總比一個人還要長許多；輪的週圍斜縛着一個個的竹筒，竹筒是一端留着節的，可以盛水；輪子裝在軸上，一小部分浸在水裏，因水力衝激，輪子便轉動起來，那些斜縛的竹筒裏都裝滿了水，等到到輪子頂端，竹筒已向下傾側，水便傾注下來，恰恰落在一個木槽裏，一直流到田裏去。輪子轉動，日夜不息，毋須用人看管，在那種物質條件下，這車水輪實在可算是很好的溉灌工具。

中午抵興安，須停兩小時，就在車站附近午餐，菜很菲薄，價可不便宜。飯後繼續向桂林進發。車過小榕江不遠，忽然停下來，司機下車將車輪檢視後，發覺後面一個車輪的螺絲扣不知什麼時候掉了，車輪脫出車軸已一寸多。如果不發覺，到車輪完全脫出時，那麼車身傾側，貨包上堆着的行李大約會都壓在我的身上，因爲我正坐在這損壞的車輪的車角上。等了兩個鐘點，司機才搭了迎面來的車子，回轉去將零件取來，修理好了，繼續前進。此後路旁突兀的山漸多起來，心裏想該到桂林了吧，不一會果然望見了桂林的城垣。

進桂林城區，須經過檢查，兩個警察竟不怕麻煩的將十多件行李打開來檢查。不料在箱子裏尋出兩副撲克牌，竟打起麻煩來，結果我到警察所裏去了一趟，問題沒有什麼，不過費了一番唇舌。出警察所尋到南天旅館，他們先到的正在惶急着，這時也就轉憂爲喜了。

△桂林小遊▽

在桂林休息了兩天，第三天設法雇到兩隻民船，循桂江駛到梧州，價桂幣一百二十元，合法幣六十元。午飯後將行李什物搬上船，又預備了沿途吃用的米，柴和菜蔬，一切都已辦妥，船決定次日早晨出發。下午空閒着，許多名勝又都近在咫尺，便去玩了半天，到的地方有龍隱岩，月牙岩和最大的天然防空洞七星岩。

龍隱岩是一個非常淺的山洞，洞頂岩石上有一條凹槽，很像一條龍的印子。據石壁上刻着說，是一條龍隱在岩石裏面，一天大風大雨，龍就冲天而去，石上却留下這麼一個痕跡，因此就稱爲「龍隱」。月牙岩是一些亭台樓閣，隨着岩石的形勢建築，頗像杭州西湖的一些山洞。

七星岩有一個很大的山洞，名玄風洞，深四里許，據說可以容納幾千人，現在當作防

空洞，眞是再合適沒有了。洞口非常寬大，擱着一些長櫈供躲空襲的人休息。我們正在洞口向幽邃黑暗的裏面探望時有兩個導遊的人過來兜攬生意講了一陣，剛好有別的遊客也想進洞去一窮究竟便講定桂幣兩元各出一半那兩個嚮導便將手裏的火把點着了，一前一後，我們在中間，一步一步向裏面走去。一個嚮導一邊引路，一邊還如數家珍似的講着，這塊石頭是一隻青蛙，那塊石頭是一隻蝙蝠，這是達摩面壁，那是會湧出米來的洞後來給貪心的人挖大便沒有了。隨便什麼岩石，祗要形狀稍稍奇特的，他便會說像什麼像什麼信口胡說聊供遊客一笑而已。但他們拿兩塊錢總算不是白拿的了。走了半點多鐘，才從另一個洞口出來，回到船上吃晚飯。

△舟中一夜▽

夜裏，又到城裏街道上散了一會步。直到白晝的暑熱散盡，纔回到船上。

船是靠浮橋泊着，許多船並排的停泊在，浮橋的兩邊，像一條蜈蚣，船是它的脚。我們的船身長約十二三步，連船夫共十四個人，很有點擁擠，船當中三段搭有篾蓬的，全讓了我們，船夫便睡在船頭和船尾。

天色已完全黑暗，船上懸着一盞油燈，昏暗的光把整個艙裏照得朦朧的，坐在船頭上，涼爽的風不時掠過來，船在輕微的側動，水拍着船底作輕響，遠處水邊漁火一閃一閃的明滅着。我脫了鞋襪將脚浸在水裏，幽涼沁入心脾。到睡覺的時候，艙裏沒有整理好，睡不下，便跳到一隻空着鄰船上去睡。艙裏很悶，便睡在船頭上，望着星空，望着浮橋上的行人，橋上走得重點，船上也會震動。漸漸的行人少起來，便朦朧睡去，忽然下起雨來，冷雨點打醒了我，趕緊搬到艙裏，這時在浮橋上船頭上乘涼的船夫們都騷亂了，有的躲進艙裏，有的張起篾蓬，平靜的夜給劃破了。一會雨止，我也朦朧入睡。醒來天色微明，浮橋上已模糊的有人影在走動，便起身回到自己船上，將枕毯放好，便到岸上走了一陣子，天色大明，船上的人都已起來。

△桂江掠影▽

早飯後，船夫將船停到較空的岸邊，上岸買了點菜蔬，預備開船了。他們的估計，大約七天可以到梧州，我心裏想，這七天該多麼無聊，還是去買本書看看吧。便上了岸，匆匆的走到桂南路，那知幾家書店都還關着門，就是其他店家也大半沒有開門，其實時間已快八點鐘了。大約是爲了空襲的原故，日間的市面改到夜裏去。回到船上，船夫們就搖動四支槳，順桂江而下，不一會，岸上熱鬧的市聲，已寂然無聞了。

桂江與湘江同發源於興安縣海陽山，一向南流，一向北流，從桂江上駛可入湘江。桂江自桂林至梧州一段，長約六百六十里，有灘三百六十，船夫告訴我們，這條水路在水淺的時候，頗難行船，現在水漲的時候，往下

走固然容易，上來却極爲艱難。我們的船駛離桂林不久，兩岸的山勢便起伏得突兀起來，大都是青黑的岩石間亦有帶泥土的，上面劃着許多方塊形的田，這種田傾側得非常厲害，不能積蓄水分，所以祇好種一些耐旱的農作物，我們在船上就可以望見那些田畝的整個平面。午後，兩岸的山勢更雄偉了，常有危岩削壁插立在岸邊，平直的石壁上，稀疏的長着些青苔和小樹叢，遠望去像屹立的巨人，船從它脚下經過時，日光照射不到，便覺得在深谷似的幽涼。語聲也被石壁攔住反射回來。抬起頭，削壁更高不可測，會給人一陣凜慄的感覺。有時峯巒環抱，水面映着山色，令人分不出是水是山，望着前面似乎無路可通，不久則峯迴水轉，豁然開朗，又是一幅新的水畫展開在前面了。有一次看見三隻羊在峭壁的半中腰，哨兵似的立着，可惜距離太遠，在船上揮手喊叫，並不曾使它們驚逃。

船夫們爲了想早點趕到目的地，盡力的划槳，到暮色四合，纔在一個部落邊停泊。這時我急於要找一個大便的所在，便跳到沙灘上，在稀微的星光下隨便找一塊地方，將這問題解決了。船夫們在船上大便的方法，我可不大慣，他們是用一張篾蓬將背後一圍，便蹲在船邊將糞便排下水去，小便也是如此，後來的船將這裏的水拿來燒飯烹茶，也說不定的。

次日天明下雨，雨霽開船，兩岸仍是山峯夾峙，白霧繚繞，有的露出峯尖，有的露出一段腰，使人望着不知其眞面目該是如何，一個境界，遮遮掩掩，給人留個揣想的餘地，似乎比完全裸露在面前的景色，更爲令人神往。霧氣鬱積着，漸聚漸濃，於是又是一陣雨，雨過霧薄，天又晴朗了，等一會又是一陣雨。雨來的時候，船夫們放下槳，張起篾蓬，躲在下面，吸他們的葉子烟，雨過了收起蓬，又一下一下的划着槳，到水勢湍急的灘，便有兩個船夫，撐着竹篙，一邊含糊的唱着他們的歌，這種接近自然的歌，配合着眼前的景色，別有一種情趣。

岸上，不時有一列一列的縴夫，背着縴索，將船從急流中往上拉，他們幾乎都戴着白色的軟木帽，在岸石間，樹叢裏，一頓一頓的隱現着，也是一個點綴。不久，在一個水勢湍急的灘旁，我看到一幅人類和自然鬥爭的偉大的畫圖：起先祇聽到許多人用盡生平氣力叫喊着。「哇——啦啦啦啦哇——啦啦啦……」像衝鋒肉搏一般驚人心魄。

我急忙鑽出艙來看，原來是一艘笨重的方頭船，逆水上駛到了灘邊，被急流阻住，再也不能前進。於是船夫們將粗牢的竹索一端繫在岸石上，一端繫在船頭的絞盤上，爲首的一聲喊，七八個人便一齊推轉絞盤，另外還有許多人用竹篙死命的撐，胸部幾乎蹤着船板，同時大家嘴裏喊出那種驚心動魄的呼號來。船上去一點，絞盤便轉進一點，在

兩次叫喊着力撐之間的休息時間，絞盤上的竹索能繫住船使它不致被急流衝得倒退。這樣一寸一寸的往上「爬」過一個灘又一個的，從梧州上駛到桂林，不知該費多少氣力多少時日咧。過了灘不遠，就在岸邊看到一隻過灘時遭到不幸的船，船夫們將船上的篋蓬搭在岸邊上暫時棲身，一邊在修理損壞的船，再下去偶然還在江邊看見幾個石鼓樣的水泥塊，大約也是運水泥的船隻沉毀後棄置的。

夜泊平樂，月色極佳，平樂是一個依山而築的城市，街道頗窄，用水泥石子舖築，還算平整。住在那裏大約每天走許多石級是免不了的。在店裏買了些柚子，荔枝，和香蕉到船上吃，香蕉是直的，當中粗大兩端稍尖，船夫稱為芭蕉，味略酸。

次日繼續下駛，忽然折斷一支槳在一荒灘旁停泊，船夫在灘上修理槳。我立在船頭上眺望，這時上游駛來一艘汽船，很快的就越過我們去了，激起的水浪，推到我們的船邊，把船掀得左右傾側，打翻了艙裏的熱水瓶，後來由船夫跳下水，把船扶定了。這種汽船行駛梧州平樂間，水淺時就不能行駛。

修理槳枝延誤了時間，到天黑纔趕到昭平，將前面的船追着了，就停泊在昭平，時間太遲，沒有進城去。碼頭邊有些商人結箄開店，箄是將兩三隻船橫排着，上面舖起板築起房子，用鐵鍊將箄繫在岸邊，隨水的上下而高低。我在一家箄上買了一罐黃皮糖，也不知什麼叫黃皮，打開一看，是桂圓核那麼大小的，用糖醃着，吃起來味道像京橘餅。回到船上問船老大，他就拿了幾個新鮮的黃皮給我，樣子很像小桂圓，味道却酸得不大好吃。

次晨解纜下駛，兩岸的山勢起伏如水波，不再有以前的那種奇峯峭壁了。離梧州還有一百八十里，船夫們想早點趕到，直到皓月當空還在划着槳，睡在艙裏望着月下的景色，聽着水在船邊拍擊，朦朧睡去。第二天近午趕抵梧州，預計一星期的路程，四日半就完成了。我們的船插進許多船當中，向岸邊停泊時，有些販子，划着小船，來賣鮮荔枝，每斤桂幣二角，第一遭遇到這樣價廉物美的荔枝，便買了幾斤大吃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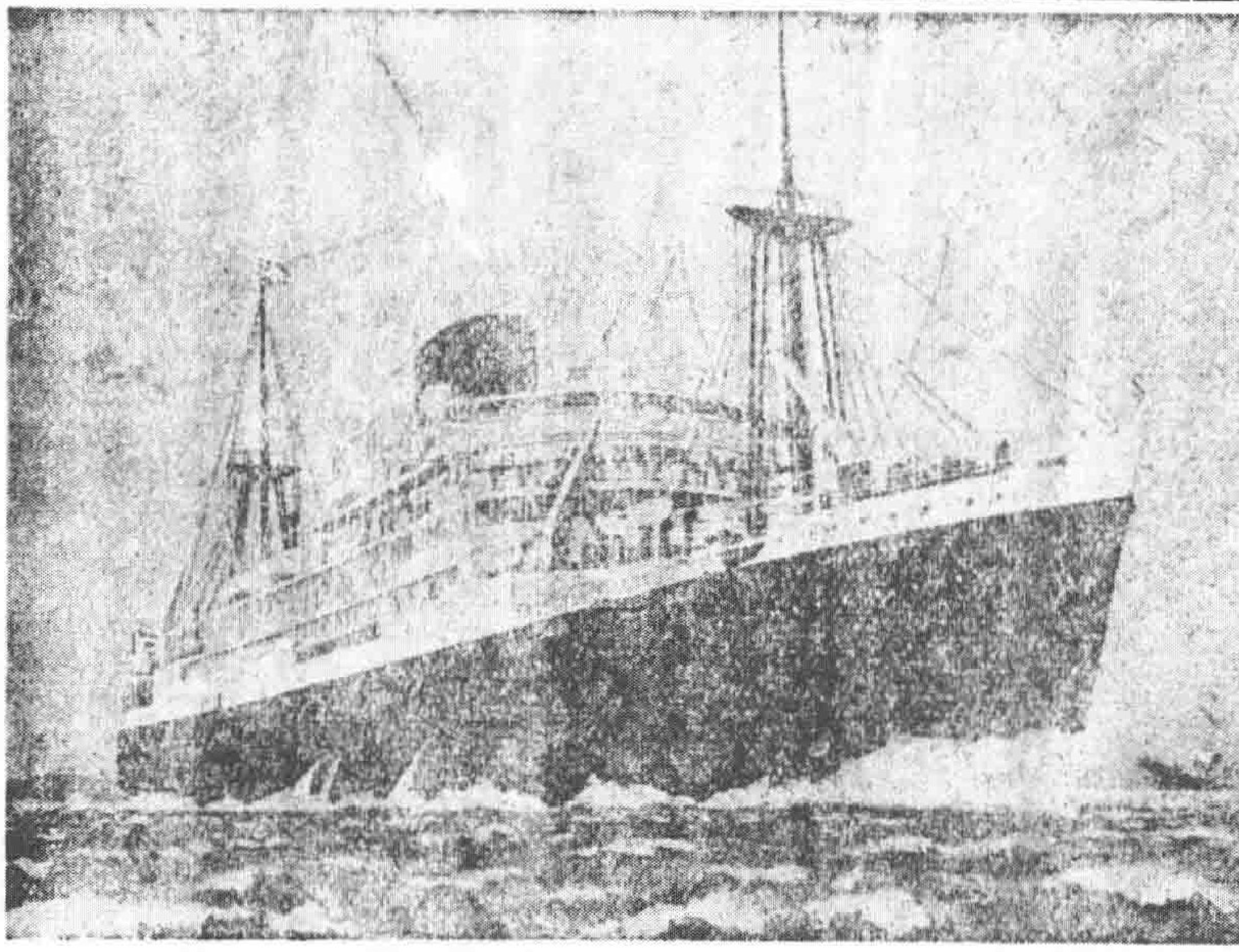
△桂粵門戶的梧州▽

梧州在桂江潯江的會合點上，上游貨物都聚集於此，然後循西江而下，水道運輸極便，為廣西省的第一大商埠。街上比桂林熱鬧得多，尤其在夜裏，空襲威脅沒有了，商店攤販都在明亮的電燈光開張起來，幾條大街上行人摩肩接踵，非常擁擠，不過梧州城依山建造，城區狹小，結箄住在水上的人頗多。

我們住的大南旅館，設備佈置頗佳，也有抽水馬桶，這是桂林沒有見到的。梧州的波蘿很便宜，可是吃多了嘴唇發痛，也是一件憾事。

船碼頭或街頭常看到二十歲左右的盲妹，梳着一根長辮子，兩個三個扶着肩膀結成一串，不用手杖，跨石級，走跳板相當的輕快，他們在各處走着，等候主顧去兜搭她們。這種盲妹從小給拐去後就弄瞎了眼睛，據說這樣可以使性格變得沉靜又不容易逃去，再就是臉上挂了招牌使人一望而知她們是幹什麽的。

街道旁較爲新式的洋房，往往在屋頂上架着防空竹網，方法是將毛竹編成方格的網，每一方格的空隙比炸彈小些。這網有三四層乃至五六層，炸彈落下來時，恰落在第一層竹網的方格中，彈大格小，不能穿過，但炸彈自高空落下，如速度極大，竹網勢必辟易，於是炸彈繼續下落，又遇第二層竹網，如是連穿數層，待墜落在預置屋頂的沙包上，力量已小，可不至於爆炸，但這種理想上的東西，究竟有無實効，還待事實來證明咧。



JAVA-CHINA-JAPAN LIJN N. V.

渣華郵船公司南洋班

第一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小呂宋　宿務　萬鴉老　孟加錫及泗水等埠

第二航線自上海開往廈門　香港　直放文島吧城及爪哇各埠

本公司各輪特點

一　艙位寬敞行駛穩速飲食優美坐臥舒適無暈浪之苦

二　聘有華人買辦招待週到遇事通融並爲客翻譯中西言語

三　客艙位置非常精美電燈電扇浴室盥具煖爐等件應有盡有

四　並裝置無線電機代客收發電報又設有保管箱代客暫存貴重物品

五　各餐室內均裝有無線電收音機日夜音樂幽揚清朗動聽

六　各輪聘有著名醫師往來客商如遇不適求診給藥並不取費

七　各輪茶水無限止供給

八　各輪備有頭二三四等客艙價格公道如蒙　賜顧請移駕至

渣華郵船公司　四川路一三三號　電話一六二四七

中國旅行社　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或與本埠各大旅社接洽均無不可

天南雜記

從前久居在揚子江畔，戰事以來，旅居西南，不知不覺間快兩年了。天南風物，每記之於手册，茲摘錄十餘則，題曰天南雜記，以饗讀者；好在篇名雜記，雜亂而無次序，幸勿笑我。

帥雨著

(一)月山上的昆陽

環繞着天然桃源的滇南澤有五個縣城，那便是昆明呈貢，安寧，晉寧，及昆陽。滇中多山，居住在倚山傍水的地方，那眞是畫裏人生，到處都富有詩意的。

篆塘河口的晨光裏，金黃色的太陽，在東方曉霞裏，時隱時現；遠山被雲霧湮沒了山腰，淡淡的山峯浮現在空中。呵！雲海，每會叫你感覺到那不要是蓬萊仙境哪。河面上是綠漪，輕舟點點風帆打向近華浦裏來。在岸邊停留着一艘小輪，每天上午的八時左右，正在升火待發，旅客們在喧擾了一陣後安靜了；一聲汽笛，它便乘風破浪地前進。一路上懸崖峭壁，觀音山，小鼓浪，一幕幕地過去，兩小時後，已到鎮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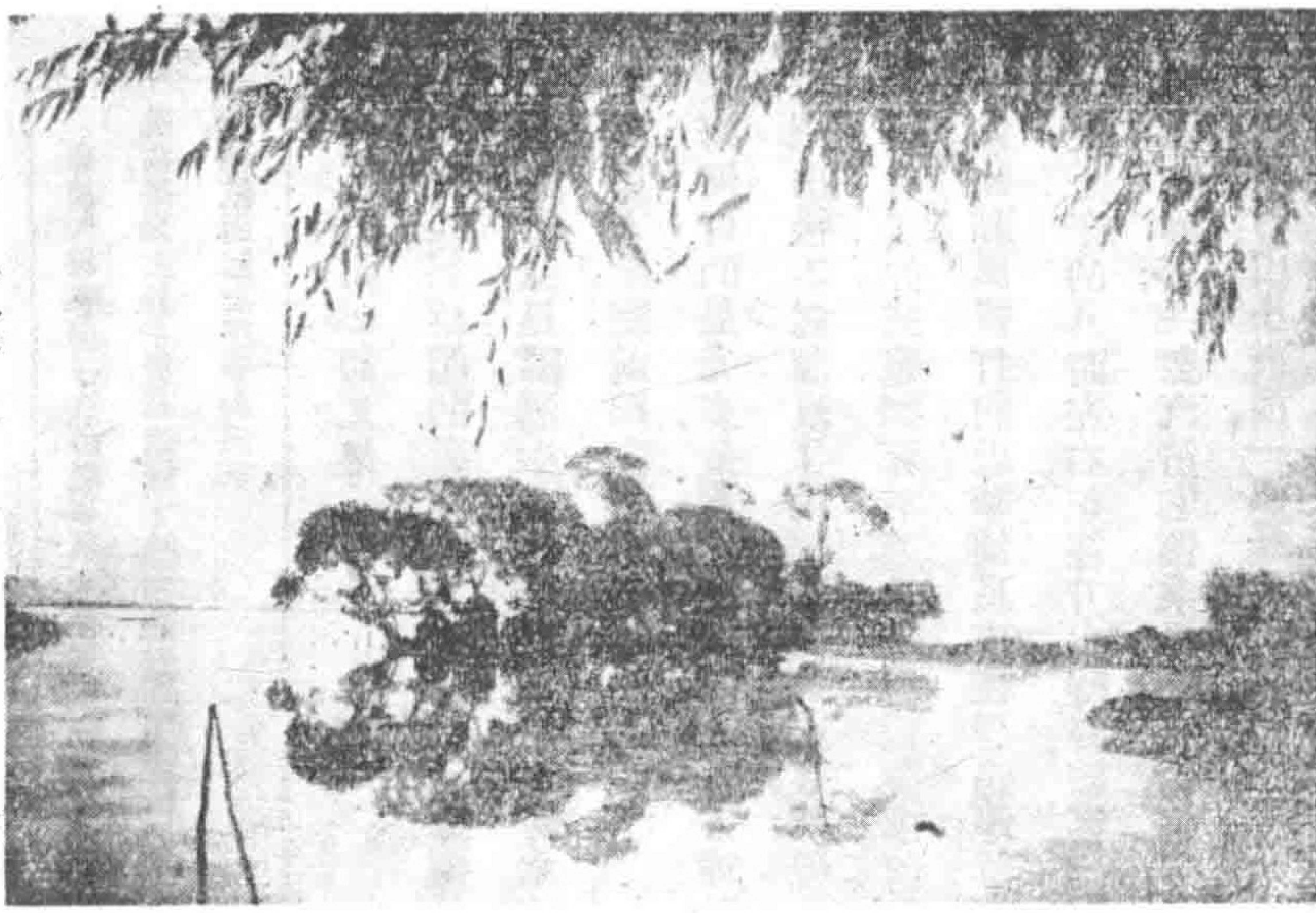
滇南的天空，晨晚多雲霞，中晝白日青天，滿地陽光普照；昆明湖的晨光暮色裏，更是旖旎幽麗的時候。我們在小輪上眺望那山明水秀半圓形的山叢，蒼松翠柏裏面顯現出一圈城垣，綠蔭深處，點綴着櫛比的屋宇，那便是月山上的昆陽城了。

昆陽是個天眞活潑的村姑，她沒有染上都市的習氣。縣城裏幾百戶的人家，靜悄悄的街頭，在平常彳亍着很多三寸金蓮，穿紅褲子的娘兒們。而一到星期佳節，那便另一面目了：女師，女中，簡師的學生，她們裸腿短裙，在街頭跳躍，幽揚的悲壯的歌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會使你耳膜震醒。這大概是交通便捷，同時昆明的劇運有了相當進步，在昆陽已不會使你感覺到過的是盛世生活。但是說也可憐，這裏新聞紙却不易看到，即使看到的已是明日黃花了；至於紅紅綠綠的雜志畫報，那更是不易見到的東西。

長空萬里影片中之天眞活潑女兒



月山山麓那裏有肥沃的山田阡陌層層，春夏之交，稻葉肥禾花秀，到處綠油油地好似張着綠的絨毯；白羽的鷺鷥由樹枝上飛向水邊來，終於停留王田岸上，農婦負着背筐過來，驚動了它們，又拍拍地張翅飛了。



曲溪南盤江景色

昆陽，幽麗的昆陽，青年人在此養心攻讀，那眞是太切合讀書人的條件了，苦惱衛生設備差一些，這是應從速補救的。

（二）閒話曲溪

由大觀樓前乘坐小輪到觀音山，便可轉乘汽車至玉溪縣；再在玉溪縣渡通海河西上三天的路程，可抵曲溪縣。

曲溪是在山峽裏的一塊盆地，東可至彌勒，南可至建水，西北可至通海，東北可至華甯，西南可至龍武。雖然各處相隔不過幾十里路的地，因着交通工具的不改進，馬馱滑桿，那是唯一的代步器，所以旅行上比較是苦一些。

曲溪風景甚佳，氣候有勝昆明，河流縱橫，地質肥沃，農產礦藏，都很富饒，一年秋收足供幾縣食糧。她在雲南是一個財庫，可惜至今還是貨棄於地，物產的輸出尚不發達，致形成全縣商業中心的新街也不過如此。

在這裏全境的四周，都起伏着山丘小崗，滿山遍野的大荳高粱，這是足可來形容這裏的景色。主川有曲江，廠房河，南盤江，委蛇曲折地由村落間流過，潺潺淙淙，山鳴谷應。獅子山，梁王山，蜿蜒秀麗的山峯時時顯露在雲霧裏，尤其是在雨期內，烟雨雲峯，眞似潑墨的畫圖。

記得去年歐戰啓幕的時候，有些投機商人，都想收買顏料，因爲第一次大戰時顏料商都發了財，但是顏料中用途最廣的藍錠，在曲溪是產量極廣的，可惜人們祇知用舶來品而不予改善，至今是不景氣了。

豐饒的曲溪，假使移民來此墾植，那是前途無量的。

（三）昆明攬勝

花枝不斷四時春，在昆明的每一名勝區域，我們來一個俗一些的比擬，處處好似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兒。她是吃了唐僧肉長生不老，不老長生青春無時無刻會離開她的。記者旅居昆明倏忽兩易寒暑，公餘之暇，常是負着攝影機到郊野去攬勝尋幽，這裏把各勝跡佳處，寫一段概要的素描，以供讀者的臥游。



屈副委員長參觀中正上滬兩醫學院

金碧坊——出了滇越鐵路雲南府車站左折，那是一條很寬闊的青石馬路，兩旁水門汀上綠樹成蔭，整齊而高敞的大廈，開設着旅社菜館洋行銀行以及百貨商肆，也有安南人開設的咖啡店。安南女郎穿着色調淺鮮的窄袖窄腰高叉的長衣，唇上塗着口紅，有的戴上一頂大圓帽，她們點綴得這裏有越南化。這是金碧路了。在西端有金馬碧鷄兩牌坊聳立路中，由金馬坊右邊的一條巷子，可望到東寺塔隱現林中；由碧鷄坊逕往直前，那裏有西寺塔在慈羣醫院後面，金碧公園在距坊幾百步的地方。規模宏大的省立昆華醫院和改進雲南蠶絲的蠶桑改進所，都設在公園裏面，考金馬碧鷄的傳說。縣志記述如次：

「周宣王氏，西南有國曰摩揭提，王曰阿育，生三子，長福邦，次宏德，季至德。王有神驥一，其色如金，三子皆欲之，王意欲與季而患其爭，乃以轡私授至德，縱驥東馳，命三子曰：捕獲者主之。三子各部衆追至滇池長子意馬飲池畔，仲意馬必至甸中，而邀之，皆不獲，至德追及東山森林中，出轡以絡，馬遂獲焉。王思滇遠，恐不得歸，遣舅氏神明統兵以援，將歸受阻，遂不返。既沒，福邦為碧鷄山神，宏德為巖頭山神，至德為金馬山神。」兩坊是康熙年間重建的。

近日公園，近日樓——昆明南關上有樓曰近日樓，它的形狀很似北平的前門樓，前有近日公園，每天清晨仕女雲集，她們都是惜花人，唐伯虎詩云「惜花春起早」，那很切合於她們的，因為這裏

是花市，要買好的花，自應起一個早哪。

金殿，白龍潭，黑龍潭——是一個日朗氣清的禮拜天，中央賑濟委員會副委員長屈文六氏來滇視察賑務，這天排定視察紅十字會郊外醫院和參觀中央機器廠。記者隨行，一日清游，略記印象：

上午兩乘汽車由崇仁街愉園省府招待所出發，不上二十分鐘車已停在追仙橋頭了。於是捨車登山，越三天門而至太和宮。它是道教的寺院，宮前一面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銅旗，高插雲表。我們在宮旁買茗休憩，即忽忽下山至白龍潭，黑龍潭，參觀了中正，上海兩醫學院和機器廠。兩院已備了午餐，我們也便叨擾了。菜甜飯香，鄉村風味，想起來好似還有些餘芬留在齒頰呢。昆明紅十字會的郊外醫院是與中正上海兩院合作的，所以設備上一切已很完備。在這空襲緊張時期，它是很重要的。（金殿黑龍潭的史跡記者已在上年八月號本誌中昆明漫記篇述及，這裏庶不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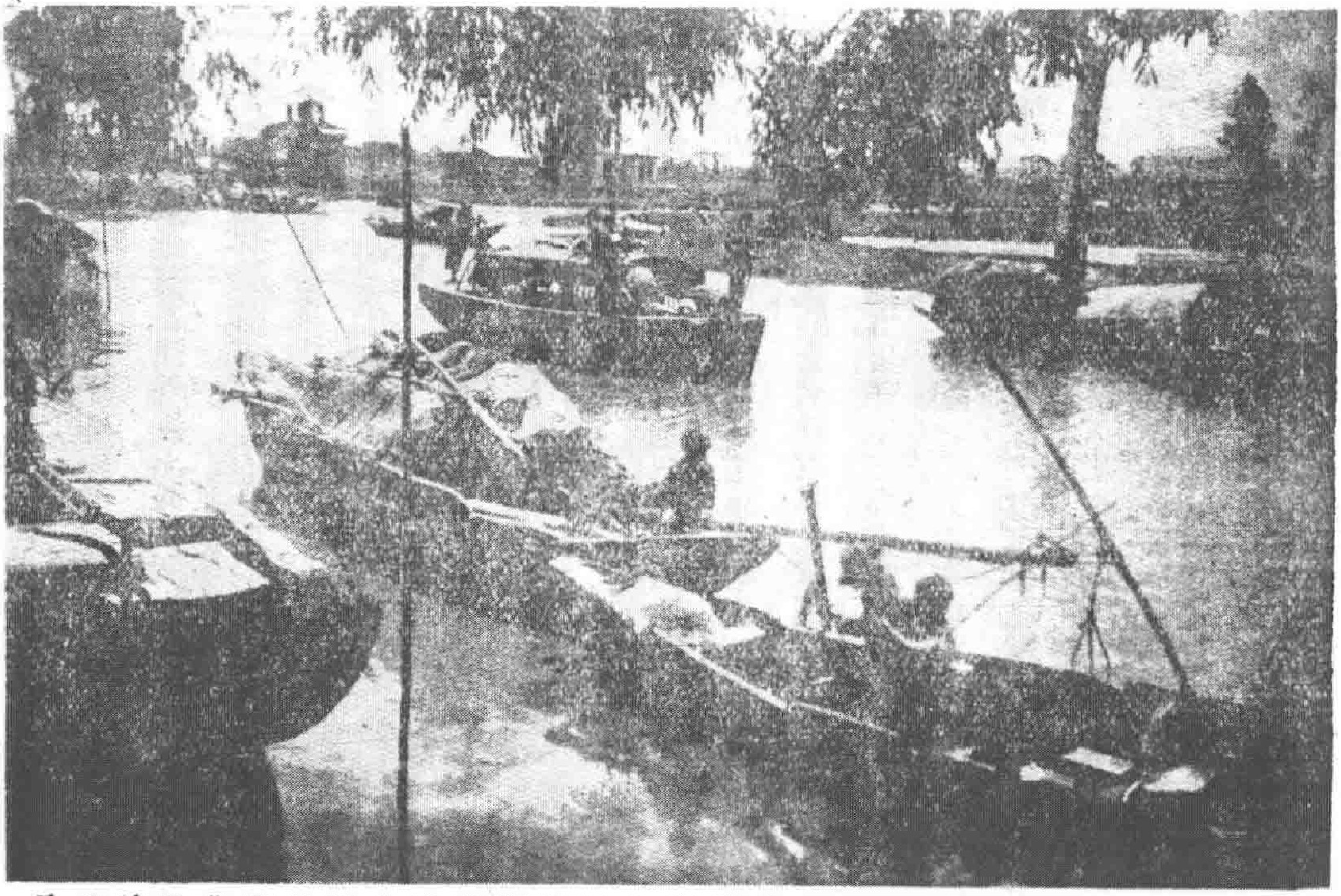

昆明金殿（左為屈映光氏）

琵琶島，近華浦——篆塘河與草海交接處，有形似西湖三潭印月的大觀公園。園內有戀愛橋樓外樓，在進門處有一個爬滿藤葛的牌坊，進坊來一條長而曲的堤岸，一端建着一個茅亭，因為堤形似琵琶，所以便稱之曰琵琶島。中央電影攝影廠攝取長空萬里的外景，便選定了這個島嶼，大概這裏太似西湖了。月波潭影，將來片上白楊在西湖裏蕩舟的一幕，便是取景於此的。

翠湖——翠湖是富於詩意的，尤其在春夏之交。昆明是入雨季了，乍雨乍晴，湖畔常可看到煙雨景色。她位置在昆明城內西北角，花晨月夕，這裏是情侶們談情說愛的處所。

上面不過是昆明的近郊風景區，其他若虛凝庵，華西洞，較遠的勝跡，容於日後介紹罷。

（四）記石屛地震



近華浦中電攝影隊在此攝長空萬里的外景

記得有一位旅行了石屏的人說；「石屏，不像箇舊的繁華喧擾，也不像蒙自從前的嬌豔現在的沉寂；石屏永遠是那麼幽美恬靜，她是幸福的呵！」誰聽了他的話都認着石屏是天堂但是今年的四月六日，來了次大地震山崩地裂，人民死傷慘重，財產損失無計。當中央賑濟委員會何委員杰甫偕温專員尊任前去查賑時，瘡痍滿目，慘不忍覩。這樣，石屏又是地獄了。

當我們初到昆明的時候正值空襲緊張，省垣當局積亟疏散着人口，誰都主張到鄉村或外縣去住家，於是石屏也是被選地方的一處。有人說石屏是好似紅樓夢上的大觀園，青年人假使能到這裏來居處，那眞是過賈寶玉林黛玉的生活，因爲這裏有小西山，普陀岩，蒼翠的山峯，美麗的村落倚山傍水點綴在異龍湖畔。石屏非工業區，也非商業區，正是我們安置家庭的住宅區。由昆明至石屏，先乘滇越路火車至蒙自，便可轉上票價極廉的箇碧石鐵路的小火車。這火車抵達石屏，多半是在蒼然暮色的黃昏時分，由車窗裏向外望去，異龍湖岸的點點村落裏炊烟四起，銅盤大的太陽沉向山凹裏去。波光雲影，鮮豔的晚霞，更叫人讚美不已；同時異龍湖產魚，漁歌唱晚，旅客們耳目都會一新。但可惜這樣的綿繡山河，是建築在火山岩上的。

提到地震，那是一件多麼可怖的事哪！大體上說來，它是地球裏

的一種岩漿，在很深很深的地底下向上昇來，有些在未出地面便冷却而凝結了，有些衝破了地面。於是房塌屋倒，形成山崩地裂的狀態。記者對於地質是門外漢，上面的話也是聽人道來，究竟怎樣纔會地震，那是不敢多言了。

（五）異國情調話芒市

在滇西相近緬甸祇十來里路的地方，那裏有個山凹中的縣城叫龍陵縣。而今復由龍陵縣的轄境內，把芒市，遮板，猛板三土司地劃出來，設立了個潞西設治局，也稱芒遮板行政區。這裏物產豐富，人口較繁的，當首推芒市了。

芒市位在怒江西岸，簡直是個熱帶區。我們未述芒市風物之前，先來談談怒江的形勢。怒江顧名思義，它是水流湍急波濤洶湧的河流。據當地人云，江的命名確取乎此。地理書上云：「怒江一名潞江，源出後藏大湖地方，與印度雅魯藏布二源成三角形，東流入前藏，瀦為查古特池，又東若斷若續，瀦為布喀池，喀喝池，因水色深黑，蒙古呼之曰哈喇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也。迤東南流入喀木地方，循他翁他念山脈而出怒夷界，入雲南邊境，以波濤洶湧，始有怒江之名。迤西南流入英領上緬甸，曰薩爾溫河，又經暹羅及英領下緬甸之間，注於印度洋之馬邇達般海灣。」蒙古人既因怒江水黑而稱之曰哈喇烏蘇，這水色深黑，確是値得我們注意的，因為芒市地多瘴氣，瘴氣的名目普通有白雲瘴，黑水瘴，紅霧瘴之分。芒市人云，一年之中必有一時候，山澗流溪盡成墨池，這種黑水，不要說人們喝了它會死，即樹木花草被這水氣醺了，也會枝黃葉落的。至於白雲紅霧兩氣，都是晨晚在郊野空氣中所發現的，地面山腰常有一縷縷的紅白烟霧慢慢上升，人們見了這烟霧，便遠而避之。

芒市氣候悶熱非常，每年的四月到八月為雨期，那更是潮濕不堪。每天的上午十時以後至午夜，這是熱的時期，叫你會汗流不絕。午夜以後到次晨，這是寒的時期，假使因熱時入睡而忘了蓋被，那竟有病與死的堪虞。

由昆明循着滇緬公路至芒市，計程九百公里，由英屬緬甸至此，僅十餘公里，所以在芒市一切是富於異國情調的。這裏煞似個自由市，緬甸，印度人在此可自由貿易，幣制市面通用着一種盧比，那是緬錢，我們的國幣，返居次等地位了。

農產品的米穀，這是產量最豐的，其餘水菓產量更多，芭蕉菓，波羅到處皆是。交通方面，到仰光臘戍都有汽車直達，同時小道四通，這難為了遮放關流稅之弊，眞難防範哪！

請以旅行雜誌
介紹給你的友人

烏江歷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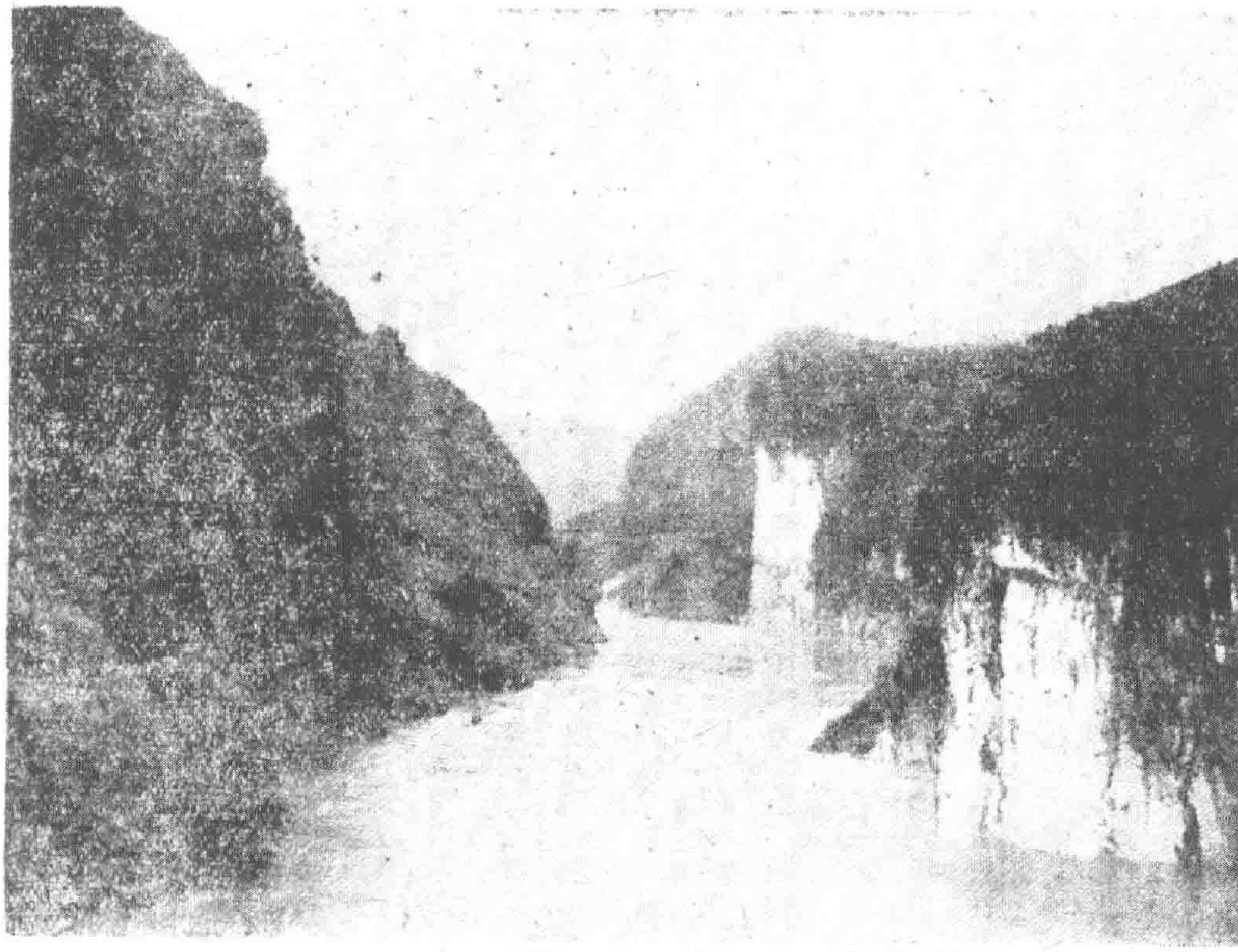
J. E. SPENCER 著

伏櫪 譯

烏江是長江主要的大支流之一，而且是貴州省內最大的一條河流。烏江的水源發自貴州省的西北部，由此東流，橫越貴州省內的大部份地區，然後迴轉成一大圓形，折而北行，向長江流去，而在涪陵（四川省）同長江聯接了起來。烏江久已著名是利用人力以航通行的許多大河中的，波濤最洶湧，而且最爲危險的河流之一。烏江的急水灘，又多又湍急，它的脾氣全視水準以爲轉移，而且極難航行。烏江是那有名的「灣屁股船」的出身的河流；關於這條烏江和那灣屁股船有一個傳說：就是船尾之所以要灣轉，其理由因爲烏江水道非常灣曲，船體正直的船隻在轉灣處是不能繞行過去的。

去年我到了貴州東北部的思南，這是烏江上的一個縣城。這兒，烏江在那從石灰岩地層間剖裂開來的一條巨大的峽谷中奔流着。水勢低落時，烏江看上去非常平靜，但是只要內地一落雨，夏季大潮就一定到來了。思南距烏江之航行起端處不遠，小船向縣城上方航行二十英里左右，而在其下流大約同等距離的地方，就在一個名叫曹店（譯音）的村莊那裏，駛到了一帶急水灘。在此地與長江之間，有四個分開的水路站程，每一個站程必須用各種不同的船隻航行。曹店以下伸展着二十英里的孤寂的峽谷水道，直達新灘；其實新灘只有同一二年代久遠的東西比較起來，才見其新。自新灘至龔灘，是一百英里的狹窄峻峭的峽谷，和開闊而多山的原野相爲更迭，迅疾的急水灘時常可以見到，村落很稀少，其景色是荒野而美麗的。龔灘與涪陵之間，是二百英里美麗的原野，而在烏江上却有幾個最險惡的急水灘。自龔灘至涪陵，幷無船隻往來，只有一條兩水之間的艱險的路徑，沿着一帶狹窄的峽谷，高高地橫展在那上面，看來好像有路而巳。沿烏江下游旅行，自這個站程到下面一個站程，我們知道是有船的，但是我曾經碰到過一個船夫，他可不敢冒險走這一段水路。一年四季內常有船隻爲急水灘所損。這意思就是表明在烏江每一段水路站程內使用的船隻，必須按照該段水路的形勢建造才行。烏江下游一部，木材極少，所以一艘船的造價，同在上游區域那裏建造的比起來，幾乎要貴二倍。而船隻在烏江內只能駛行一站，所以形形色色的船夫們，也通常只在一段水路內操舟往來。

在烏江下游的四段水路上面，人們就可以看到那種灣屁股船；在彭水那裏流入烏江的那條大河上面，這種畸形的船隻便看不到了。旅行往來，另外使用着一種船體正直的輕小舢板，裝配着一



烏江上峽谷之一，在曹店與新灘之間，距思南之北三十五英里。

支特別闊而短的前橈船駛到某些急水灘的灣曲處，就得用着它了。這條支流有它自身的一切特徵，各種不同的航行工具，已經應用了幾百年了。在烏江的第五段或者是最上游的那個航行區域內，你就可以覺到，那種灣屁股船又不見蹤跡了，這也是很可奇怪的事情。那裏有一種船身正直，船首長而傾斜，船體極闊的船隻，用來代替那灣屁股船，駛行於江中。對於一個偶然來此一遊的旅行者，在這一段的烏江上操縱一艘小船，似乎幷不會碰到什麼新的或困難的問題。筆者（本文原著者自稱）在烏江第一段水路內航行時，那時候的這種水勢，雖然使得灘峽看來似乎幷不怎麼危險，其實江中隨處有着急水灘，湍流，峽谷，靜浦和暗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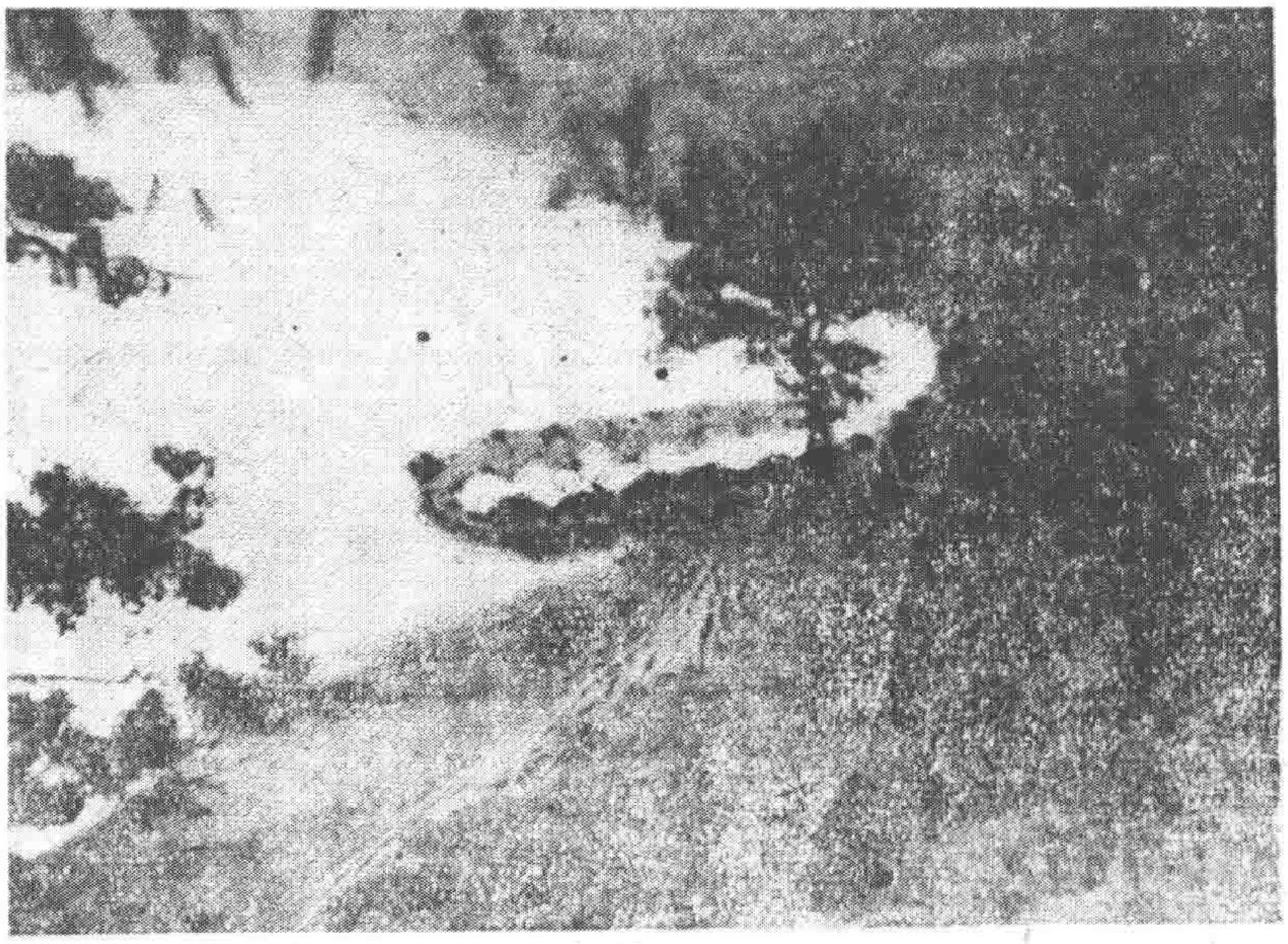
載往烏江上游去的主要貨物是鹽。思南幾百年來是那班經營躉批鹽業商人的根據地，他們將思南的鹽，販運到那貴州東北部的全部地區內去。某些機製品則自長江內運往上游去。但是沿烏江一帶的地區，人口稀散，民生樸素，他們對於奢侈品的需要是很小的。可是，鹽却爲居民所大家需要的。烏江水路雖然險惡，然而是通往這一片區域內去的最好的通路。船隻駛往下游去時，往往是空無所有的，雖然也有一些桐油和少數其他的當地出產，從這兒一帶地區內輸運出去。

我們離開思南的日期，是由一個舟子給我們定的，在一個清晨；

他答應我們，在那波濤洶湧的烏江之中航行二小時即可到達曹店。一個有鬍鬚的年老的船老闆和一個小孩子，便是全部的水手。他們在預定時間的一小時以後才出現，但是那艘幾乎完全空無所有的小船，却能平安地駛向下游去了。即使是這二個水手所不能避免的吃早飯的時間，也并沒有躭誤了我們的前駛；而在駛行了剛過二小時的當兒，我們便在一片巨大急水灘的奔騰澎湃聲浪中，繫泊下來了。我全然見不到岸上有什麼路，他們領我跨過了矗立在一條起泡沫的奔流上面的一帶潮濕而滑溜的山崗，顛躓地爬上了烏江之上的一個峭壁，而那條溪流就衝向那個小村落曹店裏去了。江灘下面有些船隻，但那江水暴漲極速，那時正漲到太低又太高的險惡階段上，船隻要安全地溜越過江灘，則水勢太低，如欲安全地通過江峽之間，則水勢又太高了。幾小時的爭辯，沒有產生出什麼結果來；而我只得將那下午的時光，在眼睜睜望着那棕褐色的急流向那形成了江灘的那些礁岩上面慢慢地越來越高的爬將過去，而這樣的消磨了過去。

翌晨，大部份的礁岩已被那濺珠飛玉的江水所掩，但是沒有一隻船敢冒險向下游駛去。一個年老的船老闆說：水勢如能再高三尺，那末他就可以在一小時之內駕船駛行二十英里，直抵龔灘之下了。

末了，我們仍在第二天早上放棄了烏江不走，而上岸步行了。估計到新灘有七十華里，在這一片崎嶇的原野上得走一整天，我們在一天內竟走到了——但這是我在中國所遇到的最艱苦的一天，那條道路，其實只是一條大家認爲的「小徑，」因爲其大部份僅是一條在峽谷中突進突出的微徑，沿着江旁絕壁盤旋數英里，而消失在那繁密的灌木叢林中去了。那些峽谷都很美麗，但也頗爲荒寂，我們在大江中沒有看到一支船隻，原野的大部份爲壯麗的松林所掩覆，而且有槲木玫瑰花和許多矮樹舖覆在峯巒之上。白玫瑰花和幾種其他的灌木，已在開花，而那廣袤的彩色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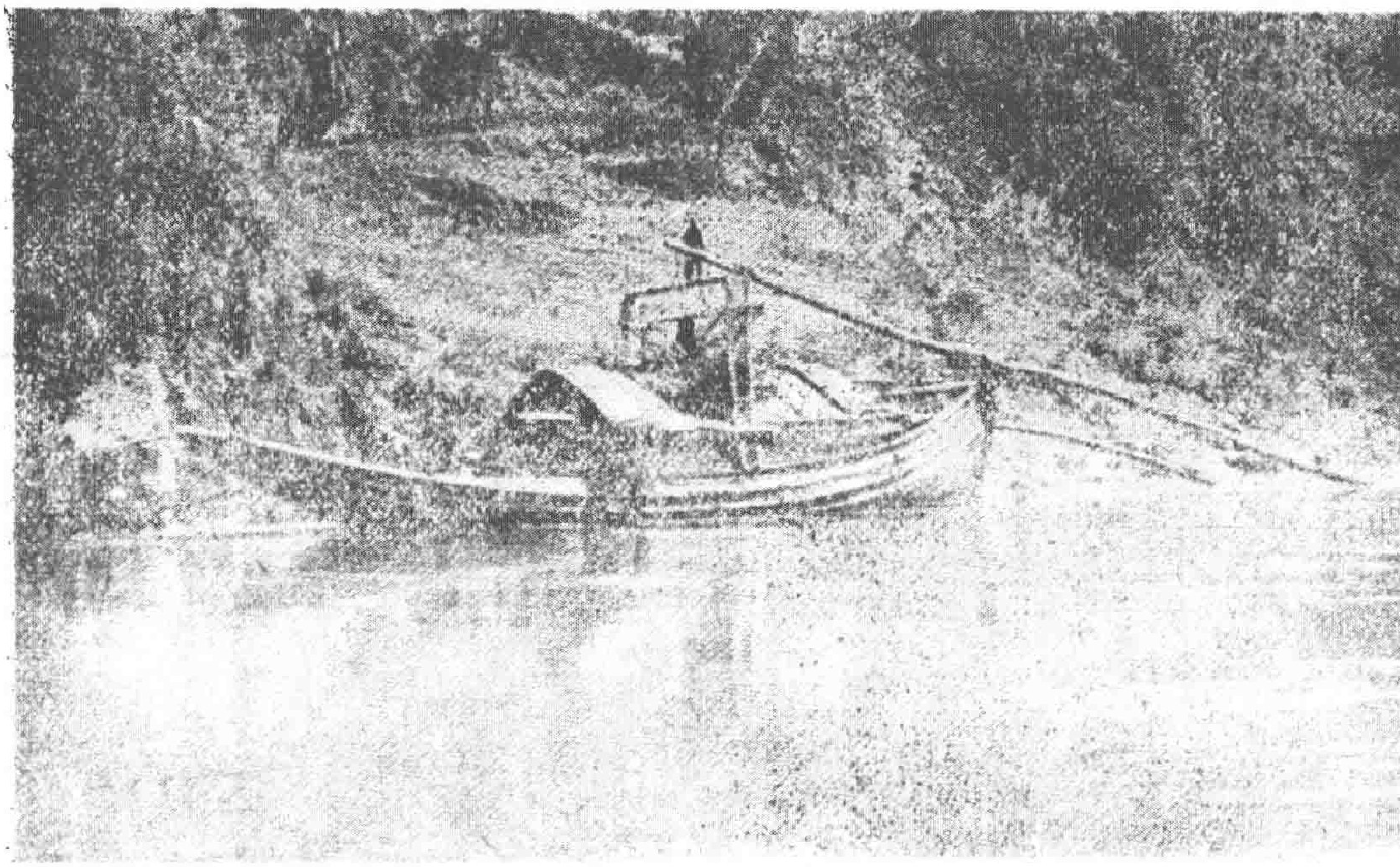
停泊新灘附近之灣屈的船

畦散佈，點綴在那些峯巒上面。我們只經過了一個可憐的山中小村，而村內居民看見了我這個迷路的外國人，引起了普遍的驚奇。我們所碰到旅人們只有少數挑着鹽的担夫，他們挑着鹽塊到思南去。當我們在那峽谷峭壁上面滑溜和滾轉而下，走進那正在新灘下面的河上時，正是夕陽將下的時候。

第二天早晨，又同那些船夫們引起了許多爭辯，然後才有一個舟子同意。——錢比言語更有力量的誘動了他——願意開船送我們到沿河去，約在下面四十英里之處。我們這一次坐的船是瀞屁股，比普通的多少要小一些，船老闆向我們担保在六小得之內，准可以送我們到沿河上岸，決不致於因江水險惡而使我們在一塊礁石上登陸。我大大地拂逆了那個舵手的意志，一直爬到了船篷頂上，坐在那個高閣下面，捲着我的照相機。從這一個突出地位上，我可以看到那搖槳的櫓夫們，依着舵手的命令，搖動着那支大櫓，同時可以看到舵手自己扳動着那支長長的後櫓的動作。看到船隻隨着那一致動作的二支長櫓，合力推前，而突然地轉變它的方向，是非常之有趣的。

貴州東北部的土地，是錯雜的石灰岩和硬頁岩所組成的，地形顯出是一種逆斜地層結構的南北傾的方向，不過地層并不是整一地綿延下去的，偶然也有圓屋頂那樣的地面。地面上有好許多的斷層，兩面俱為縱形，而橫跨過那地層的摺曲綫，那裏有巨大的石灰岩岩層橫過河流時，就發生了巨大的急水灘，而那有峭壁的峽谷則大都是石灰岩的頁岩都是很厚的岩層，內部橫亘着厚重的石灰岩，那些頁岩大都已裸剝成為峻峭的斜坡和多山的小田地，造成了小量的可耕種土地，僅能供給數目很小的農耕人口。烏江在此沿着某些逆斜地層的兩側翼奔流着，在那地層上橫越了過去又橫越過來。地面上的河流并不常見，大部是穿行過那深邃的峽道，峽道沿着那交叉的斷層，顯出已經受到冲毀了。猜想起來，流入烏江的巨大水勢，大半不是流過地面上的河流，而是穿過地下層的河道，流進烏江中去的。這個估計看來似乎是不錯的，沿着那峽谷峭壁，有非常之多的張着大口的山洞。有許多山洞，高高地盤據在那峭壁下面，而有些山洞則重疊在接近江水的地方，澗水更從更低的山洞口中在流將出來。許多美麗的山澗和瀑布懸掛在那高峻的山溪口上。而有許多地方，也有大量的月益在增積起來的乳白色的沈澱物，淤積於下。

煤礦至少在二個不同的地質學的地平綫上有得顯露出來，而很適當地散佈在貴州東北部，和四川西南部的地區上面。因為它們的地層結構和地面摺痕的次級，是完全相同而一致的，最良好的礦脈是在四川境內的那些煤礦，在烏江上游離長江沒有多少



烏江下游之灣屁股船

路的地方高高地在烏江上面那些煤礦，有許多地方已經在開採着，煤塊裝在繫有上下鋼鏈的吊桶中，送到江面上去。長江中的民船可以遠航到烏江來，而煤生意的最大部份俱由此種民船裝運，至用灣屁股船裝運的則較少。

在平安中到達了沿河，沒有發生過一次不幸的事情。逗留了二天以後，我們又同一艘灣屁股船談妥上航至龔灘的交易，約有六十英里。一清早，我們就跑到那船上去，我們發現那船老闆已經暗占了我們的先，而接受了其他的「貨色」了。箱籠或乘客，那倒都可以裝到貨艙中去，尚不致發生麻煩，但是有二匹馬，却佔去了那座篷頂高起的客艙的大部份地位，實是一件最討厭的事情。這二匹馬是二個軍官的，他們上路到涪陵去歸隊，而他們的二個人以及他們的行裝，又將那在二匹馬背後船中央上有覆蓋的一些所謂艙中隙地完全佔據了去。這使我的同伴們大感煩惱，但是我却正好利用這種情勢，向船上人當做原諒的藉口，重又爬上了船篷頂上去，戴上了我的那頂大雨帽，擋去了炎熱的太陽。路上船老闆爲了「生意經」將船停了三次，時間都停得很長。而經過了六小時的旅行時間，船老闆才使我們於天色黑暗後，在龔灘的上流盡頭處安然登陸了。龔灘鎮幾乎是懸掛在迫近一種深邃而狹窄的峽谷底層的一個岸沿上面的。在鎮中的那條簡單而狹窄的街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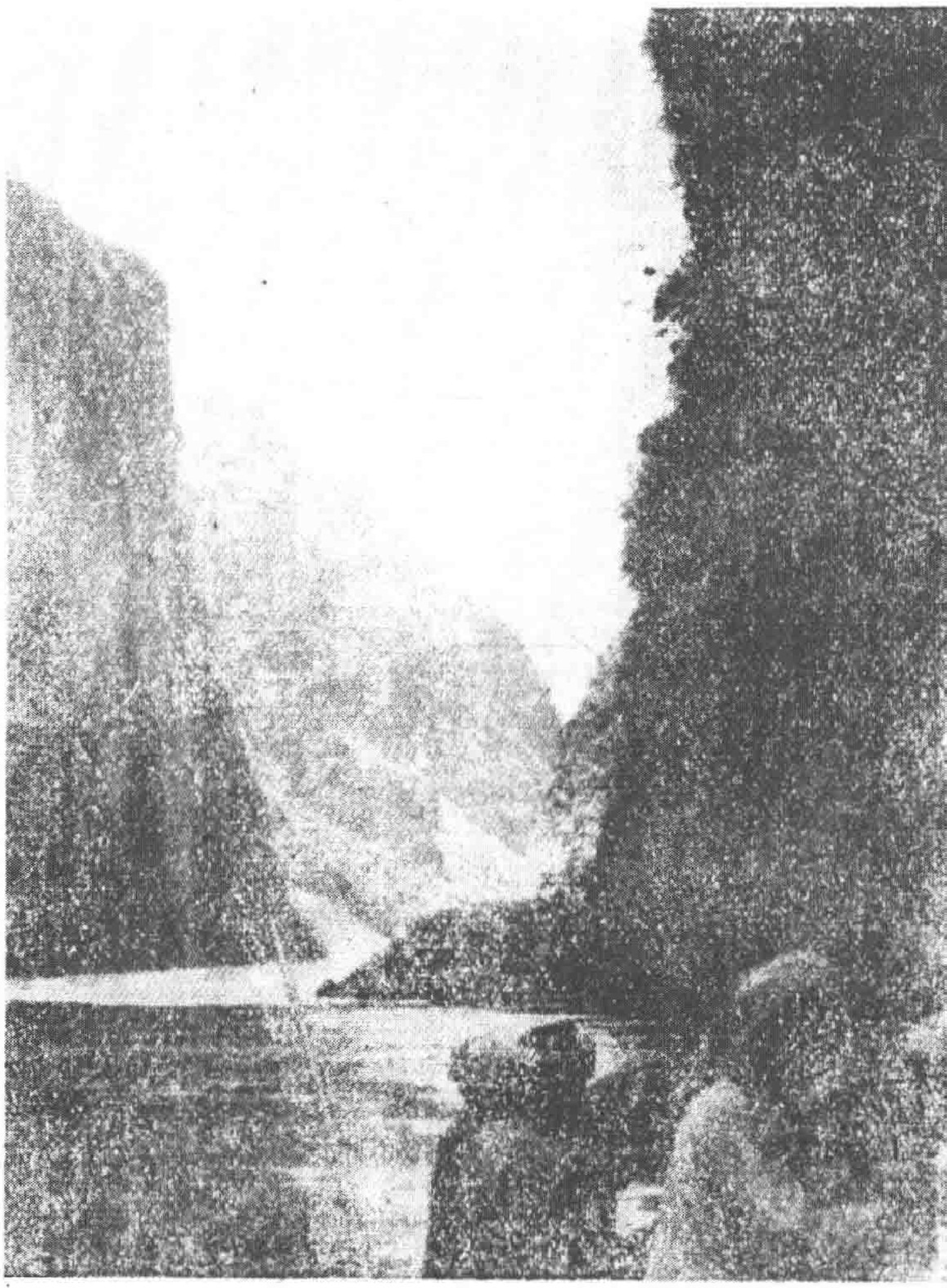
面有着許多坑道，而且似乎又長又崎嶇，因為我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走過時，這樣的感覺到。我們一面走，一面擔着我們的行李，向龔灘鎮下游盡頭處的一個很遠的房屋那裏走去。

這一晚上大部份的時間，是耗費在勸誘一個船夫的事情上面，企圖改變他的念頭，允在明天早上就送我們到涪陵去，而取消了他那個「下星期」送我們去的念頭，我們得到了成功。一清早我們就都跑上船去，一看那二四馬今天可沒有佔到優先的地位了。我們的船老闆已經給我們改變了他的念頭，他確實地說：我們的船如能像在眼前奔流着這種高潮中，一路向前行駛，那末就可以在二天之內趕二百英里的水路到達涪陵。他或許是可以趕到的，但是第二天却發生了毀船的禍事，路上我完全沒有準備到，得以看見那狹窄而灣曲的烏江峽谷的美麗景色，而且似乎越看那景色變得越是格外的有興趣來了。那純粹是石灰岩的峽谷，及其剝蝕的山顛和那山洞口外的瀑布，同那形成了頁岩的起伏的山區，繼續不斷的互相更迭着。竹林與灌木濃蔭，也互相更迭地交換着鮮明的青翠，又換上了那松林的更深暗的色彩。近黃昏的時候，我們在彭水城下繫泊了船，就在江中洗澡，當我正在洗澡時，忽然從那高高的江岸上，有人大聲招呼我去拜訪鎮上的一個唯一的教友居民，我們過了有興趣的一夜。

天明之前，我們就開船出發，穿過了一個又一個的急灘。原野變得更開闊了，然而那江流的傾斜之勢，繼續在增高上去，而我們的安心更微小下去了。大約十一點鐘時，我們正在一條綿長靜寂的峽谷下的急水灘中行駛，突然括來了一陣迅疾的暴風，竹葉從上面捲舞到江中來。而當我們溜過一個支流江峽時，一陣突如其來的暴風吹下江峽，吹得我們的這艘大船的邊舷，直向那對面崚嶒傾斜的江岸上撞去，發出了一種木頭破裂的爆裂聲。掌舵船夫一聲警告的呼喊，使得那班搖櫓的櫓夫們突自瞌睡中驚醒過來，船舷右邊的那支櫓，由幾個乘客狂亂地搖着，而那支短一些的輔助的後梢操縱舵也搖起來了，或許是這一切所有的動作使得那船身的破裂延緩了一二分鐘。但在這時候，我對於灣屁股船也明白了一件主要的事實。灣屁股船高出水面的船身那樣之大，那同水面下的排水量是有關係的，卽使船內裝了貨客，但是他在水流平靜的河流中，依然是種可憐的航行工具，它只有在迅急的水流中，才能通暢駛行，因為急流可以產生速率，推進駛行速度。吾們在平靜的水面上慢慢地漂流，而那二支操縱舵已經無力可以撐船離岸，當被強烈的暴風襲打着船的邊舷的時候，在迅急的水流中，如無水面上的風阻擋那支操縱櫓，推進那支大搖櫓，或是那支當做後稍大櫓用的長樹幹，就可以很容易地使船在非常短的空間內，

轉過身來的。在一艘大的灣屁股船上，那二支大櫓往往比船身吃水綫來得更長，而那二支櫓各能旋轉船身，幾乎好似在尖軸上面打轉那樣容易，在湍急的江流中，灣屁股船是適用的，但在靜緩的水流中，它就沒有用了。

灣屁股船在船頭上有足夠的空地，可以安放櫓槳，櫓槳就能夠生出力量，可以使船不受水流支配。但是此種自主的速率，其重要尙較遜於櫓頭上的搖櫓，而大櫓的底部橫跨船腰，也在充分地活動着。在巨大的船隻上，船夫們都在一個用板舖起來的架閣上搖櫓的，架閣則用粗大的竹索圈支持着。這種竹索是船行上水時拖縴用的，所以搖槳的船夫就無站足的空地，可以催船前進了。船艙後面又只有安放一支或二支櫓槳的隙地，而一支櫓槳則永遠是高架在船的右舷上面，以備應用的。當船隻駛進一個急水灘上面的水勢險惡的地點時，那就得用這枝櫓槳來推動船隻，向前駛進了。這支櫓槳之所以永遠擱在船的右舷上面，其中有一個巧妙的物理學上的問題在內，因爲它可以使那支隨意地安置在艙門口的後梢主要操縱櫓保持平衡之勢。在這次旅行中，自始至終，我看見那第二支後梢操縱櫓只使用了二次，一次在上述的遇險事情中，還有一次就在我們現在船向江下駛去碰到大不幸的時候。這第二支櫓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完全是一種輔助的東西，只有在那支大櫓萬一失去效用時，才拿來應用一下的。因爲二支同樣長的



烏江中此種峭壁峽谷甚多，垂直之峭壁下，常有急水灘。圖中左岸峭壁下即爲一急水灘。

櫓，不能安放在一起而同時推搖，所以這第二支櫓的尖軸兩邊常是較為短小它放得很低，而且是放在右舷船緣上面，不放在那後梢蓋板之上的。放在水中時，它在水內搖動，而且是在大櫓的下面；架在船上時，則由船夫們在船艙地板的後部突出地位上搖着。它在緊急時，是一個有用的工具，但是缺少那支比它更大更長的大櫓所具有的統制力。

每次討論灣屁股船的時候，問題就往往提了出來，就是此種船型「為什麼」要造成這個樣子。一句老套的答覆在上面已經講過了。現在還有第二種說法，不過仍是中國人的傳統說法。據說，幾千年前，有一個著名的造船匠，某次他自己做得不好，或者尚有其他的理由，將木材弄灣曲了，因為不能使這位造船名家「失面子」所以一切其他的造船匠，只能照着他的反常的結果製造，而此種灣屁股樣式就產生出來了。我所碰到的船夫們，他們除了這種斷定的說法以外，沒有人能另外說出一個有理的原由來。因為灣屁股船，歷來相傳是照着這個樣子建造的，所以現在也無別的造法了。

我們的船既已吹撞在江岸上，就將它安全地泊繫了下來，將那舖板用力敲進原處，用竹片塞住隙縫，用木板釘在裂口上面，化去了一個鐘頭的時間。我的一只提包在那半艙是水的船艙內摸了出來我的最好的軟片浸壞了幾捲，我自已也不由咒罵起那陣暴風來了。在第二個鐘頭內，我們趁風勢暫息的中間，四次想開船出發，但是每次都被新起的一陣暴風，重又將我們吹到岸上去了。幸而船夫們每次都已準備好了撐竿，避去了碰撞，除時間損失以外，沒有再發生什麼壞船的事情。大約在下午一點鐘時，我們才得駛去了那個急水灘，船就立刻又駛進那急流中去了。

船主還希望能趕到涪陵，雖然我們已躭誤了好些時間。當我們到達那重叠灣曲的羊角溪急水灘時，我們就只有四十英里水路要走了。我仍舊高踞在那艙篷頂上面。我們順利地溜過了那急水灘的第一個灣曲處，但在那叉河上面，却橫亘着一片浪潮，突然地奔衝了開來，將我們的這艘船，丟進了一片洶湧的巨浪和漩渦中去了。當船頭向下低下去時，那支後櫓的撐頭，就高高的蹺到空中去了。這枝長櫓非常的重，其捏手處雖有扣繩縛住，但已跳出了舵夫的掌握，激向空中去了。船梢這樣向上的一個急躍，接着很快的就又是一個向下的衝進，這樣一來，竟把那支大樹幹造成的大櫓的捏手柄端，直向舵夫身上壓將下來；這一擊竟將舵夫打出了架閣之外，還打破了一塊二英寸的木板梢柄的第二壁和第三壁，就完全結果了那座架閣的剩餘部份；接着那支櫓就從軸上激飛了開來，飛入江中去了。那個舵夫被一根扣繩纏縛在艙篷頂的一邊

上面恰恰宕在水面上，而筆者則也被那根繩子纏縛在蓬頂的對面邊沿上，靠在那架閣支脚的殘餘部份上面，而那只船則在急流中打着盤旋失去控制了。船夫就將那支準備着的後櫓搖動起來，但在搖進一個水勢盤旋的迂迴處時，碰在一塊礁石上面又突然折短了一段，這樣或許倒使船身未遭撞破，而那只船就直射出去，射到了急水灘的角梢上，就順利地溜了過去，斜出遠岸，飛進一片平靜的水流中去了。而那支搖櫓的頂端，却已在一衝之中折斷了。正在這時候，那支後梢大櫓突地砰然一聲，向船內落了下來，却被一根繩索攔住，眞是極大的幸運。我們的船，在那二支搖擺的東西向甲板上落下來之前，已經漂出去了一些路，而那班船夫們才重得控制一切了，巧妙地搖着那支一半已經折斷的搖櫓，我們的船就在一片平靜的水流中靠近了岸，停泊下來過夜了。今夜的晚飯和那目睹的危險成為了談天的資料，因為每個船夫都在發表他自己對於這次禍變的意見。結果筆者就處於被指責的窘態之中，因為那班發表意見的人們，大都認為這次撞毀船的事情全是筆者硬要坐在蓬頂上的不好，任何滔滔不絕的自辯也搖動不了他們在這件事情上的意志，我答應旅程走到終點時多給一些小費，才將他們撫慰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就進行修船的事情。看那粗大的轆轤和絞具，漸漸地將那支巨大的後櫓向軸上移去，頗覺有趣。午後才得開船。在這最後的四十英里內唯一的一件險事，是同一艘在長江上游以「黃荳殼」船出名的那種樣式的裝煤船競賽起來。在急流中我們的灣屁股船老遠的追出在那艘煤船的前面，他們船上雖有八個搖櫓人在催水前行，也不中用；但是駛進緩流以後，我們的船缺少自主的動力，就使得我們落在後面了。在最後一小時內，船到涪陵灣屁股船拋錨當兒，水手們的倦乏衰竭越來越顯了。他們的手臂，頭腿和背脊開始疼痛起來，表明他們實有拿我那筆小賬的理由，這筆小賬我已經答應付給他們，作為我在這次為平生最有趣味的旅行之一的途中高坐在艙蓬頂上的那種鹵莽行為的報償。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滬港渝漢
宏興大藥房

青城山

（中篇）

易君左

三　羣峯及諸道觀之鳥瞰

萬里淸遊不暇慵，雙旌換得一枝筇。來從井絡直西路，上到江源第一峯！海內閑身輸我佚，山中佳氣爲人濃。題詩試刻巖前石，付與他年蘚暈重。

——范成大：青城山詩——

特別介紹這美麗的趙公山

青城山在四川灌縣西北約三十里，究竟有多高多大，從來的記錄不盡可靠。玉匱經說「青城山一名赤城山，對蜀郡之西北，在岷山之南。」杜光庭的青城山記：

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其第一峯耳。高三千六百丈，周匝五千里。

洞天福地記說「青城周迴二千餘里。」據我們的窺測，青城山的最高不過三千尺左右（第一峯頂高海面二千尺，夷華頂高海面二千五百尺，大面山即趙公山，絕峯高海面三千尺。）周圍也不過二百五十餘里。青城山的四至，據青城山記所載：「西至大面山，南至太安山，東至香積寺，北到山麓數十里，胥屬平疇。」

青城山就是岷山山脈走到灌縣的一個集團，其蒼翠美麗而最著名的有所謂三十六峯。趙雄詩：「三十六峯如不到，青城還是不曾遊。」杜光庭的記上也說有三十六峯，並且說前十八峯爲陽峯，後十八峯曰陰峯。輿地紀勝還說每峯各有一洞。宋呂大防詩「天倉三十六，山擁翠微間。」因爲三十六峯即古之天倉山，據說是神仙的三十六個倉庫，密藏金石異寶，還有米鹽雜貨呢。（輿地紀勝）晁公遡詩：「天公夜半剪冰花，三十六峯如玉立。」巫山十二峯，每峯都有專名，青城三十六峯則不可遍考了。

在這三十六峯中，有幾個最著名的峯，連同其著名的道觀，一併介紹如次：

最高而最上的一峯爲大面山。大面山一名趙公山，因趙昱隱此而名（見前表，）趙昱是一位志士，同時是民間信奉的一位水神。他的一生，讀龍城錄便知：

隋趙昱字重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師事李珏。隋煬帝聞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賸強起之至京師，帝縻以上爵，不就，乞爲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蛟害久蜀人患之，會昱使人往青城渡江溺使者，設舟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州屬萬人夾岸鼓噪，昱持刀沒水，頃刻江盡赤，石崩吼聲如雷，昱左執蛟首右持刀奮波出，州人戴爲神。隋亂，潛隱不知所終。

嘉陵張溢，水勢洶然，蜀人患之，俄見昱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於波面揚鞭而過，水遂息。太宗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口，歲時民疾病禱之輒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宋封靖川王清源好道眞君。

關於大面山本身，據潛確類書：「大面山爲七十二福地之一，羅眞人所居。」與地紀勝，說大面山在「三溪之北，高七十二里。」「蓋其地山勢陡峻，雲霧時隱，下視羣峯，兒孫羅列，每春冬積雪封徑，如銀海玉山，人踪罕到，惟虎豹之跡時出入耳。凡遊山者皆以盛夏新秋，天清氣暖，方可登陟瞻眺。」（青城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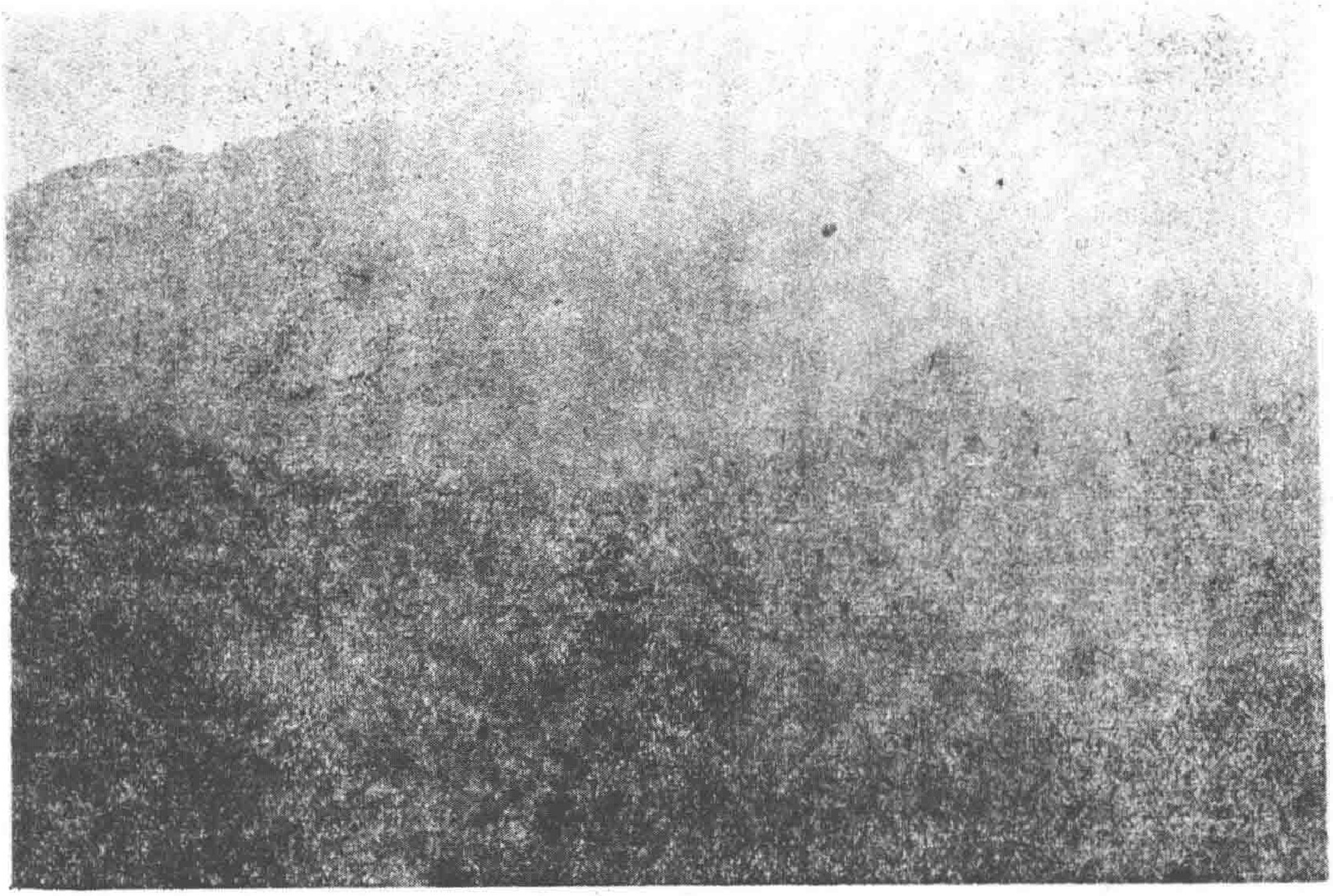
大面山一名聖母山，據寰宇記：「聖母山高二千餘丈，週三十餘里，與青城相接，當吐番之界，谿谷深邃，夏積冰雪，所以限夷夏也。」前述大面山在三溪北，按此溪水色黑，又名黑水溪。雲笈七籤：「隋儲聖母黑水溪人，悟達國師題其居爲聖母院，山亦從而名之。」這是聖母山一名之由來。宋時二高士譙定與姚平仲亦隱居大面山。（見前表）

大面山後有一個奇蹟，就是老人村。方輿勝覽：「老人村在大面山之北，昔人避難其中，多享年壽，故名。」蜀中廣記也說：「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鹽酪，而溪中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近歲道漸通，漸能改五味，而壽亦漸衰。」據聞到現在該村八九十歲一百多歲的老人並不算希奇。

我這次遊青城，凝望趙公山一次，回望趙公山一次。張大千先生帶我們繞上清宮，及巡查他植的二百株梅花，到他所修的一個亭子，就叫做大千亭——去眺望趙公山，這亭正與山對，山容端莊凝碧，如展開一幅絕大玉屛風。下上清宮，從紅的山茶白的梨花叢裏回望趙公山巔積雪，銀一般的燦爛，使我不知回頭了多少次。

趙公山一年四季一天到晚，被雪呀雲呀霧呀纏繞不清，山色的變幻離奇，美妙端嚴，無論從何方看去，都是再美麗沒有了！尤妙的就是他的兩側和背後襯着許多終年積雪的山峯，更顯出他的美麗。

上清宮所在的一峯，是次於趙公山最高的一峯，卽名第一峯，爲古高台山。高峯秀出，襟帶諸山，水村山郭，一覽無際。據青城山記，此「山有聖燈，每晴霽，光燄熊熊，飛行各嶺，仍還舊處而滅。」吳船錄也說：「夜有燈出四山，以千百數，謂之聖燈。說者多不決，或云古人藏丹之光，或云草木之靈亦有光，或又謂神龍山鬼所作，其深信者則謂仙聖所設化也。」那是一些虛無縹渺的話，與峨眉山的燈光同一道理，不外乎一種光線作用罷了。王叔瞻詩：「神燈點點光可燭，星斗熒熒低欲捫。」卽此。後來我在山上連看了兩回，很顯然地是居民的燈光與火把，也覺得沒有什麼稀奇了。但夜黑亂山中的



趙公山遠影

明燈閃耀，確係美觀也。有人說：確是神光的這，就「待攷。」

可是這上清宮眞不壞！吳船錄說：「上清宮在最高峯之頂，以板閣插石作堂殿，下視丈人峯，眞牆堵耳！岷山數百峯悉在欄檻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孫知微詩：「台殿壓平青嶂頂，松杉插破白雲根，」寫上清宮最切！上清宮何時建，共有三說：（一）據輿地紀勝「高台山在丈人祠之西，晉立上清宮於上。」是建於晉。（二）據青城山記：「上清宮上皇殿延慶官，皆明皇幸蜀時造。」是建於唐。（三）據青箱雜記：「王衍造上清宮，成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像。」是建於前蜀。總之，是一個富有歷史性的道觀。

陸放翁有幾首關於上清宮的好詩，除上述登上清小閣一首，照錄如次：

宿上清宮

九萬天衢浩浩風，此身眞是一枯篷。盤蔬採綴多靈藥，閣道攀躋上清宮。累盡神仙端可致，心虛造化欲無功，金丹定解幽人意，散作山椒百炬紅。

自註云：夜中山谷火熤然，俗謂聖燈，意古藏丹所化歟。

再宿上清宮

永夜寥寥憩上清，下聽萬壑度松聲。星辰頓覺去人遠，風雨何曾敗月明？（自註云：是夕山下風雨。）早歲文辭妨至道，中年

憂患博虛名。一菴倘許西峯住，常就仙曹問死生。

自上清宮延慶觀歸過丈人觀少留

再到蓬萊路欲平，却吹長笛過青城，空山霜葉無形跡，半嶺天風有嘯聲。細棧攀雲緊峭絕，懸橋飛桂插澄清。玉華更控青鸞住，要倚闌干待月明。

放翁以外，范成大還有一首詩：

上清宮

歷井捫參與未闌，丹梯通處更躋攀，冥濛蜀道一雲氣，破碎岷山千髻環。但覺辰星垂地下，不知風雨滿人間，蝸牛兩角渾如夢，更說紛紛觸與蠻。

文同也有題壁一絕：

天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聞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

這次我們到上清宮已近天暮，在張大千先生處遇見胡次威，張清源，王思忠諸先生，即同在大千處晚膳，菜肴精美。掌燈時，次威諸人都下山去了，我們和大千一家都圍爐擺「龍門陣」，大千說他少年時代被匪綁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據益州名畫錄畫家與青城山發生關係的有兩人：一是簡州人，張素卿，落拓爲道士，居青城山常道觀，蜀先主修丈人觀，請畫五嶽四瀆十二溪女及嶽瀆曹吏，詭怪生於筆端，觀者恐懼；一是陝西人杜齯龜，避安史亂居蜀，工雜畫，尤妙於佛像羅漢，嘗爲蜀後主畫王子晉及唐諸帝像於上清宮，授翰林學士。大千可以說是鼎足而三了。上山時，我口占兩絕句贈大千。

張家兄弟世傳名，落腕雲烟動巨卿，畫盡黃山千百態，更餘萬態畫青城。

小亭正對峯頭雪，彩筆平分嶺外霞；一派詩情兼酒意，沿巖闢路種梅花。

這晚，上清宮一個最大的空樓，黑黝黝地，樓板走起來呷吱地響，只住了我們三人——我和秋慧及星橋——和一個慣打奇鼾的胖子，半夜的風雨夾着這胖子的牛鳴，一夜未曾交眼，六神不安。次晨起來一望，日色融融，山光如沐，我們也就下山了。

在上清宮，不能不買點茶葉。青城山茶，清香無比，但價錢也就可觀：頂好的一斤四元八角。最好的茶葉，採自沙坪山，即寶唐山，毛文錫茶譜說寶唐山的樹茶懸崖而生，長五尺五寸，始時一葉兩葉，晉陸景陽成都白兔樓詩所謂「茶芳冠六清，逸味播九區。」即指此。

宿上清宮，一定聽不慣那隻每到晚間就叫起一直不斷的叫到天明方止的知更鳥，又名靈芝鳥，俗呼木魚哥哥，以其聲酷似敲木魚。聽說這鳥眞是一個苦行珍禽！宋祁的護花贊，即指此鳥，以其聲

又像「無偸花果，」又可說此鳥是青城山的忠實信徒了。據宋祁說是「茜首罝裳黃駁其羽，」因在夜間出世看見的人很少。

在第一峯下面的有一個名峯叫做丈人山。范大成說，「至上清宮下視丈人峯直牆堵耳！」即指此。續博物志「青城山歲春秋以蔬饌享丈人山令躬行禮蓋蜀之望山也。有丈人觀在青城北二十里。」可見這一峯是青城的主峯，丈人觀在丈人山之陰，自宋以來卽爲建福宮；但據青城舊志「青城山有丈人觀丈人行宮，」據此，則今之建福宮乃古丈人觀，今之丈人觀乃丈人行宮。所謂丈人，自然是指五岳丈人的寧封。

杜甫的詩中只說丈人山，丈人祠，直以此山代表青城。李眞六言詩：「春凍曉窗露重，夜寒幽枕雲生，豈是與山無素，丈人著帽相迎。」據說李眞是唐末仙人，陸遊謁丈人觀有一首長詩，又有一首題丈人觀道院詩：「斷雲浮月磬聲殘，木影如龍布石盤。偶駕青鸞塵世窄，閑吹玉笛洞天寒。奇香滿院晨炊藥，異氣穿巖夜浴丹。却笑飛仙未忘俗，金貂猶帶侍中冠。」

與杜甫同時的岑參也有青城丈人詩：

五岳之丈人，西望青瞢瞢，雲開露崖嶠，百里見石稜。龍溪盤中峯，上有蓮華僧，絕頂小蘭若，四時佳氣凝，目同雲虛無，心與溪清澄，誦戒龍每聽，賦詩人則稱，杉風吹袈裟，石壁懸孤燈。久欲謝微祿，誓將歸大乘，願聞開士說，庶從心相應。

由第一峯西爲混元頂，三峯特起，駢羅鼎峙，狀若覆盆，葱翠離奇，不可形狀。第三峯下爲有名的天師洞，據青城山記，

洞在峭壁間，崇巖千尋，直下如削，檐楹飛空，下視股栗。洞口羣山若拱若揖，浮嵐空翠，盡在襟袖；山外青疇綠野，歷歷在目。洞中有天師像，開元御勒碑，（卽前述明皇碑。）

李惶有憶天師洞舊遊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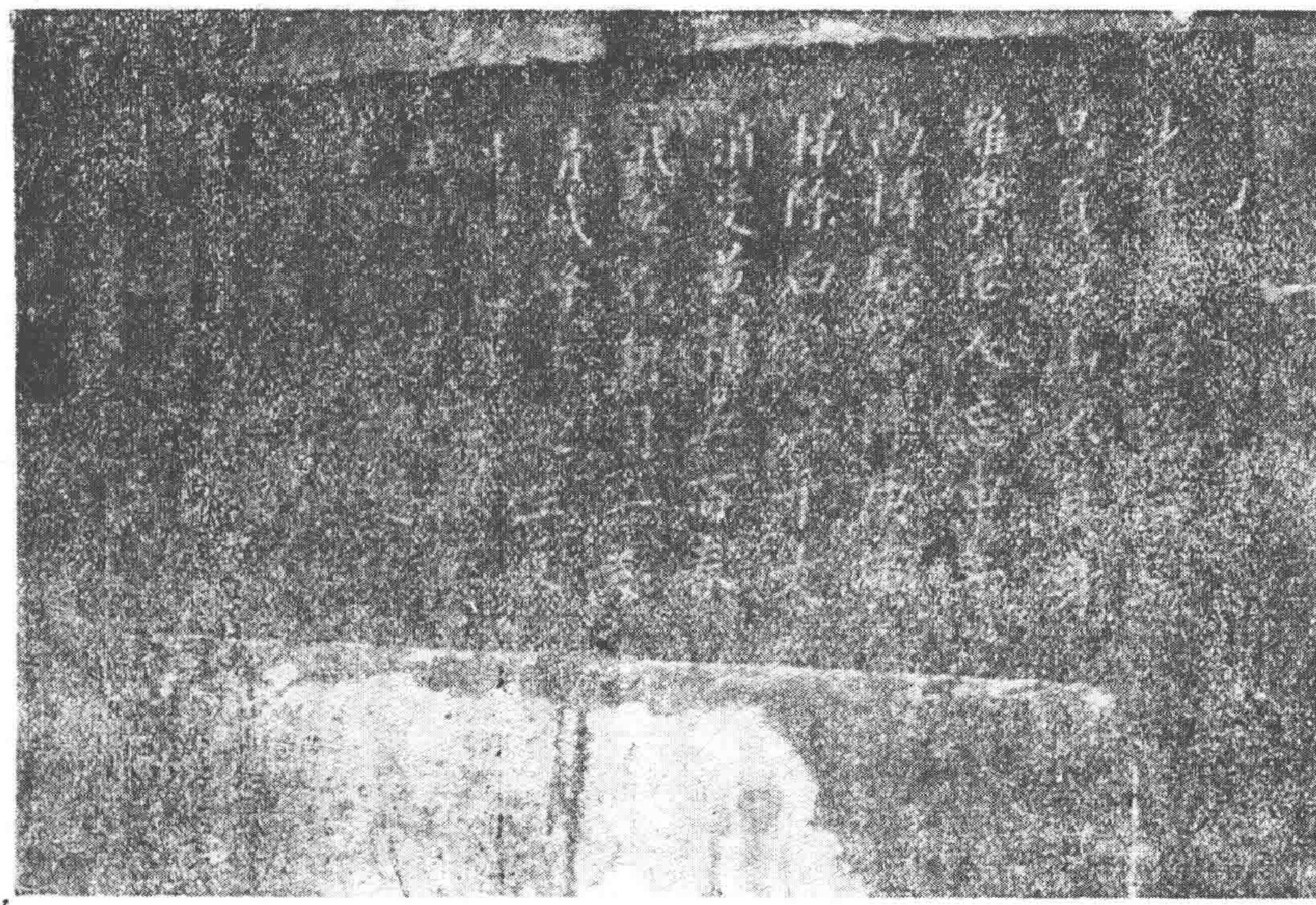
十二樓高接玉京，四無人影四無聲。爐邊斜倚柏橙坐，醉後倒拖藜杖行。大雪封山惟一白，寒潭受月恰雙淸。茫茫此境何由在？夢入松關路亦生。

在天師洞有一個有名的道觀卽常道觀。當家馮道人對於遊客親切，知客彬彬有禮，上淸宮設備簡單，馮道人爲人樸直，一視同仁，常道觀則氣象堂皇，紺宮琳宇，陳設精潔，招待殷勤，當家馮道人是全山聞名的一人。

常道觀爲隋大業間置，始名延慶，唐改常道，宋名昭慶，今則概言天師洞。宋文同有昭慶觀詩：

琳崖盤玉霄，彩翠接步武，雲霞不可畫，泉石固難譜。神幢逾百尋，常轍歷萬古，靈瀑誰與賞？長飛六時雨。

清蔡時田有詩：初入青城寓常道觀：



青城山上易實甫先生之摩崖

入山森耳目，蒼深天地失，合沓聳青峯，蔥蒨蘊山資，靈毓藏神理，烟靄沸欲溢，藤蘿蔽日月，子午多不的，萬古養蔚藍天應苔蘚蝕。琳宮遙在望，茂樹隔澗密，仙人御䅐髓，大是寧封匹，老作青城遊，咳唾成點碧。胡麻絕我饑，趺坐定二日。

最可紀念的是五十年前我父親摩崖題詩。到成都不久，卽聽見朋友說：青城山天師洞有我父的詩，此次遊青城第一志願亦在此。彭道人導觀，並且說：原刻損壞，此是前年翻刻的，就嵌在大殿石階與面。瞻讀後，彭道人椿仙請我題，立步原韻敬和父詩是：

少年遊屐徧峨嵋，只負江山不負身。難學仙人忘甲子，尙憐騷客降庚寅。掃除白髮三千丈，消受黃精五百春。我與石湖同一笑，青城峯上過生辰。

光緒乙酉年季秋五日宿常道觀，范石湖亦以是日宿丈人觀，故云。易順鼎題自識。

我的詩見後面。

彭道人復導觀一周，値得提出的是一大塊嵯峨削立的天師降魔石和一大株龍蔥古老的銀杏樹，按降魔石卽試劍石。青城山記上說，此石高洞皆數十丈，一名三島石，青城舊志說：「相傳青城多妖魔，天師欲誅之甫運法，轟雷爍電中忽大石當終，天師揮劍一擲，石遂中分，南一片復裂爲二。」一古銀杏，青城舊志上說：「側圍一

丈六尺高十餘丈，枝間鐘乳倒垂，狀如玉筍，長短參差，雅若圖畫」。試劍在値得一個「奇」字，銀杏樹値得一個「古」字，可以一觀。又有一個小閣，三面在綠陰中，羣峯秀立如美髻，假如在這裏寫文章，讀書，或幽幽地一人坐着看山，尤其是看月，是再雅沒有的事了。

龍蹻仙蹤，唐玉眞公主修煉處，六時泉等，都在常道觀的後面。

在山麓有一個著名而最荒涼的道觀，名長生宮，卽漢之碧落觀。一名范賢觀。雲谷雜抄又謂范仙觀，卽晉范寂隱居地，已如前述。這一個道觀現有一個中學校在那裏，已經面目一新了。

方輿勝覽云：「長生觀有古柏，高數十尋，圍三十尺，世傳長生手植。」胡叔豹詩：「更使盤根藏大藥，也令嘉樹得長生。」卽此。觀有赤城閣，臨眺甚遠。外史云：「唐明皇登青城，於長生觀駐蹕，故志謂長生是元宗別殿，雖就傾圮，遺砌儼然」我過長生宮看見一帶黃牆，圍着極其茂盛樹木。那黃牆上寫着最大的紅字，說明這裏卽是長生宮是范長生隱居地，最富吸力而一個總暗示是叫人進香。我呢，香是沒有進，却獻了一首詩(見後)

關於長生宮的詩，還有幾首可讀的，如唐脣求的范賢觀詩：

數里緣山不厭難，爲尋眞訣問黃冠。苔鋪翠點仙橋滑，松織青梢古道寒。畫傍綠畦鋤嫩玉，夜開紅灶燃新丹。聲鐘已斷泉聲在，風動芳花月滿壇。

陸游有長生觀觀月詩：

碧天萬里月正中，但怪步虛瑤台空。四山沉沉萬籟寂，天矯髯龍舞娛客。斑貂老仙相不來，獨倚闌干吹玉笛。道人不怕九霄寒，銀闕冰壺處處看，天台四萬八千丈，明年照我杖藜看。

又有小憩長生觀飯巳遂行詩：

清絕長生觀，再遊疑後身。人間空石刼，物外自益春。道士青精飯，先生烏角巾。回頭增悵望，倦馬橫征塵。

此外還有圓明宮，玉淸宮等比較有名的道觀。建福宮就是丈人觀卽丈人祠。杜甫有詠丈人觀的詩，恐怕此老沒有到過常道觀和上淸宮。

又我自入川以來，最留意少陵先生的行蹤，除著「杜甫今論」在民族詩壇發表及「杜甫居蜀」在文藝月刊發表外，考此老關於青城的掌故，除上述丈人祠詩，還有在閬中東樓筵奉十一舅往青城一首，這一次是杜老兩個舅舅——十一舅二十四舅——同往青城的。野望因過常少仙一首「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示年一首：「東郭沱江合，西山白雪高。」而出郭一首「遠烟鹽井上，斜景雪峯西」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山瓶乳酒下靑屋，氣味濃香幸見分。」等詩，都是少陵

先生留在青城的名貴痕跡。那裏知道少陵先生的後裔杜翊世還在青城留下一件轟轟烈烈的史蹟咧！（蜀人物志杜翊世，青城人，紹聖元年第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遠軍，靖康中中原多故，夏人乘隙入寇，奄至城下，翊世與知軍劉銓率衆守禦，城陷，賊脅使降，翊世嗔目叱之，舉家皆沒烈焰中。蜀守表其居曰忠義坊，其先祖甫來依嚴武，武卒，旅遊衡陽，二子宗文宗武留蜀，甫卒葬耒陽，後返葬偃師，元稹志甫碑，謂其孫嗣業能終父志，家青城，實宗文裔，一世孫準，皇祐五年第進士，官至教必郎，使綿竹，卒，妻黎攜諸姑依外氏家成都，黎教子嚴，散使世其家，翊世即其二子。）



刊登
旅行雜誌廣告
刊費低廉
效力偉大
請向各地中國旅行社接洽

新疆漫游（中篇）

天涯游子

第二章 穿越天山至迪化

一 一羣陝西商人

轉瞬已經是夏季了。哈密的天氣實在熱，據說要到天山的那一邊，炎熱才稍緩和。於是我們決計冒暑到迪化去。從哈密西進，共有二條高路大道，卽南路和北路。南路自哈密起程至天山山脈之南，經庫車和阿克散而至疏附（喀什噶爾）；北路則橫穿天山山脈，沿山麓之北，經迪化可至伊犁流域。而我們走的就是北路，因爲我們都想到省城迪化去旅行和觀光一次。

從酒泉至哈密的這段路程，旅行者們素來認爲是條最爲吃苦受難的旅程，而自哈密至迪化，則被認爲是介於苦樂二者之間的旅程了。不錯，我們此時已經走到了鹹水的沃漠沃地的盡頭，而現在橫展在我們前面的這片廣漠，却相當地有着甜水的井和泉流了。

哈密前面有三個站頭，俗稱爲頭堡二堡和三堡，但我們走了十一個鐘頭才到二堡，人馬頗覺困乏，便停留下來不走了。二堡是個景色動人的地方，溪流在奔騰地流着，村莊也比哈密以南的大得多，園圃的牆上垂着蘋果樹的將熟的果實，空氣是非常的甜蜜。

我們在睡夢中被一羣剛到來的旅客們噪醒了。他們是從陝西省來的商人，回到奇台（古城）去做買賣的。他們一夥都是奇台一家大商店內的職員，他們同老闆訂有合同，准許每五年可以回家裏去探視一次。他們回家去時，車子裏都裝做載得有滿滿的貨物和錢財的樣子，不然家鄉的人就會譏笑他們說『他們到「口外」去發財，現在回來却仍是身無分文的光棍。』其實他們的景況一般地都是很清苦的，雖然也有發財的人。他們遠至新疆來當僱員，家裏俱有父母妻子，生活全靠他們維持，五年之內的積蓄也頗有限，因爲待遇菲薄，所以回家時，千里萬里的路程也只是徒步行走，省下每一個錢來帶回家去，而離家時仍是光身上路，「到口外發了財」再回去。

他們這一羣共有十八個人，都是年輕的小夥子，其中一個還只是十五歲的小孩子。他們說共只有一匹騾子，裝着他們的簡單的行李，這十五歲的小孩子就坐行李上面。其餘的人各人肩上挑着一根扁担，二端各懸一個籃子，一邊放的是鋪蓋和換穿的棉單衣服，一邊是麵粉和碗筷等，此外扁担上還掛了一個小水罐，是一路上取水用的。

他們已在路上走了七十天，繞道陝西北部，渡過黃河，抄越蘭州，

直到大西北來，再沿他們所謂的「長草路」直到安西而趨哈密。因爲是同路，所以我們就同他們相熟起來了。

他們告訴我們說：回家時，老闆只給每人十八元錢作爲旅費，他們一路上必須趕急前行，和極力節省，這十八元錢才僅能夠到得家裏。他們回家時帶有護照，所以過猩猩峽時很容易的就進來了。

他們久在西北，對於馮玉祥的軍隊是他們最爲稱讚的。據他們說以前馮玉祥在西北時，行旅往來嚴禁騷擾，一匹小驢子都不會有搶去的危險的，而馮部的軍官們也往往告誡部下說：「他們都是誠實商夥，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們的騾馬貨物，一概不准騷擾。」當時行旅受惠實在不淺。「這才是中國的軍隊哪！」他們常時這樣誇讚而又感慨地對我們這樣說。但最近的新疆省狀況，却比以前更好得多了。

二　焦熱的盆地——三堡

翌晨，我們到達了三堡，這是一片焦熱的盆地，四圍有羣山環繞。客棧中也只有那種小房間，熱不可耐，爲了要關住蒼蠅不讓牠們飛進來，小洞不得不閉上，所以更熱得不得了，而且非常悶暗。

我們正在歇息時，忽然聽見外邊有一陣駝鈴的聲音，望外一看，原來有羣約六七十只駱駝的旅行隊，正在渡越那條村河前進。河岸兩邊都泥濘不堪，地勢又很傾側，那些笨拙的駱駝顯然覺得非常吃力。它們慣於走沙地而且也是寧願走沙地的，因爲跨渡泥河時，它們往往會跌壞腿的。趕駝隊的是個巴格爾人，他們素來大都以飼養駱駝爲生，因爲突厥人不能做趕駱駝的伕子。他們的性情太暴烈，而且不善於照顧駱駝，這種牲口却需要特別的護視。

不錯，突厥人確是生得強壯，有忍受辛苦的性格，而且壽命很長，這是他們的生活比較良好的緣故，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因此易於失望和頹廢，經不起磨折，而且一旦陷於絕望，就永遠不能自振，一切痛楚和苦難都可使他們趨於毀滅的途徑。他們的氣質沒有體質那樣堅強，精神上一逢大打擊時，他們就立刻會變成無用的人，只會躺在那裏等死，就算完了。

三　鴨子泉的「活水井」

第二天清早，我們到了鴨子泉，景色非常美麗，而且有口「活水井，」水從沙地中湧出，永遠地在激動奔流着的，有時泉水迅急時，一泉的水沸騰不絕。泉內每隔幾分鐘，其泉水深處就會猛烈的奔騰翻擾起來，而一股旋轉的沙柱便衝到水面上來，復又沸騰洶湧的散成細沙，漸漸消失了。

灌溉着這鴨子泉沙漠沃地的水，同哈密的水，是同出一個泉源的，它發源於巴格爾羣山，清流汨汨千百里，但是旅人往往受欺，因爲這種由山巔溶雪而成的水流往往中途在沙礫土地中忽然消

失了，而在許多里外的活水泉中出現，如鴨子泉即其一例，或在某處沙漠的低地中成爲含鹹味的水井。

哈密城內的回教主在這美麗的鴨子泉地方，有座行宮，派有專人看守，教主本人要路過時才來經宿。行宮的大門前有他的私人廟祠，裝飾着一幅聖地麥加地方情景的圖畫；他們回教徒以到聖地麥加爲榮。行宮全部以泥土築成，但其外牆粉飾着黃泥，好像一座皇宮一樣。

四　可以毀滅一切的博克多山狂風

離開鴨子泉後，我們沿着一條上坡的，冗長而又寸草不生的崎嶇山路，走了十幾小時，日落後，才到達了一個孤立的小客棧。現在，經過了幾天的旅程，我們已經走近了博克多山脈的山麓之下了，山中出產野驢子和小野馬，它們俱以兇野難制出名的。

我們此時已處身在五千五百尺的高原上，而且正在一片寸草不生的高原上面可以俯瞰到南方的那塊低地，那裏有條大路可直通吐魯番。這是一條太古的大道，現在已廢置不用，因爲路途太險，駝隊難以通行，此外山風太猛，其力之猛，可使大羣駝隊爲全數毀滅，車子吹爲碎片，人馬俱爲旋沙所埋，或彼風沙捲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客棧老闆指給我們一個所在，他說這地方叫三間房子，以前曾有十八輛滿裝白銀的車子，在此給狂風掃得無影無踪。

別離了這孤立荒涼的小客棧前進，在路上我們看見了一條大蜥蜴，和以前在其他沙地中看見的不同。它大約有一尺半長，而且走得非常快速，車夫拿了鞭子追打，結果也追不上它，給逃走了。

前面仍是繼續不斷的上坡狹徑，兩邊是大山石，花崗石壁和死火山的斜崗，中間就是一條崎嶇不平的山路。幾小時後，到了車輪堡，這也是一個小荒村，只有三家小客棧，其中二家都已破敗不堪，一家已經頹倒得不像樣了。棧中的房間，有的都是沒有屋頂的，有的牆上都有大洞。寂靜和冷風環繞着我們，精神倒也爲之一爽。

荒村前面也是一個兩山中間的谷口，狂風爲狹谷所制，其勢更猛，巖石俱被吹成大洞，鳥雀便在洞內深處，築巢而居。西北狂風的銷蝕和破壞情況之慘烈，這是我們所看到的最驚人的一例。

五　紅柳古樹

我們的車夫中間，有一個是蒙古青年，他最喜歡打瞌睡，路上休息時，他在看守馬匹的當兒也會睡去。有一次，他看出有班偸馬賊想偸他的牲口，只在附近打圈兒，他就索性爬在馬背上睡覺了。他的騎馬本領非常漂亮而嫻熟，因爲他從小就騎慣了馬的。

黃昏後，我們又出發前進，我們在一條平坦的下坡路上走了四小時，才到了平地。一踏上平地，當前便是一片沙石的盆地，看上去的有五六十里的廣袤，其較低的地方，是一帶紅柳崗。其中有許多

紅柳高及二十尺，每棵樹的脚下，便是一堆沙垢，環伏在它的根上，這是大風從某處肥沃地區那裏吹來的沙土積聚而成的，所以相當肥沃。紅柳中間雜生着一種不知名的異樹，幹枝蜷曲，灰色而龜裂的樹皮，葉本如青色羽毛，滿生青灰的小葉，而且長着粉紅色的果子，我們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大概也是奇卉異木的一種了。

這些紅柳樹齡，估計起來已有五百年至一千年之久的壽齡。旁邊是一帶白楊樹林，白楊已經死去，只餘幹身仍枯立在那裏，更襯出了荒涼的情緒來。

六　七角井

七角井——它是矗立在一帶沙漠盆地的中間，而現在已成爲一個多少地重要的那種地方，哈密西至奇台而南至吐魯番的二條大路，在此便分離開來了。電報的電綫至此卽折而至吐魯番，再通迪化，而我們則沿哈密通奇台的大道前進。吐魯番是一個極有趣的地方，我們很想繞道前去一行，但一因天氣熱得怕人，二因路道繞去太遠，只得作罷，希望將來能有一至的機會。據說吐魯番地勢甚低，在海平面二百尺以下，目前夏季正是耕種最適宜的時候，但也正是人類不堪忍受其酷熱的當兒。居民常有冒暑而死的危險，所以他們在日出以後和日落之前都躲在地下的窖子裏歇息，不做任何事情的。

七角井盛產柴薪，比週圍任何一個沙漠沃地產得更多，所以一到冬季，人口大增，因爲週圍各地的居民，都暫時搬遷到七角井來居住過冬了。最好的柴薪是紅柳樹根，這在沙漠中是出名的，那是一種黑而硬的木頭，砍成小片後放在太陽裏晒乾，便像煤炭一樣，而且熱力極大。其他尚有幾種沙漠中的樹木和樹根，也可作爲柴薪，質地亦非常良好，但究竟產量幷不太多，所以大部的居民，冬季仍賴牲口糞料作爲燃料，糞料中以牛糞爲最好，因爲旣容易乾燥，而且又能發出熾烈的熱力來。

七　奇險的天山隘口

到了七角井，我們已在天山山脈的外山脈的山麓之下，幾里外就是那天山山麓了。而我們必須由南至北橫斷天山山脈，以至奇台和迪化。在七角井尙不能望見天山的隘口，我們走了幾里，漸漸向上升去的山坡路後，路勢突轉，於是我們就很迅速的走進了一條狹谷的隘口了。

走進天山隘口後，卽見黃沙從那山岩迎風一邊的邊沿上，直堆起有幾百尺之高，谷中全然昏暗，不易辨物，我們不能不很小心的眼觀四方，漸從谷口前進，黑色的岩石中闢出了一條隙縫，裂成爲一條道路，穿過天山，直通準噶爾平原去了。

我們在狹谷中走了八九小時，地勢以次漸漸向上，幾乎使你不

會知道自己是在向上走去；兩旁的巨大岩石，都完全是裸剝的，而且是垂直的。巨大而裸禿的巉崖高高地聳立在我們的頭上，而且有幾處山壁，往往鑿有大洞，如被一把巨刀斬穿而成，光滑非凡。我們一路已經經過了好幾處隘口，憑着以前的經驗，大家都以為前面一定有條或升或降的道路，而其升降必定是隨山勢而轉移的，但在這兒天山隘口中，却使我們感到極大的奇怪。我們走了一小時又一小時，始終只在一條不像山間的狹谷中前進，山景的壯偉和峯巒的嶮峭，確乎使人感到極端的驚駭。兩旁的崖壁上時有碎裂的石子，紛紛滾跌而下，雖然不至於阻塞谷徑，但已使騾車大受障礙，不易通過了。

夜幕已經遮上了這盤旋灣曲的隘徑，前面幾百步外即不能見物，而且路勢實太灣曲，婉轉綿延，似乎前面的路徑永無盡頭的一樣。也不知走了幾多時候，我們以為前面轉角處，一定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不然，一定可以有片原野了；但是隘路忽又突然轉折，不知去向，當前又是另一個山角了。如此一路行來，我們差不多在疑心自己已經落入諸葛亮的八陣圖中了。

八　在明月下渡過天山

但眞是奇怪得很，我們正在非常失望時，突然光輝的月亮在山巔上溜了出來，而在那清朗的月光中，前面出現了「頭水」客棧的招牌。這眞是如何地大受我們歡迎的景象啊！

稍息一會以後，我們仍鼓勇趁月光前行。據說此處天山隘口，在冬季時候，即為大雪所封，而那旋舞的狂風，將大雪捲聚在嶮峭的山角裏，如旅客陷入其中，就喪失了性命，而且年年有許多人遭難而死。因此冬季在此路過的旅客們，只好冒險取道經由吐魯番的那條危路前行。除此而外，就無別路可通了。而在這些孤立荒冷的，寸草不生的山石峻峭的隘谷中，唯一可見的生物，也只有那在頭上盤旋的猛禽。客棧中一個旅客告訴我們說。某次他在隘谷道旁吃些東西，他偶一轉首，眼前像電光一閃，一只鷙鷹在他面前掠了過去，他手裏的饅頭不見了，已經給那頭鷙鷹搶到半空中去了。

第二站是大石頭，大路至此成為與準噶爾盆地的分水嶺。我們沿着一帶起伏的下坡路繼續前進，當我們走下了另一個斜坡時，我們看見了好幾處橫在花崗石平坡上的崎嶇的低窪之地，漸漸地我們望見了天山山脈的北部斜坡，而天山南面的那種寸草不生的到處盡為石壁的情景，至此遂一變而為滿生林木的斜坡，而那沙漠荒地也變為發生短草和灌木的原野了。

大石頭地方雖小，然而形勢頗為重要。它在新疆省地理上的位置，是很堪注目的，它正矗立在準噶爾大分水嶺之斜坡的上面。從七角井也有一條大道可以徒步直通鎮西，而且尚有一條捷徑橫

越羣山至吐魯番；此外還有一條路可通外蒙之烏里雅蘇台，步行十五天卽可到達。大石頭附近有幾個客棧，而其左鄰的一個大廟內，尚有一個淡水湖和一口甜水井，水頗甜潤，但水質非常混濁。

九　半夜抵木壘河

從大石頭沿着一條很好的道路前進，途中經由三個泉，卽至木壘河。我們到木壘河時，正在半夜。店家都已關門。街道極長，我們一路行來，只見街道二旁的屋簷下，到處躺着熟睡着的商人，無疑的，他們是因爲受不住屋內的炎熱而睡到外邊來的。

我們找到了一家客棧，棧內方場上也同樣是睡滿了人。老闆很殷勤的招呼我們說：『裏面高房很多，你們儘可挑選，但在這樣熱的季節，客人們恐怕也不喜歡睡在房裏呢！』我們找了個淸涼的客房住下，那個蒙古青年的車夫，不知在那裏弄到了一大堆吐魯番出產的葡萄乾，果實小而無核，味極甘美，我們都高興得很，因爲自從離開哈密以後，一路上從來不曾嚐到果子的滋味哩！

睡上坑後，我們點了一枝蠟燭，以防竊賊；但是眞糟糕，臭蟲多得不多了，它們從屋椽上爬下來，從坑角裏鑽出來，而且還會從天花板上跌下來，一齊向熟睡着的我們進攻，幸而我們實在疲倦太甚，倒也仍能睡了一個好覺。可是天明一看，臭蟲雖已凱旋歸去，而那四壁牆上卻又塗滿了黑黑的一層東西，原來盡是穢惡不堪的蒼蠅，嚇得我們滿身長起了鷄皮疙疸，睡魔也給趕到不知那裏去了。

木壘河雖爲小鎭，但近年已改爲縣城，城牆外面有條廣闊的城河，河水湍急，河上架着一座木橋，城內居民，成羣結隊的來至河邊納涼，牲畜也就順便帶到那下游去洗刷和飲水了。郊野上已經開墾，而可耕的土地，其面積極爲廣大，而且水利也灌漑得極好，到處充滿了繁榮興盛的景象。

城內街上，時有突厥人小販，趕着一羣羣的小驢子，驢背上的籃子內，滿裝着吐魯番出產的葡萄，向人銷售。黑色的大葡萄尚未十分成熟，幷且還有白色的葡萄，有一種小的無核的葡萄最多，而價格也最便宜。著名的吐魯番無核葡萄乾，就是它製成的。而其出產也非常之多。

木壘河縣政府中有只紅鹿，據說是在附近野外捕到的。捉來時尙是一只幼鹿，養在檻籠中，後來就長成了。我們去看了一次，果然是只紅色的鹿，兩只角特別美麗，而且據說這二只角是值價極貴的藥品，確乎是種難得看見的異獸。至於本地市內的各藥店門前，也都以鹿角作爲裝飾品，有的也是非常好看而貴重的。

一天下午，我們突然看見了天山巓上滿佈黑雲，氣勢非常險惡。旁人說這是天山山內正在發生大風暴的現象。但是天空中起初時幷沒有落一點雨，好久以後，才大雨傾盆，風暴驟至，勢極猛烈。棧

內廣場上，立刻變成了一個小河，潮濕的汚物游積了起來，那些猪羅都在水泥中滾來滾去。在院內這邊竟至於無法可以走到那邊去，西北雨勢及風暴之猛，在中原的人士，是不能想像得到的。

十　一個成了廢墟的荒城

黄昏後天色開朗，我們就預備離木壘河前進；臨行時，棧內的幾個陝西客人，特地送給了我們幾塊茶磚，每塊是有一尺高半尺長，而且有三四寸厚，外邊裝璜得非常好看，包皮上面印着美麗的花紋。茶磚在西北各地，應用極廣，不過味兒并不見佳。用時只要劈一小塊，放在水壺內，就可以成爲一種淡清的茶，但頗淡而無味，其劣等的茶磚，俱係茶店內用過的陳茶，晒乾後裝成塊狀，卽爲茶磚，味道當然更惡劣無味了。茶磚唯一的好處是攜帶便利。

在路上走了二天，我們就到了舊奇台，全城已只是一片廢墟，僅存一帶堡壘似的城牆而已，我們就在城郊外住了一夜。次日仍向前行，經過了一處剛正受到過我們在木壘河那夜天山大風暴的襲擊和蹂躪的地區，在那四面八方都可看到那次大風暴的損害和破壞的殘跡，有好幾頂橋樑已給大風吹走，許多大樹都連根拔了起來，田野中的植物等全遭毀壞，而且據說有許多牛羊在那次淹死了。因爲當時山洪驟發，狂浪奔瀉而至，牛羊都爲衝捲而去，連搶救也來不及。

十一　西北都會之一的奇台

前面就到了奇台（卽古城）它和哈密不同，四週并無肥沃的土壤包圍，只是鄰接着一片廣闊無垠而又不生樹木的沙土平原而已。我們衝過了一片大風咆哮着的曠野，就直接走進了奇台，倒是一個很大的城市，而且眞正是個西北的大都會。街上有許多大商店，櫥窗內陳列着各種物品，以及好些燦爛悅目的商品——如碗，茶杯和茶匙，香料，香皂，各種絲織品和棉織品，鐘錶以及婦女用的頭髮扣針等等。裁縫司務們都坐在他們各自的成衣店舖門口，踏着勝家縫紉機器在做工作，而那些回教徒烘餅司務，則在他們的櫃台上面，堆起了熱的圓麵捲來，那些圓麵捲都是從一個磚灶中拿出來的。至於攤頭上出售的菜蔬，更比哈密的更爲鮮美可愛。

有一條街上完全是皮貨店，依然陳列着許多美麗的皮貨，但據說并無上等質地的貨物，因爲最好的皮貨，是素來不運到奇台來的。另一條街上則多的是銀匠鋪，而照相店和鐘錶店則各處都有，他們都掛着某某分店的照牌，整個的商場是快樂而繁榮的，但是突厥人開的商店，則比中國人的店舖爲少，而在規模和營業方面也比不上中國店舖。

奇台地位之所以重要，因爲它正外在通達北平的那條大沙漠商路的終點。以前由此渡黃河而至包頭，再沿平綏路卽可直達北

平。包頭距奇台有四五千里路，而歷來駱駝大隊，常沿這條大道，裝着西北的貴重物產，在沙漠中來去不絕。以前駝隊是永遠在來去着的，雖然在路上往往要走三個月至六個月才能到達。但現在這條路已經處於中斷的狀態中了。

據當地商人談稱：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此間市場上以英德二國的商品值價最高，後來日本商品就起而代之，民十九年及二十年時，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建設成功，於是蘇聯的貨物又將日本貨趕跑了。可是直到現在，其他各國的貨物却始終沒有能趕跑蘇聯的貨物。

奇台頗多回教徒，他們一天要禱告五次。日出前和日落後，要舉行二次全家祈禱。一天三頓飯時又要禱告三回。他們禱告時，先伸直兩臂，然後朝着聖地麥加的方面膜拜三次。孩子們則在晚上須讀可蘭經和阿拉伯文。

奇台的食物頗為豐富而精美。有牛奶，水果，新鮮麵包和上好的羊肉。回教館子和回教徒旅館也有幾處。我們曾在一家大回教館子吃過一頓飯，頗為精美清潔，先是銅盆子上堆滿了一客「波羅館」，那是用蒸米和煎米混合製成，另以小塊羊肉，胡蘿蔔，玉葱，葡萄乾和香料作為調味，混在飯內，頂上還有燻鷄肉。此外尚有大的薄麵餅和水菓等，價錢也并不昂貴，而吃來却別有風味。

在路上曾和我們同行的那班陝西客人，一到奇台後，即紛紛回店銷假去了。他們又重來探望我們，這時都變為穿得很漂亮的紳商了。我們幾乎認不得他們同在路上自已挑行李舖蓋和水罐等的那種困頓形狀，眞是不啻霄壤了。

我們在酒泉時，就聽見一班老於旅行的人們說：一到奇台，旅程中最使人厭倦的那段路，就算到了盡頭了。其中有個迪化人并且還說：從奇台至迪化有一種西北的特別快車可乘，它在一天半內可趕六站路，比任何騾車和馬匹要快不少。但我們自從安西出發，一路上所過的沙漠和險路，非常艱苦難行，使我們對此很覺得懷疑，這樣快的車子，在目前尚沒有良好公路的狀態之下，要在西北趕這樣快的路，旅客一定要跌得頸折體裂了。

當我們將出奇台城門時，忽然路上的行人都紛紛避往西邊，而且有人在大聲的喊着說：『快車來了！』一陣旋舞的風沙過處，鑾鈴狂鳴，三匹長腿的骨瘦如柴的馬瘋狂地奔馳而過，御者也在用皮鞭瘋狂似的驅逐他們進城門時一衝而過在大街橫衝直撞的過去了。這時我們已經看淸所謂車者只是二根大竹桿縛成輿轎那樣的東西，坐在裏面的二個旅客給顚得前仰後合，恐怕頭也已經給顚昏了。

看見了這樣的一種旅行工具，我們不僅為之咋舌，如果要我們

去坐在上面，一定會給顛出神經錯亂的病來的。據說此種快車，以前幾年非常流行，目前已經稀少，一旦公路全通時它一定要淘汰掉的。

十二　高及二萬尺的菩薩峯

從奇台前去，一路上已不需再走夜路，天氣雖仍是很爲炎熱，但牲口已經可以不爲所苦，而且一路上的道旁時有小店和客棧，我們可以隨時歇息一會和吃喝一些東西，也有充足的芻草可以餵飼牲口。所以往往一到較大的市鎮時，我們就住下來過夜了。

大路的方向是朝西南，沿着天山山脈向着一個傾角前進，迪化，我們此時的目的地，卽在那遙遠的前面。天山在此地一帶的那座最高峯，叫做「菩薩峯」，我們也已可以淸楚的眺望到了。我們遠遠地望去，菩薩峯聳立在天空中，似乎已經觸穿了天幕了。菩薩峯約有二萬尺高，這座極峯以及週圍環繞着的許多山峯，形狀都非常險峻，蔚成了天地間的壯偉奇觀，我雖足跡已漫遊過許多名山大川，對此也不僅爲之懾服了。

十三　孚遠三台和阜康

離奇台後的第一夜，我們宿在孚遠，翌晨一淸早就向三台進發。大路伸展在一片向上升高的草原上面，蜿蜒不絕，約有三百里路光景的長。在最初的四五十里時，我們只在玉蜀黍和蘆粟田中間奔馳，田旁欄有竹，上有綠蔭蔽覆，景色甚爲美麗。四圍的郊野顯出是很富腴的田原。

一到日中時，太陽既熱，人就非常疲倦。車夫們也給這長路累得忍受不住，就拿那騾子來出氣，而因此使我們學得了一課牲畜心理學的新智識了。騾子被鞭打得太過份時，它的脾氣也就發出來了，開始消極抵抗，也可以說是一種「靜坐怠工」。它們雖然拖着車子走，但是走得非常弛慢，好似身背上沒有拖着車子一樣，車夫一見這種光景，便知道這班畜生們在發脾氣了。「奶奶的，雄又發脾氣了。」車夫往往這樣的低聲罵着，「但是現在沒有辦法，只好將它們暫時卸下來，讓它們走一會兒，才可將它們的氣平服下去。」於是車夫就將騾子溜跑了一會，但是還不能生效，一定要騎着它散步好久，請它吃一次精美而豐盛的芻草，寵撫一番，然後騾子才認爲「面子已經爭回來了，」始肯重行好好兒拖着車輛重行上路。

拖車的騾子都是不扣韁繩的，完全聽由車夫們的口令指揮，他們還常常向這些畜生講話，如「前面有水；」「得囉得囉，往右邊走；」或如「你這鬼東西再這樣子，今夜到棧房時，老子一定宰了你，割你的肉，煎了吃，爊了吃，吃個痛快；」等等，而這些騾子也似乎懂話一樣，非常的服從，只要他們不發脾氣的話。

在三台宿一宵，我們仍向前進。一小時後，到了三台的古城遺址，已經只賸一堆瓦礫之場，破敗不堪。三台古城是在廢清的回亂中被毀滅的，當時東干人叛黨自甘肅南部進襲新疆，一路焚掠刼殺，所過之處，漢人盡遭慘戮，村莊夷為平地，婦孺被他們擄出作了戰利品。即在現在，尚有荒蕪的村落茅舍和災場可見，這是廢清的帝皇和官僚壓迫所造成的慘劫，并不是回教人民單方面的暴行啊！

一到孚康，我們便格外的高興起來，因為過了今宵便可到迪化了。抵古牧場，離迪化城更只有五六十路里了。古牧場昔時為烏格利安族酋長們放牧牛羊羣的地方。

十四　迪化鳥瞰

不久我們就望見了那迪化城市了。到外城時，守兵盤查後，忽然問我們在路上有沒有見到一羣喇嘛，後來聽說這羣喇嘛中，新有來歷不明的人物在內，他們到時便給囚禁起來經受檢舉，其詳情如何，我們却不明白了。

迪化城內的街道并不整齊，而且狹窄擁擠，房屋大半都很簡樸，但它現在已是新新疆的省城，其在西北之政治軍事經濟及文化等上面的重要性，却是可想而知的了。

迪化居四條通商大道的中心，其一橫越境內直達外蒙古，第二條路通哈密直至甘肅省，第三條路可通伊犂而至蘇聯，第四條路西南行至疏附（即喀什噶爾。）因此迪化在歷史上素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廢清回民之亂時，迪化上為一重要的中心地點。

迪化係我們中國人所稱的名字，蒙古人稱之為烏魯木齊，而當地的土著人民又稱之為紅廟子。

迪化的水利工程極為良好，地方上盛產各種煤炭，而與綏來（即瑪那斯）城的交通甚為便利，五穀特別是米，即從綏來運來迪化又和吐魯番相近，各當水菓都由吐魯番供給；而在蘇聯方面則有工業品輸入境內；至於迪化本身，其最馳名的物產，則有硫磺。

迪化城區頗大，政府所在地另佔一個廣場，市內并有許多廣大的庭院，矗立着一座極高的鼓樓。登上鼓樓可以俯瞰全城及週圍的景色。其次有新建的郵政局的建築，頗為壯偉；而迪化的郵務，也辦得非常之好。此外，尚有好些歐洲人所開的大商店。

從城內居民的成份上來看，迪化也是一個世界的都會。俄國革命時，白俄逃亡至此者極衆。蘇聯革命成功後，即在迪化派有一個領事，當時蘇聯領事館的廣場上要建一個列寧銅像，同時蘇聯領事要求將舊俄教堂改為劇院，那時的新疆執政者完全加以拒絕。現在這種狀態，當然是久已成為過去了。

迪化城內的商業現在頗為繁盛，一切的商品貨物及工業品俱有，而近年來在建設新新疆的口號之下，迪化日在改進之中，呈現

一種新的氣象，一切都和舊時完全不同，我們甚至可以說舊迪化已經給淘汰了。

迪化的夏天也頗炎熱，最好的消暑物品便是那著名的哈密瓜，它在暑季銷路極廣，成爲大衆的冷飲品了。城外有條大河水流湍急，有一帶壯偉崎嶇的崖壁倚河聳立，上面還有一座寶塔。附近尙有一所大公園，所以此處就成爲市民納涼的好地方了。

我們現在又是處身在一個以騎馬術最爲高妙的城市之內。蒙古人，西藏人，哈薩克人以及東干人，全是極漂亮的騎術家，不過他們各有控馬的手法和姿態，而所騎的馬種也各各不同，蒙古馬都是粗壯的毛棕蓬鬆的小馬，東干人的馬是半馴半野的駿馬，他們常常喜歡騎了這種駿馬在市區狹街上飛馳而過，馬過處行人都爲之奔避四散。而俄國馬和西伯利亞馬却都是皮色美麗，高大而嫻雅的大馬。

哈薩克人是一種肩膊寬闊的人種，體格勇壯，身上常常穿的是棉衣或皮裘，冬夏皆同。他們足上穿的，都是土製的高統皮靴，樣式和蒙古人的不同，而他們的頭巾也扎成爲一種有高統尖角的帽子，四面有邊，垂到兩耳和兩肩上。有些哈薩克人常常騎馬入市購物，他們在店鋪前也不下馬，就坐在馬鞍上同店家買東西，因爲不懂中國話，常用手指來表示，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交易才算成功，他們仍策馬而去了。至於哈薩克的女人們，她們也常時跟着丈夫同行入市，穿着最漂亮的條子衣服，大都喜歡穿黑色，頭上則披着白色頭巾，圍垂到面頰上，肩下有塊胸巾，襯託着她那褐色的面龐。

迪化城內有好多漢人，同長城以內各大城市間的中國人，具有顯著不同的地方，而同他們祖先本鄉的居民也顯然有着差異的。不過他們仍固執地保持着中國人的習慣與風俗。據當地人民傳說：新疆當前任楊省長任內時，完全同外界隔絕，楊省長採取的是閉關政策，他使治下的人民完全同外界隔絕，除他的機關報外，不准其他報紙在他的轄境內出版。郵政局，有綫電報局和無這綫電報局內，他都派有私人担任檢查之責，所以外邊的消息不易漏入，而酒樓茶館內也都貼有佈告「莫談政治」。現在隨着這位閉關政策的楊省長的去職，新疆已換成爲一個新面目了。

久大出品　旅行必備

海王牙膏

精鹽牙膏



四〇一〇六五



西貢最熱鬧和歐化的Catinat街，許多大菜館旅館影戲院及時裝店都在這街上。

越南摘述

沈弢

來到越南已八九月了，時常想把這裏的過去和現在寫點告訴國內的朋友們，但是每次要寫，一支筆總像有十萬斤重；提起而又者放下者已不知有幾次了。

在實際上法屬印度支那(Indochine Francaise 我們簡稱越南)包括東京，(Tonkin華僑稱北圻)安南 (Annam 華僑稱中圻)交趾支那，(Cochinchine華僑稱南圻)老撾，(Laos華僑稱寮國)及高棉，(Cambodge) 五個地方，不過前三個地方的居民，我們統稱爲安南人，所以在我們的口頭上，有時叫越南爲安南，看見越南的居民也都叫他安南人。

安南和我國有很密切的關係，這是我們大家知道的；目下我們的進出口貨取道安南的，爲數很可觀。以前呢，安南的文化十九是我們的，直到現在，在東京我們還可遇見許多能寫作華文詩詞的學者。

說起我國政治和軍事力量來到此地的歷史，據法國東方學院院長Mr. G Coeudes 的研究，是約在秦始皇的時候開始，那時我們征服了交趾(即現在的東京一帶)和九眞等地(在安南的

北部）至漢武帝時，我們又進佔至順化（Hue 現在是安南的首都）和茶麟（又名托倫或峴港法文名 Tourane）一帶；並派有武官帶領軍隊駐紮下來。此後交趾（即現在的東京）就變成了中國許多官員避難謫居或充軍的地方了，所以這一帶地方所受中國的文化亦最深。在西歷四四六至六〇五年間，我們此地的駐軍曾和占人(Cham)作戰了幾次。在七六七年又打退了海道來的馬來人。在八六二至八六六年間打退了南照國來侵犯的軍隊。直到唐滅後五代混亂的時候，安南無人照管他們乃自己建立了丁氏朝（九六八至九八〇年），前黎朝（九八〇至一〇〇九年），後黎朝（一〇〇九至一二二五年），及陳氏朝（一二二五年至一四〇〇年）。同時他們也開始和南面的占人(Cham)和克蠻人(Khmer)戰爭了幾次，而向南發展了。

在元朝的時代，蒙古軍隊又曾來到此地，征服了安南人和占人；但因爲元人祗知軍事，所以過了些時，他們又自已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王國了。

在一四〇〇至一四〇七年間，（明朝）安南又有胡氏篡位的政變，因此我們又來統治了廿餘年。此後這地雖是我們的藩屬，但他們仍有他們的帝王管理一切。

在文化上，我們和安南的關係，直到現在還是到處可以發現。除

越南安哥窟(Angkor)之石屋



文字和書籍外（當然在這些上我們最易發現我們相同之點。）卽在風俗習慣和宗教上我們也可看出。譬如安南人主要的飮食是米和茶他們的食物也是豬肉魚蔬菜一類東西，他們的家屬思想很深，對於孔子特別的尊敬（在各地也有文廟的建築）對於忠孝節義等字也特別的看重，他們的宗教十人中九人是佛教，同時也有道教知識階級則多信孔教。（實際上孔教不能算一宗教。）他們也有祭祖，人死了也立「人主牌，」在他們的腦海中也灌注着「生」「死，」「婚」「中考，」「做官」「退隱，」等名詞。

結論一句，安南的文化，完全是中國來的，不過安南的人種，據Coeudes先生研究，却是個很混雜的民族。在很古的時候他們的祖先已到達東京三角洲的中部了。他們祖先是泰族Thai的一支，和現在在和平及清化二地的佬族很近，所以現在的安南人也可說是中國化的佬族人，不過他們目下的血統，當然是極複雜的了。



越南著名之安哥窟（Angkor）之大石像

在越南，除了安南人外，尙有老撾及高棉人，不過這二種人與中國的關係比較少，我們也不大注意到。

老撾是在法屬印度支那半島的西北部狹帶似地一條，首都在和暹羅（現改稱泰國）的邊境上，叫永珍(Vientiane)，文化比較落後。全境面積有二三一，〇〇〇平方公里，人口祇有二三〇，三〇〇〇〇，比了東京的一一五，六五〇平方公里上有八七〇〇，〇〇〇人口少得多了。那裏的人也是泰族的一支，裝束和暹羅人差不多。因爲人口少的緣故，他們的生活很容易，吃的也是米魚肉及水菓一類的東西。家中一切事務，都由女的操作，他們因爲很閒，所以大半的時光，費在談情說愛上面。他們時常有宴會過節一類的事，那時候就是男女結合最容易的機會。

高棉處在半島的南部，首都叫不囊奔（Phnom-Penh 華稱謂之金邊）全境的進出口貨都集於此。他們比安南人較爲高大，他

們的祖先是克蠻(Chmer)人，皮膚深色，頭髮綣曲，現在是可算是一個和中國安南暹羅印度馬來的混血種，因爲地近暹羅，所以很受他的同化。他們篤信錫蘭島(Ceylon)的佛教，所以佛教的勢力在那裏很大。在北部有個著名的安哥窟城(Angkor)，這是以前克蠻人的京城，那裏有古時用石塊建成的大廈，極大的石佛。



越南山上居着一種苗人，法人稱之Moi。這是一個苗婦。

從這些偉大而精細的建築上，我們可以知道他們以前的文化，不過現在的子孫，却在暮鼓晨鐘中日漸的消沉。

此外在越南還有占人(Cham)，以前也建立過占國(Royaume Champa)，武力很強，現在已漸漸地消滅了。在越南的山嶺和森林地帶，尚有Moy，Man，Meo，等等的小民族，文化較爲落後，人數亦少，在此我們也不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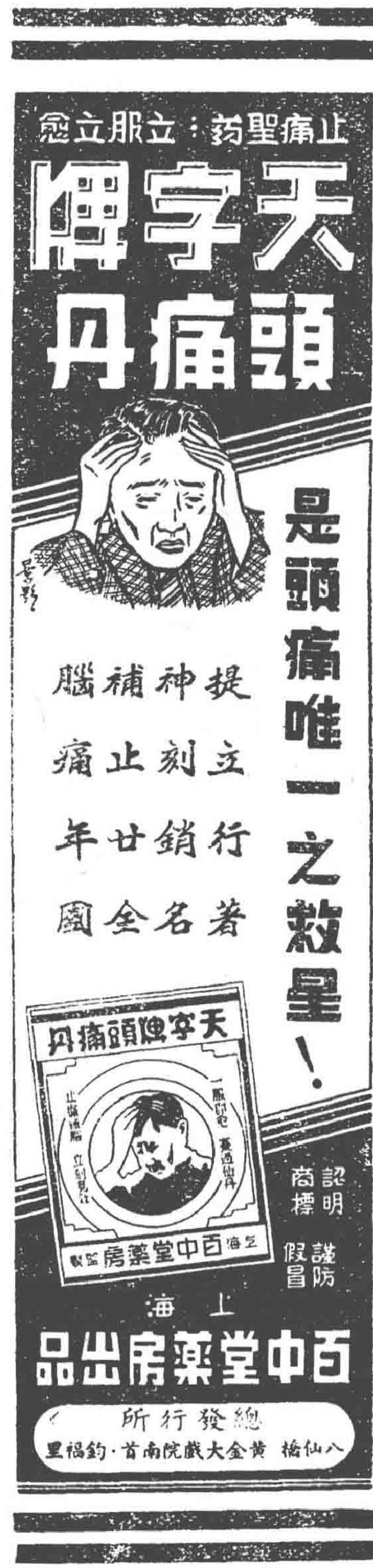
越南人口最多的城市是西貢堤岸聯合區，人口約有四十萬左右，其次是河內(越南總督府所在地)人口約十五六萬；再次是金邊，約十一萬左右，再次則是海防和順化等城市了。華僑在全越南約有五十萬左右，他們大都是廣東潮州福建以及海南島人，來此的歷史很長。西貢堤岸聯合區中的堤岸(Cholon)是華僑最多的地方。我們住在西貢的人，有時化了一角三分，坐上近郊電車去堤岸一遊，到了眞會叫你相信這是在中國了。各種菜館，旅館，雜貨鋪，以及一切一切大小的店鋪裏和街上熙熙攘攘的人，十九都是我們的同胞。在這裏，廣東話變成了官話，你也無須講外國話了。

華僑在此的情形大概和別地的華僑相同。記得鄒韜奮先生在萍蹤寄語上講過關於南洋華僑的狀況，那時我在上海，讀了很覺氣忿(當然氣不是氣他的文章)不料過了幾年，我也做起非長期性的華僑了。(我是希望戰事結束後還到中國去的)

越南的氣候，因爲地近赤道，全年是夏季，不過北部的東京在冬季比較地風涼一些。在西貢我們是沒有春夏秋冬的普通可作二

季：一是雨季，大約在五月至八月，那時差不多天天下一陣雨，不過也不會有像國內的長脚雨的；一個是乾季，大概在十一月至四月間，雨量極少。其中以乾季中的十一月至二月的氣候算最好，氣候也不像雨季這樣的熱，天高氣爽，頗有國內的秋凉的情味。

最後，越南是一個農產很富的地方，它最大的農產是米，每年出口數很可觀。其次，就是玉蜀黍，漆，椰子，胡椒和最近大量種植的橡膠，咖啡和茶葉等。他們主要的採購者當然是法國，同時向法國換取許多棉毛五金等等的製成品。越南的礦產則以煤，錫和鋅爲最多。





從倫敦到紐約

程志政

自從一九三九年九月英法對德宣戰起，許多在英國的外國人，都紛紛離開了倫敦，有些到內地去了，有些到本國去服兵役了，有些被拘禁了，還有一大部分，却是到美國來。不過在戰事發動以後，要到美國來，并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第一，原來航行大西洋的輪船許多已經停駛了。第二，本來很歡迎你到美國去的美國領事館，却不很願意簽入境許可證了。第三，比較安全可靠的美國輪船，已不在英國停靠，必須要到意大利去登舟，船價還要加百分之三十三。第四，出境還有許多麻煩手續，書籍信件須要送去檢查，同時還得要領一個「出境證」。在這種特殊情形之下要離開英國，眞不是件容易事。許多同學們在戰事發動後來美的，都經過了無數周折，有時竟守候了幾月，方纔買到了一張船票。

宣戰後半年多，德國飛機并沒有來大肆轟炸，因此有許多本來想到美國的人，臨時又變更了計劃，看看風頭再作計較。所以到美國去的人，在宣戰後二三個月以內的最多，後來也就日漸減少了。記者原定五月間來美，本來在這時期應當十分方便，豈知不先不後，五月十日西戰場的空前大戰，突然發動，許多本來不想離開英國的，因為大戰爆發，又爭先恐後的想到新大陸來了。這樣使記者無形中增加了不少的困難。

有人說：英國在戰爭時期裏，糧食問題很是嚴重，如果外國人願意離開，這不是十分歡迎嗎？可是事實上「出境」比了「入境」更難，據英國政府的規定，出境必須先領一張「出境證」，記者去領證時，護照局早已人山人海，好容易塡了一張請領單，送了進去。職員們說：十天之內，如果接不到回訊，必須親自來探問。記者守候了十天，一些音訊也沒有，於是祗得親自去查詢，在人山人海的情形下，要輪到你至少也得枯坐二小時。第一次查詢的回復是：「現在比荷的人民，都要回國服役，他們的出境證自然比你更要緊，三天以後再來詢問好了。」三天以後，照例又去等候，結果依然是沒有辦法。記者那時眞是焦急萬分，因為沒有領到出境證，其他許多工作都無法進行。第三次再三和辦事員交涉，方纔正式准許離境。

有了離境證，趕去美國領事館請求簽署「入境證」，這一次，又是難關來了，大家擁擠在「格羅文拿方場」美國領事館裏，館員們的態度也不如平時的客氣了，歡迎赴美遊歷的招貼也不見了。記者在塡單以後，足足守候了一星期，方纔得到通知，領事先生對於記者多方盤詰，種種留難，眞是筆難盡述。例如有了銀行的證明書，他又要看現款，如此輾轉周折，往來奔波，方纔領到一張「入境

證。」

買票的難關又來了，美國船在意大利開，船價太昂，記者自然不去理會它了，荷蘭船本來在英國開，德國進佔荷蘭後，荷蘭船也停止航行了，現在所可坐的，僅有英國船。不消說：英國船是十分危險的，大西洋裏的潛水艇時時可以攻擊它，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如果要離英赴美，只有冒險。其實，那時誰都願意冒險，白星公司輪船的艙位，早已預定一空。記者幾經設法，臨時得到一個三等艙。

有了出境證入境證，船票，似乎大事已定了，可是還有檢查書籍文件的麻煩。記者的書籍很多，其餘還有不少的中文文件，按照規定，必須送去一一檢查，如此又費了許多手續，時間，車資（汽車運送行李）總算沒有發生意外的嚕囌，結果兩個皮箱上帶了無數的火漆印囘來。除此而外，還有一重難關，那便是購買美金，根據戰時法令，英鎊要換美金，必須得政府許可，記者在銀行的朋友們幇忙，在動身前一天，總算領到了一百元美金。

從上面看來，手續已經夠煩了，但是這還是一些初步手續罷了。

記者在一個初夏的傍晚，離開了倫敦的幽思敦車站。五月在英國是最可愛的，可是今年戰事來臨之後，五月也變成嚴肅了。在朋友們站頭送別的當兒，我眞懷疑到倫敦在一兩月裏的刼運，我幻想到它已成爲一片瓦礫，我似乎看到許多家庭已經打破了桃色的甜夢，踏進痛苦的深淵，在站頭上所可告訴朋友的，祇是希望他們「爲國珍重」罷了。

深夜到了利物浦，朋友們在站頭候着我，面龐上彼此掛着一層不能隱藏的憂慮。客棧裏紛告客滿，因爲大家都來趕坐這班船到美國去的。

第二天清晨，到了白星公司辦事處等候消息，因爲船名，在那裏開行，在什麼時候開行，都是絕對祕密，旅客們在一間大廳裏坐候着，似乎把未來的命運，都付托給船公司了。在無聊的時候，和許多「難友」談話，原來十之八九，都是猶太人，他們從德國，奧國，捷克，波蘭逃到英國，眼見英國又有危險了，祇得再逃往美國，有一位女子說：「慢慢地可逃的國家是愈來愈少了。」這句話眞包括不少的感喟！

在白星公司守候了許久，領到一張「登岸證，」又守了二小時，公司職員吩咐乘客們登上一輛大汽車，汽車不久便把乘客送到第某號埠頭，經過幾次衛兵的盤問，汽車終於到了目的地，排了隊到裏面又等護照局職員查驗護照，再進去，又到海關去查行李，一步一關，非眞正有耐心的人，絕對受不了。最後到了一處，看見一只灰色巨輪停泊着，我們想大概這便是我們的輪船了，可是，門是緊閉着，依然是不能上去。

過了些時遠遠看一只比較小些的輪船駛來，船名是「薩瑪利亞。」不久，門開了公司裏職員領着乘客進去，原來我們所乘的不是那艘灰色巨輪，却是纔從外面開來的「薩瑪利亞。」進船前英國偵探局派了許多「蘇格蘭方場」的便衣探目詳細查對各人的相片。有一個猶太人被他們查得無微不至，連髮裏的疤痕都驗到。經過了這一關之後，大家如逢大赦似的踏進了自己的艙位。

船是什麼時候離開利物浦的，誰也不知道，祇是第二天早晨我們已快到愛爾蘭北端了。船上實行燈火管制，晚間一些光都不准外漏，每天十一時在船上練習如何使用救命圈，船長告訴乘客，有警報時大家齊集在指定的站點，準備離船，大家聽了，兀自有些慌張。

有一次，我看見一位老太太流着淚，似乎我們的刼運已在目前了。

船尾上裝着一尊大炮，另有一架高射機關槍，船是時時繞着圈兒走，據說這樣可以避免潛艇的襲擊。當我望着茫茫大海時，心裏想，也許魚雷就會來臨吧！船長規定大家隨時要帶救生圈，因為在十天航程之內，時時有危險的可能。

在近英國海岸的時候，大家怕潛水艇和飛機，二天以後，大家似乎相信潛水艇飛機不會再來了，可是又怕像愛姆登一類的德國兵艦，商船遇到兵艦，其命運也可想而知了。有時老遠看見黑



倫敦護照局前之擁擠情形

烟燎繞，大家便說，也許是德國兵艦吧！

直到快到紐約前一天，大家方纔相信生命是有保障了！十天的滿面愁雲也一掃而空，當船駛進赫貞江自由神像前時，我們望着紐約的許多摩天樓，是何等的興奮呀；新大陸是到了，大家快樂的神情，眞不亞於一四九二年發現新大陸的哥命布呢！

在海關職員移民局職員辦完許多登岸手續以後，終於踏上了繁華的紐約街頭。

四〇—〇七六

香港永安銀行有限公司

專營
來往 儲蓄 匯兌 信託
押匯 按揭及銀行一切業務

設備新式鋼製藏寶箱備客租賃

地址：香港德輔道中二十六號
九龍支行彌敦道三百六十一號

特號箱：每年租值 三十五元
大號箱：每年租值 一十五元
中號箱：每年租值 一十元
細號箱：每年租值 五元

中國國貨銀行香港分行

經營
儲蓄 放款 匯兌 信託
等一切銀行業務

地點
香港德輔道中

電話
營業部……三叁二八三
會計處……三叁二八四
國外匯兌部……三叁二八五
經副理室……三叁二八六
總經理室……三叁二八七

國內商埠，國外大城，遍設分行，均可匯通。

記美國黃石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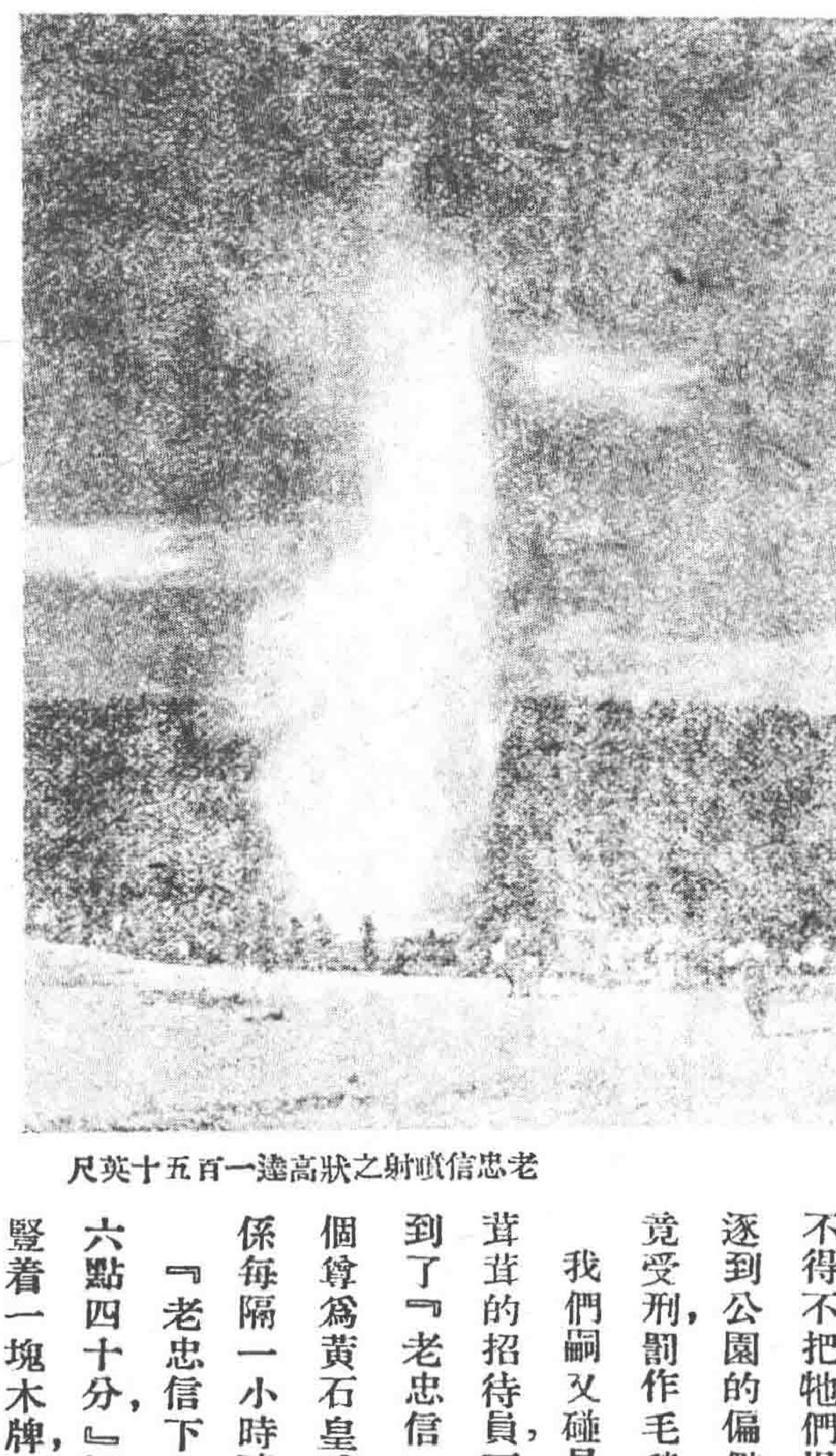
By Frederick G. Voburgh　董建一節譯

去夏我到黃石公園去，恰如其他五十萬名遊客一般，第一要想去賞鑑邦噴吐時的『老忠信』；第二要去看看熊第三要想去釣幾尾鱒魚。

我們乘了汽車穿過韋奧明州駛到魯易思河附近由『南口』進園。這個衆山拱衛的高峻世界共有五條路可通，都是經過多川的山谷深入園內。除此之外，却沒有他道可由。

在樸素的大門口停着許多從各州來的汽車，車中人一面照付入園費（每車全季三元）一面和穿着整潔的草綠色制服的園警攀談。

『熊嗎？』園警說。『進園後走不多遠，就會碰到牠們攔住你』。



老忠信噴射之狀高達一百五十英尺

當我們行近『老忠信』時，他的話證實了。一頭黑熊帶同牠的棕黃色的幼熊，把所有汽車統統攔住。

『不要餵熊！』那些園警警告我們。可是有幾個不在意的遊客，非但去餵飼，還要撫弄這些危險的野獸，因此每年夏季總有百把人被咬或被抓，有時有些熊因為變得過於肆無忌憚為害於人，致不得不把牠們捉住，用車放逐到公園的偏僻地方去，或竟受刑罰作毛毯。

我們嗣又碰見了不少毛茸茸的招待員，不久終於駛到了『老忠信』的寶座。這個尊為黃石皇后的間歇泉，係每隔一小時噴吐一次。

『老忠信下次發作約在六點四十分，』園警派出所豎着一塊木牌在上面這樣寫着。

在一處灰色的矮丘狀的泉基附近，有一個公園導遊員正在演講：

『老忠信從發現時起一直按時噴射保持相當的高度……總在一一五到一五〇英尺之間伸縮着，衹於去年有一次達到一八〇英尺。那是用測量儀量出的。間歇時間計平均每次六六・五分鐘。』

但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呢？最初你可聽得一種隆隆的響聲從地下發出，好像一個巨人正在預備說話一般。接着在小丘頂上湧出一些水，升起來又落下去。然後有無數噸冒着蒸氣的沸水沛然潰薄，向垂暮的蒼天騰空而上。佇觀的數百遊客都爲叫絕，一齊噫氣。輕風過處，一大團一大團的白霧飄着散佈開來。

那圓狀的水柱，竟愈騰愈高了，一百尺，一百五十尺，依舊高上去。而洶湧的蒸氣同時升得還要高，簡直是天地間的一根巨楹。

四分鐘過去了，這噴射的洪潮，方才把牠的威力使盡，羽毛般的柱頭便降低些隨後慢慢地退縮到地底下的老家去，好像一個魔王入了箱。觀衆們大家又紛紛地談話了，因爲魔力已經消退。

『巨人泉』是噴泉中的最高者，泉丘上有個很大的缺口——不知在那年代被一次特強的噴射所衝裂。間歇期間自九天到二十一天不等。噴射高度達二百或二百五十英尺。每次噴水量有七萬加侖之譜，約計『老忠信』的七十倍。每次噴射歷一小時又半比『老忠信』的四分鐘又要多上二十餘倍。噴射最猛的時候，空中總保持着二十二加侖光景的水量，

那個怒吼震地的『巨人妻』，她打算噴射時，難得有幾次，也可達到二百尺的高度。『蜂窩』測量過，甚至還要高些——是一支升到二百三十尺的細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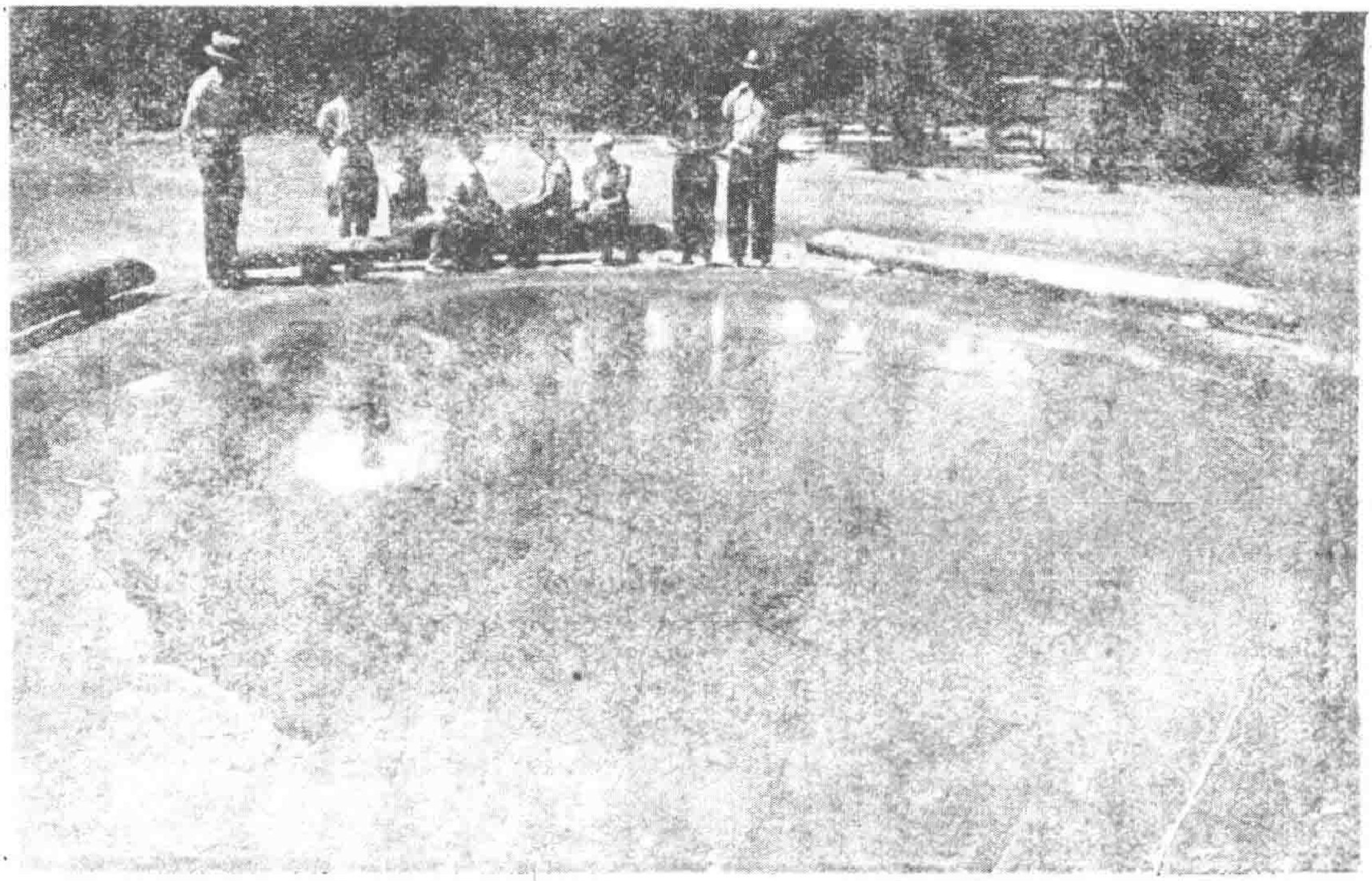
還有大家所愛好的二泉，差不多和『老忠信』一般地有規律：一名『逸品』，一名『河邊』。『逸品』是在一八九二年間接受了原在五十尺以外的『燦爛泉』的遺產而突然產生的。『河邊』噴射時，泉身傾欹，像一支很大的救火管灌注到『火洞河』裏去。

『這種有氣味的熱水不會把河裏魚類殺死嗎？』一個遊客嗅到硫黃氣味後問道。

『不會的，』公園導遊員說，『這裏有很多的鱒魚。這條河一路流經間歇泉區，溫度最高的達六度，但不至於傷害魚類。氣味雖壞，泉水却是純潔的，味道和府上茶壺裏的泡開水相似。』

『實則，』導遊員結束道，『泉水的注入於魚類有益，因爲河水到了冬天賴以不凍，所以魚得能一年到頭地繁殖。』

還有一種源泉在不噴射的時候通常是個草塘。例如約隔二天噴到二百尺高的『宏壯泉』。這泉的池塘往往在一分鐘前還平靜如鏡，而一分鐘後，池水會像被炸地衝上天去，形成一條條的水



晨暉池有時明淨如鏡有時沸水上升激發成泉噴孔態狀

線，彷彿火箭一般飛射，使人聯想到烟火表演。

每一個間歇泉池塘都有牠的特性沒有二個相同，『晨暉池』是其中最著名者之一。關於牠有一種迷信傳說：據稱擲一錢到池裏去可以交好運。這個觀念很是普遍，雖然很可能的却是受累因爲擲錢的人也許會爲了破壞池面的形狀而受到罰款處分。

『喂，導遊員，手帕池在那裏？』這是一個時常聽得的問句。『不幸得很，』來了一個抱歉的回答『這個池塘早已不存在了。』

這個小小的熱泉池，曾做過幾十年的天然浣洗機。遊客們把髒手帕丟進去，看牠被循環的熱流吸沒，隔了四分鐘再看牠旋出水面，可是乾淨得多了。

這個可喜的小工人，不幸在十年前去世了，但是講到原因，相傳的說法各不相同。有的說窮兇極惡的凡達爾鬼把一根圓木擠進了她的嬌喉裏去。另外一個傳說，據稱有一個人丟丟手帕玩得厭了，竟把被單丟下去，以致那小浣孃因工作過度而傷命。

關於泉池的種種最奇怪的事情中有一件是講到普通肥皂所給予的影響。牠們好像小孩，對於肥皂似乎不能容忍。有許多池塘是在鎗械引發機似的平衡狀態中，所以一遇壓力稍有變動，便會變成間歇泉因此一些兒肥皂，已足使牠們噴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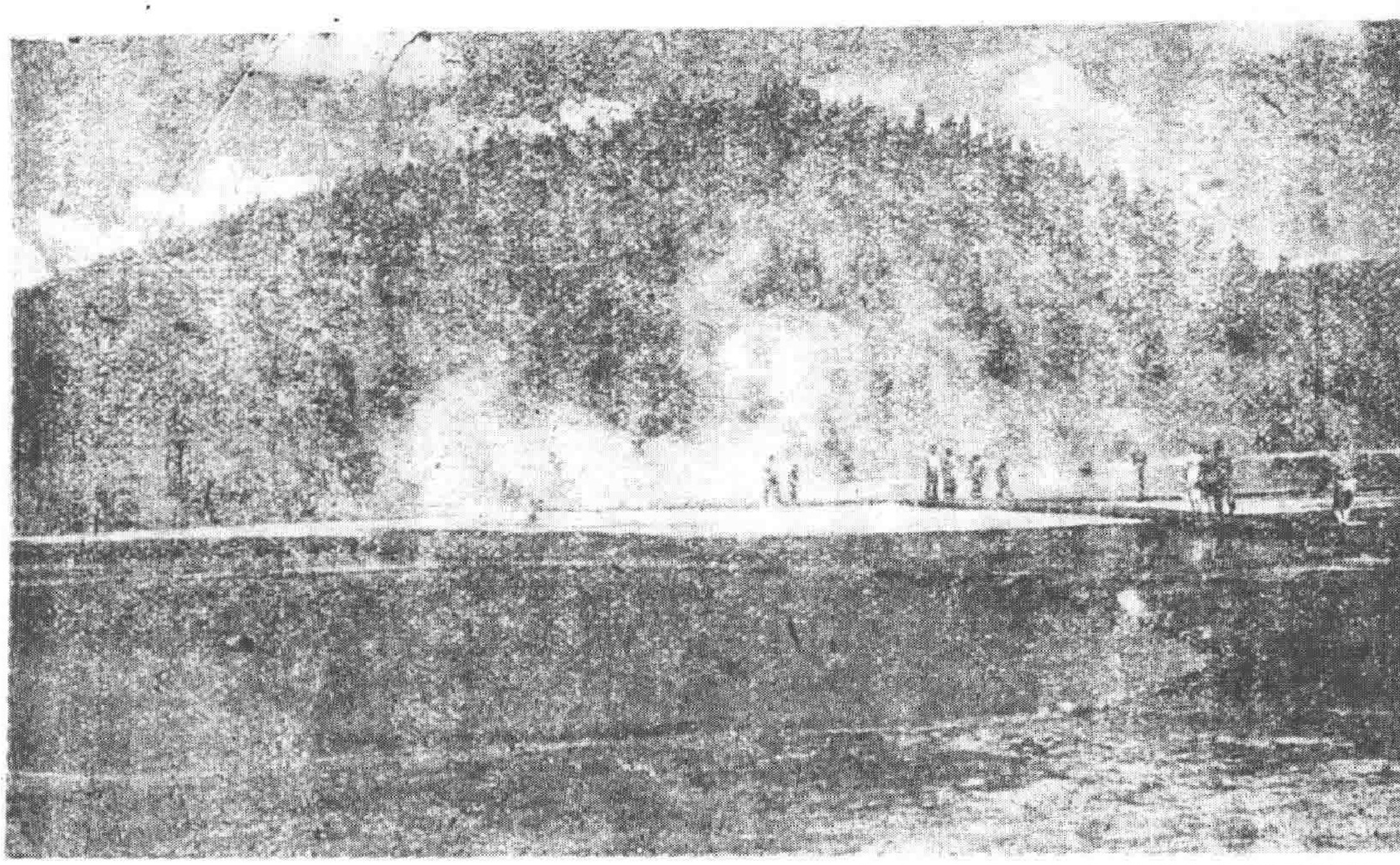
『華人泉』便是個有戲劇性的例子牠和『老忠信』相距不過幾步。許多年前有一個旅館裏的華籍洗衣人眼見這許多現成熱水白白地糟掉，認爲暴殄天物。他於是在池塘中搭一個小蓬帳，把衣服浸到水裏，擦上肥皂。剛在躊躇滿志地擦乎的當兒，忽然池塘裏喧聲騷動——蓬帳，衣物，洗衣人一古腦兒都衝掉。『擦肥皂』如今成爲非法而在嚴禁之列，因爲實在有些危險而且要毀傷泉源。

一個『傑克爾博士』池塘，排去了一些水會變成一個狂暴的『海特先生。』『老忠信』旁游泳池裏的熱水是從大泉灘高頭一處多樹的斜坡上就一泉源通以水管引過來的。結果從前一處很安靜的溫泉現在變成一個孤獨的間歇泉，每隔五分鐘噴射一次，可到三十五英尺高。

在泉流裏，池岸旁熠燿着一片赭紅和金黃的顏色。那裏是一種細小而鮮豔的植物叫做海藻之園地，這種東西似乎永遠喜歡在熱水中生長的。

『翡翠池』是公園裏最佳的液質寶石的一種。牠實在是個間歇泉，每隔十餘分鐘沸騰一回，可以升到四尺多高。當噴射之始先有水泡慢慢地升起，好像一簇水晶球。

在其他的泉源中尤著者，例如『火洞河』，所起的泡沫如同噴



蒸氣瀰漫之沸湧環流四周而土耳其玉池水獨冷

射藍火燄，古時的探險家以爲水底下有瓦斯在燃燒。『美麗池』『綠玉池』『白玉池』『龍膽池』等牠們的名稱都很允當足副所期。而除了數十種的沸泉以外，最奇怪的尤推天藍色的『土耳其玉池』牠的池水却冷如青石。

溫泉池的附近，不是心神不屬的人所宜到的地方。倘使一不小心，踏進池裏去馬上就會煮成半熟。幾年前，『亞姆指』地方發生過一件被灼死的慘事。現在逢到危險地帶都有明顯的標誌，就是輕微的灼傷事件究竟也罕覯了。

夜間，我在露營會中瞧見許多形形色色的遊客圍着營火合唱『家在遊牧場』一歌—裏頭有初次出門的遊客，教師，商人，醫生，店夥，律師，工程師等等。他們的歌聲很雄壯，同時一輪明月向西方的天空漸漸升起，我們登在這樣高的地方，倒覺得很有涼意，於是大家便擠得緊些，這隻歌的辭句如下：

呀，給我一個家罷，
那裏要有野牛來遊蕩，
那裏要有麋鹿羚羊來戲耍……
……那裏要有美妙的白鵠來低翔，
好比一個少女夢遊到天堂。

『在這裏唱這隻歌好極了，』導遊人說，『因爲黃石公園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地方，在這裏這許多的動物都可以見到，就是那種罕見的叫起來像吹喇叭的白鵠也有到七十五對，牠們的巢是築在最僻靜的湖旁。

『過去在相近夢丹那州茄第納城的入口處，確有許多羚羊在戲耍，又有數百隻野牛在遊蕩。』

與高采烈的表演在『老忠信』基地旁繼續進行着。那些男女演員在數分鐘以前還都在做工咧，他們有的是脚夫（園裏的切口叫『打包鼠』）有的是侍者（切口叫『拉縴夫，』）有的是女僕（切口叫『枕拍，』）有的是洗碟者（切口叫『採珠潛水夫，』）有的是洗衣女（切口叫泡泡皇后。』）

大學生們利用暑假到旅館寄宿舍去做工，到了夜間便增加了一倍的娛樂。去年這一隊快樂的男女青年共有五百三十一人，代表着三十二州。

在公園方言中，把遊客分爲『花花公子』和『種艾人』二種：前者指住旅館和寄宿舍的遊客，後者是指搭蓬帳的遊客。僱主他們叫做『野蠻人；』一個臨時的夏季園警叫做『九十天的怪物』

你倘使帶了蓬帳設備和食物到黃石公園去，簡直可以不花一些錢住下去，倘使不在乎金錢的話，那裏有華麗的旅館供你居住。

適中的辦法，是住寄宿舍，那是一所所的簡陋小屋。

每一所小屋裏有一隻鐵爐和一堆柴爿。早晨六點半鐘有人來扣門問道：『今朝生火嗎，先生？』黃石公園的夜間總是很冷的，即使在八月裏也是如此，所以許多人回答『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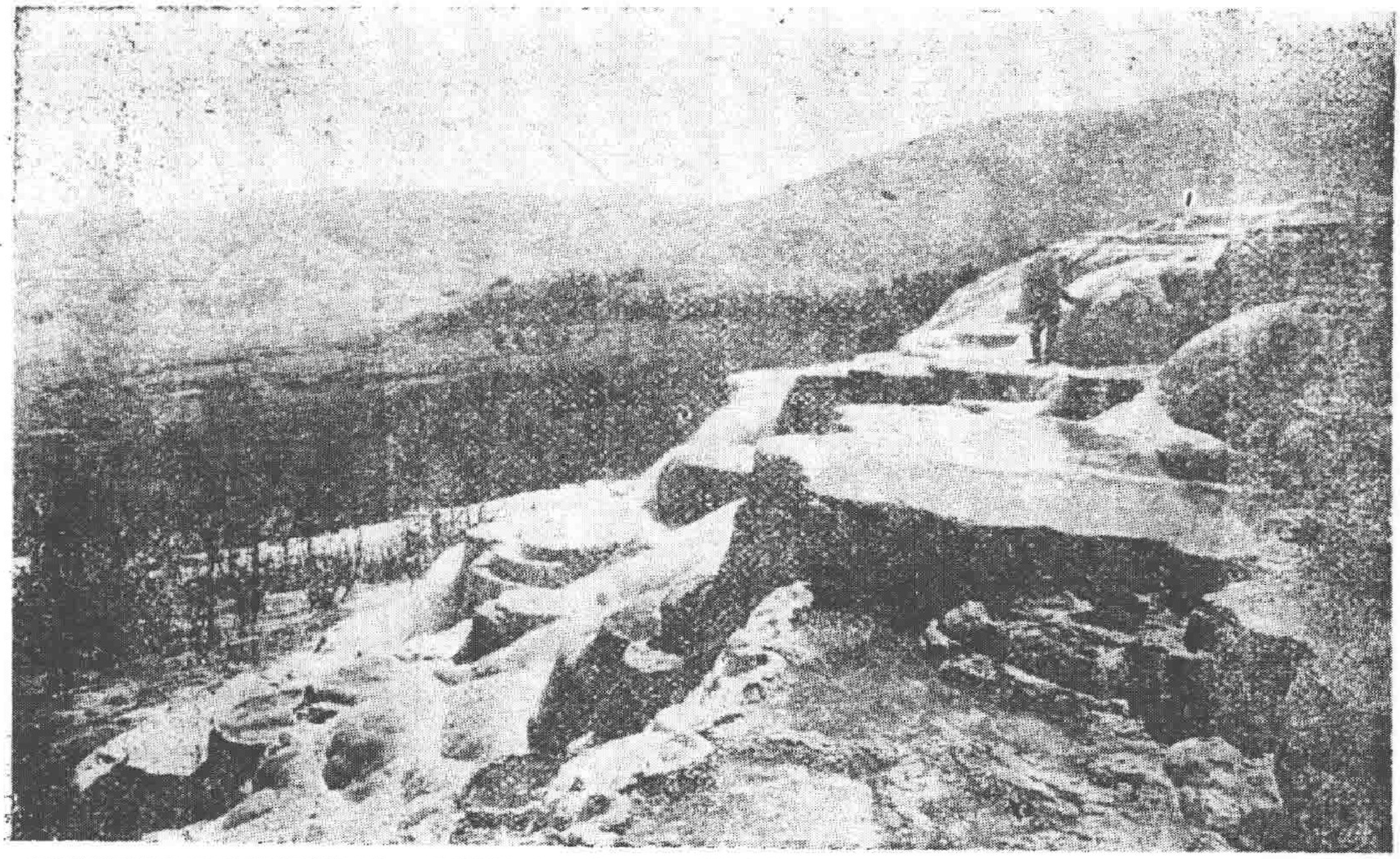
再過去在『長臂猿間歇泉灘地』有一九三八年間新發現的蒸氣噴孔，還有——信不信由你——蒸氣保暖的熊窟！聰慧的熊曉得蒸氣薰熱的岩石，可作舒適的藏匿所，而作窟於此。

蒸氣保暖的鳥巢也是黃石公園裏的一樁奇蹟。有幾種鳥都揀間歇泉灘地發出的蒸氣所能飄到的處所築巢而居。

一般人都以為硫黃氣味有害於樹木，實則不然。泉灘旁的枯樹乃被沸水所燙死，與硫黃氣味無涉。

再過去有奧勃電燈懸崖，是古人所說的玻璃山，山上的黑曜石是印第安人用以製造箭頭的原料。這座山也可算是他們的兵工廠。附近有一座一千多英尺長的水獺壩。一八〇七年間約翰哥爾脫被水獺皮引誘到此時，曾一度受到印第安人的圍攻，結束赤裸裸地逃出來，趁印第安人未及趕到之前，潛入梅迪遜河水底，爬到水獺窩中而幸免於難。所以黃石公園的發現大半要歸功於水獺。

倘使哥爾脫後來在聖路易城講過黃石公園裏有座翻轉的山，那時一定被人引為笑柄，可是這是曼麥溫泉區的實在情形。



曼麥溫泉區羅馬神層臺美國探險家於1872年攝是為黃石公園最早攝影之一其攝影集問世後美國政府翌年即闢其地為國立公園

四〇—〇八二

「層臺山」腳下的溫泉，從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英尺深的石灰巖層，帶了溶解在水裏的石灰升上來，而以炭酸鈣質沈澱在外邊。這種輕鬆多孔的岩石築起來很快—每年可積上六英寸到一英尺，因的在山邊上形成一層層的大平臺。

曼麥溫泉區小鎮卽築在一座炭酸鈣質的平臺上，那裏有公園督辦和其屬員的總部。那裏的泥土局用馬曳來鋪在岩石上面的。這樣便成了黃石公園的堡壘。

我們從山的頂層走下來，繞到曼麥，經過『羅馬神層臺』和其他高出於鎮，形如講臺的巖層。上面都泛流着冒着蒸氣的熱水，許多還蓋着一層鮮豔奪目的海藻。到了山腳下最低的一層平臺『熱河』出現了，這個隱祕的川流是這座怪山的排水渠。

一九三九年間有一天公園助理自然學者看見一幕人類肉眼所難得見到的景象。那天是六月一日，正值產羊時期，在黃石山坳的峻峭一邊，來了一頭懷孕待產的大角牝羊。她正在尋找一處別的野獸所難到的地方，以期她的羔羊可以確保安全免膏饞吻。

她於是在一處崎嶇的斜坡上，仰首產出她的羔羊，這個小東西本能地努力自救，竟開始滾下山去，那母羊連忙跳過去在峭壁的邊緣上攔住牠，掘了一個窟窿安置牠，而後再以乳喂哺牠。

後來那母羊仍向上攀登，又在上面產了一頭羔羊。這一個也朝下滾動，但是滾不多遠，便自然而然地被阻住了。一隻大鴉飛來想攻擊這些小東西，卻立刻被母羊趕走。

第一隻羔羊在出生後四十三分鐘便能行走，到了五十八分鐘便隨母羊經過一處五十度的斜坡。下一天這一對羔羊都能追隨着母羊在山坳的峭壁上四處往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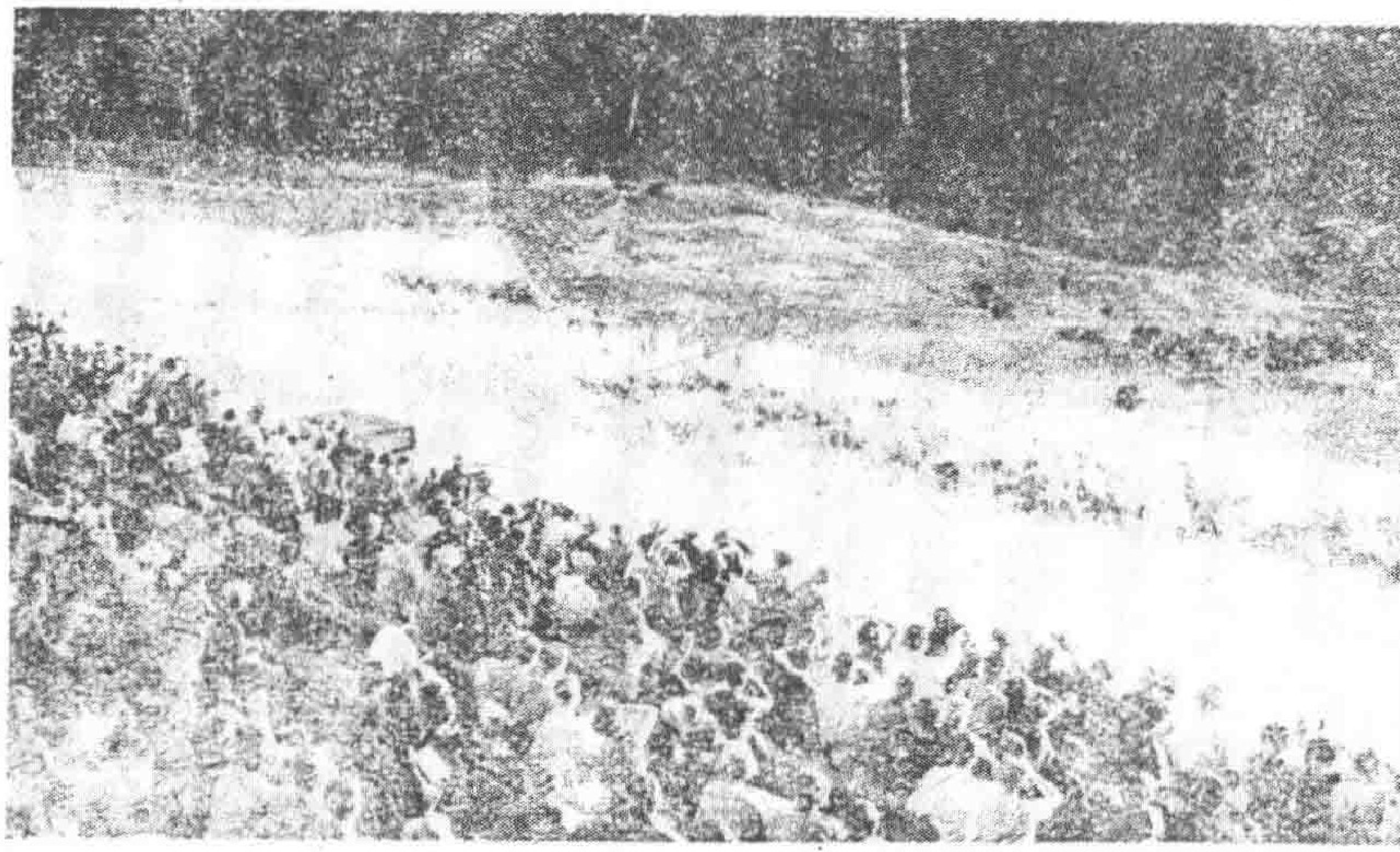
我在拉摩河上游參觀了一處水牛牧場，那裏每年總有幾百頭野牛被善於騎術的牧人攔進場裏去，而以乾草喂養過冬。否則這些野牛一到秋末便向山下移動去尋覓較佳的芻秣，但是這樣卻要使這些大獸和文明世界接觸了。這些畜類繁殖極易，而食糧有限。所以任何需要水牛者，都可以去索取一頭，祇須担負運費，並證明確能給牠一個很好的家。因此在以往三十年中，已有六百頭分送給人，阿根廷，朝鮮動物院中也有之。

灰熊塲在大峽谷附近『耶脫溪』邊，到了夏季每晚總有一千多人齊集一起在一堵頂上張着鐵絲網的牆頭看熊。

當我們悄悄地就坐時，已有十五隻熊在爭奪一堆『什景色拉』—這是從旅館裏餐桌上搜集來的殘肴。灰熊生性怕羞，聲音多了就要往山上逃避。

一團黑影在樹林邊蠕蠕地出現了，接着一隻灰熊踉蹌地跑下阱來，這樣一個龐然大物行動起來，竟出乎意料地迅捷。不久又來

了一隻，後來又有一隻母熊帶了四隻小熊同來。於是那裏便有三十餘隻熊在就食百忙中還騰出工夫來打架，或作猙獰狀，虛聲恫喝，或作人立狀，張口舞牙，互相撲擊。無非都要衛護牠們對於這些精饌的權利。



一千五百人坐觀灰熊

在這些大灰熊中又雜以幾隻黑熊。牠們的能在那裏是出於他熊的寬容。倘使胆敢放肆，那末便要受着強有力的打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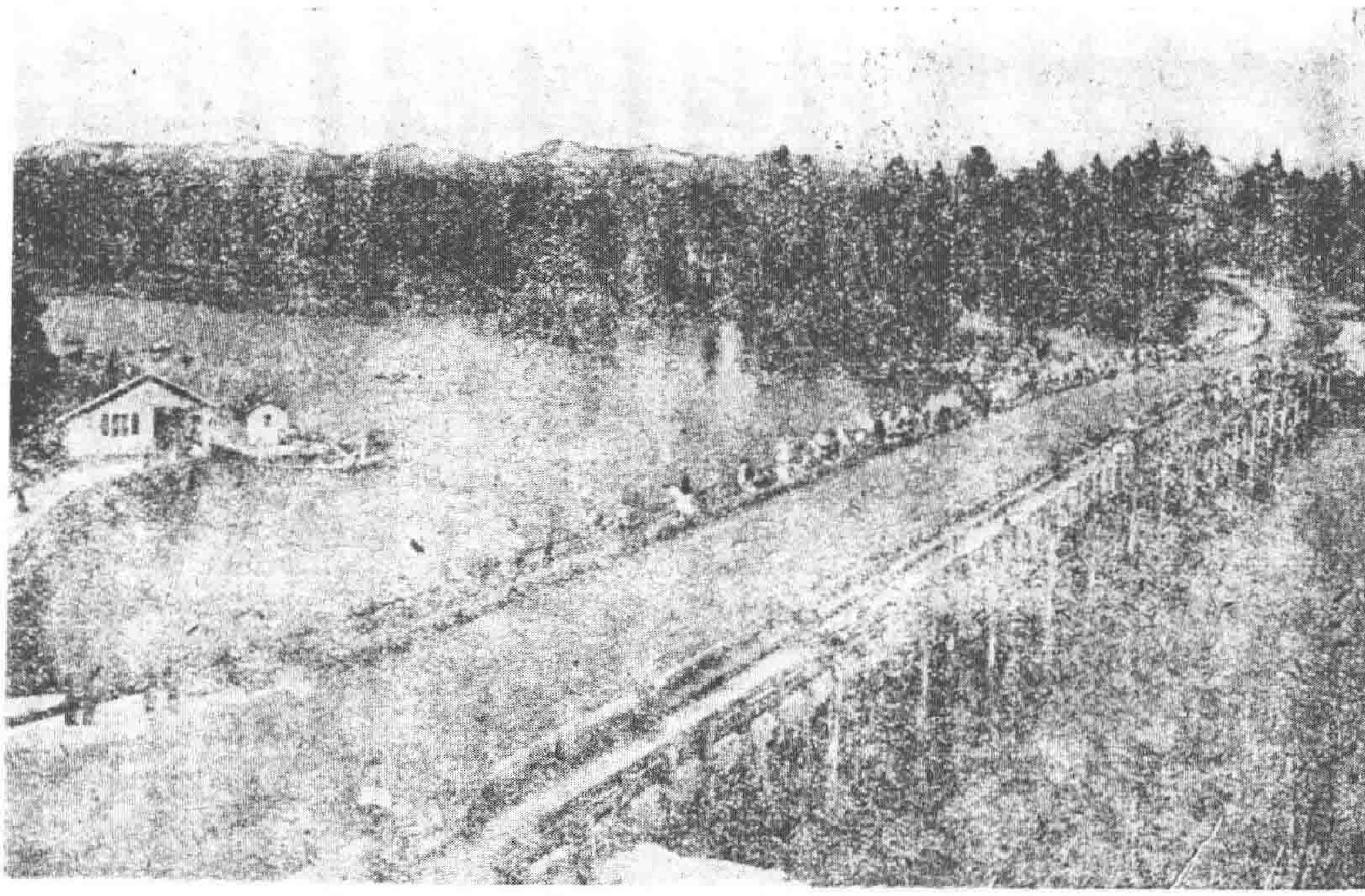
有一隻老灰熊曾在公園外面陷入熊阱失了一掌。旁邊有隻厚顏的黑熊欺牠是個殘廢，竟敢行使無禮竊去牠的火腿皮，向牠挑戰。那灰熊終於赫然狂吼從地上站起來以那隻好的前掌追擊黑熊，於是那卑怯的暴徒便向樹林裏逃去。

同時還有數十頭悲鳴的白鷗和啞啞的烏鴉，同那黑熊分享這頓佳餐。有時那些飛鳥未免大膽過度，竟圖炫耀一番，那末熊掌一揮迅如雷電，立即給牠們一個致命的教訓。



羣熊爭食

黑影漸漸地放長，山上現出一片朦朧的景象。有一對慧點的郊狼竟從一隻灰熊那裏以術詐牠的食物。牠們的方法是以一狼擾熊，直到牠放下肉塊從事應戰——同時由另一隻狼倏然掠奪那些東西疾奔而去，隨後再去和牠的同伴



垂釣橋上釣者成集

分食。

我們旋到垂釣橋畔，橋上釣者肘接，志在得鱒，鱒有二種，一為鮮豔奪目的黃石公園土產，一為黑斑纍纍的夢丹娜產。每季總有數千條魚在園內捉起，每條平均約重四分之三磅。遊客釣魚，無須請領執照。

湖旁設有『國營魚卵孵化所，』每年在那裏出產的幼魚達數百萬條。每逢春季他們在注入湖內的川流中攔網擒捉雌魚，從而收集魚卵，可得一千五百萬至三千萬顆，然後用人工孵化，十分之九可望孵出。如果聽其自然，則充其最鮮有超過百分之八十者。

『黃石湖』是在全世界最高的大湖之列，湖水向外排洩，經由黃石河，密蘇里河，密士失必河，和墨西哥灣，而歸納到大西洋去。但是數百年以前，這條出路曾被堵塞，那時湖水是經由斯奈克河和科倫比亞河而注入太平洋。因此說明了黃石公園的所以會有這一種鱒魚存在，牠的種類雖屬特殊，却和太平洋沿岸的鱒魚不無關係。

在這奇境裏，有時天空會打『晴雷。』去年夏天，一個青天霹靂在『明鏡高原』上引起一場森林火災，延燒至二千五百英畝。園警總監弗朗西拉羅藹和他的屬下，藉飛機無線電機之助，才把這場大火熄滅。

『電峯』是電學上的奇蹟。這個名稱是由於『美國地質考察團』已故團長亨利江乃德的經驗而起的。他的報告裏說一八七二年間他們攜帶測量儀器上山至將近絕頂時，恰當一陣雷雨將臨之前他聽得像電花放射的爆裂聲，同時電流通過他的身體，使他覺得頭部刺痛指尖發麻，一刹那間，『毛髮盡豎。』其他團員也都有同樣的感覺。

黃石公園的種種奇蹟中，我想不知那一種給予人家的印象最深。我為探聽別人的成見起見，便在五處大門口每處發了許多問，那裏都有汽車川流不息地出出進進。

『使我最驚奇的是什麼？』一個東方人說。『當然是老忠信。』

『熊呀！』另外一個呼道。

『那個不可思議的大峽谷！』一個婦女高聲道。

『溫泉場地的活動無可比擬，』一個一本正經的學生說。

但是我以為對於黃石公園發生最佳反應的人當推彭諾克印第安人的老酋長懷德霍克。他在一九三五年間遊公園時，在『老忠信』附近有人問他道：相傳印第安人相信凡有間歇泉的地方是魔鬼住處，所以總是迴避的，此話確否？那老酋長以實驗的眼光注視着這些滾熱的水花和寶石似的沸池，說道：

『唔，煑肉的好地方。』

請向國華銀行信託總部
開立活期信託存款 領用小型支票簿
手續簡捷 攜帶便利
總行北京路河南路口

荷蘭瑣記【下】

黃嘉歷

早餐吃乾酪

在食物方面我們發現有應該去冒險嘗試的在美國時，我們從未想到早餐時吃乾酪的；但是在荷蘭早餐時，我們發現了這種有趣的東西。

標準的早餐是一種什錦的薄片：三四種薄片的乾酪，幾種麵包，數片臘腸，和其他肉片。並供給多量結實的牛油。除咖啡和茶外，還有巧格力因為荷蘭在東西兩半球，均擁有熱帶的殖民地，不愁有斷貨之虞。

麵包為一種「打底食品」

我們不久，就曉得在午餐時，第一樁事，是把整片的麵包厚塗牛油，然後把塗牛油的一面向上放在碟子裏。用這片麵包作底，其他的食物都可以排在上面；例如生醃鯡這算是一種珍饈美味了。

在第二片麵包上面，你可以放幾塊乾酪或肉，然後再進而吃加牛油和菓醬的麵包。所有這種的混合食品，都是用刀叉吃的。

在遨遊庵市和其他荷蘭都市之時，看到脚踏車在荷蘭人的每日生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頗為驚異。

事實上，荷蘭是個車輪上的國家。女王威欣明娜和王室的其他人員，往往在海牙的街道中乘脚踏車。我們曾看見高級軍官，兵士，神父，穿僧衣的婦女，警員，商人，帶工具的機匠，擔漆桶的漆匠，工人，遠途購物的婦女，店夥，學生——各級人士，無論老少，單獨地或成羣結隊地踏着脚踏車。

庵市在中午和日暮之時，乘脚踏車的人，幾乎把幾條街道塞住了。所有乘車的人都要領照，並謹慎地遵守汽車夫所履行的一切交通規則。八百六十四萬荷蘭人，共有脚踏車三百餘萬輛。

大多數荷蘭脚踏車的手握橫梗前，都有放包裹的籃子；還有許多車輛的座位後面，都裝有小椅式的附加物。坐在上面的，都是小孩，雙腿垂下搖着，雙手擒住母親的裙。我們看見這些小孩，往往覺得胆怯，恐怕他們跌下來。

在庵市和其他大都市，有許多修理脚踏車的車棚，店肆都設有各種的台架，以備顧客購物時停列脚踏車之用。我們也曾看見僅售脚踏車零件的店肆，使那些好機械的人，花幾塊基勒就可以「自己造車」了。

無聲息的拍賣

庵市的夏季蒔花，異常繁多，我們決意追究其來源，所以某天清晨，就出發到離市西南十哩的亞士米(Aalsmeer)拍賣花草市場參觀。

我們參觀這種前未見過的，最簡單，最有效率，最迅速，和最不刺激神經的拍賣制度，興趣為之大增，神為之往者久之。他們用一種無聲的電「鐘」拍賣貨物，這是在亞士米首次看見的，我們不能不佩服荷人的發明天才。這種鐘是某荷人發明的，全國各處均採用以拍賣各種產物。

在拍賣間的壁上，掛着一面僅有一支針的大鐘。在鐘的對面，設置斜架式的看台，約可容二百人；這種陳設，使我回憶到某醫院外科醫生的圓看台。

鐘面依次標有數字，以示價目。管理人先鳴鈴警告，這時指數針便很快地在鐘面轉動。坐在位上的人，祗須一撳鈕子，就會使那支針在他所出的價目上停止。再撳那只鈕子，在鐘上面的一個指數盤，就現出一個同樣數字，表示那次買賣是售給誰了。這種制度的一個要點，是那支針是向後移動的，由大的數目移到小的。到了指針降低到一個價目，熟識行情的花商，認為是公道的，同時也許有數十只手指在撳鈕子。那個能夠比別人撳快十份或廿份之一秒的人，或出較高價目的人，就得到那批貨物了。

無聲息的花卉拍賣市場



市場中沒有聽見人講話的，當一張滿置盆花的輪棹推到出價人的面前時，就有人擎起一張卡片說明那一份的貨和價格的單位。於是針卽開始移動。在幾秒鐘後，買者的號數出現於牆上時，那批售出的花就推出室外，第二次拍賣的花就再滿置棹上了。我們承認這種拍賣的速度，雖則美國煙草拍賣人所說的簡潔俚語，也不能及。

各殖民地的產品

我曾與港務職員在庵市設備優良之大港，環遊一週，堪稱佳遇。我們乘一小輪經過若干艘定期客輪，據舢舨上赤足包頭巾的管理員稱是從蘇彝士運河以東來的。再有北歐諸國來的木料運輸船，卸下烟草和皮料的希臘船，懸掛荷蘭旗的運油船，和飄着英旗航線不定的貨船。我們看不見懸美國旗的船，主人對我們說，此時美國船來的，爲數較少。

庵市港之運輸業務，雖甚發達，但該港實爲儲藏貨物的要地，尤其是由各殖民地運來的貨物。

我們曾參觀港邊建立的大貨倉數處，其中有專儲茶葉的貨倉一所，內藏茶葉九萬箱。有專家若干人，正把茶樣分小堆排在盤內，加以檢驗和分等級。在附近有一羣特種職業的人——受特別訓練的嘗茶人，——正在將貨樣加以最後試驗，邊飲邊品，萬無一失。

我們在有屋頂的碼頭上離船登岸，走了一哩四分之一的路程，在各種包件當中穿過。導游者告訴我，在那些湧進和通過庵市港的大批貨物中有很大捆的生皮，(氣味眞難聞)大多數是蘇門答臘的水牛皮。再過不遠，堆積着多色的龍舌蘭纖維，(sisal fiber)在附近又有棉布多卷。

像麥一樣裝包的胡椒

從隔室裝置椰子肉和椰子醬的箱內，透出一種半甜半臭的異味，椰子肉的運到歐西各國來，都是這樣的裝包。這種原料，是用以製造油，藥膏和煑東西用的脂肪，其渣滓則以喂牲畜。

我們再看見的一種進口品是籐，這種長條的東西，是製造傢具的原料。其次是一種隆起的大麻袋，我以爲是裝麥的，但是我的朋友，由一破洞裏取出未經研末的黑胡椒。這種粗麻製的袋，不大適合裝置東印度這種氣味怪難聞的東西；但是運貨人，却以爲這種袋已夠使用，因爲不久我們又看見用同樣的麻袋裝置丁香，還有肉桂是紮在圓筒狀的包捆裏，像短木頭縫在麻布包裏一樣。

我們看見一批從義大利運來的甘草。隔壁一間完全是日本運來的罐頭魚，高堆及屋頂。此外還有爪哇的咖啡，新幾內亞的香料，婆羅洲的橡皮，和中國，錫蘭，荷屬東印度的茶葉，以及產地不明的雜貨。一種最普通的是絲棉子的柔毛，用以塡塞枕褥，救生帶等當

時正塡塞在幾十個棕色的大袋裏。

在我們再登輪前所視察的最後棧房，有二十多桶的雄刈萱油，(Citronella Oil)我聽後覺得很奇怪。這種油雖是用以使肥皂有香味，但是多數人只知道是用以塗手腕和脚踝，去驅逐蚊子的。我們很少一時看見這種油多過一二兩的；但是在這裏只有一批貨已足供全歐洲藥鋪之用了。

當我們回航之時，主人對我說：『現在你已經走遍我們的海港了，你就會明白爲何我們這樣注重一個固定的水位。和一般的商港相反的，這裏的水，是不跟潮水漲落的，因爲海潮的勢力被封鎖在外邊。事實上，這個港是個龐大靜水的泊船渠。這一點對於船舶極爲有利。牠們裝卸貨物時，可以不必改變跳板和吊貨機器的位置。』

爲要曉得庵市港爲須德海一部份時之一些情形，我費了差不多一天的功夫，在個引人入勝的斛華特博物院(Scheepvaart)裏。該院的展覽物完全是關於航務的東西，利用繪畫，照片，地圖，書籍，遺物和製造精巧的船型。該博物院把荷人的效率和在海上的威力盡致地表現出來。最著者，爲使你記得一六六七年盧意達海軍上將(Admiral de Ruyter)屢敗英軍，領率其艦隊入太晤士河，推進梅德滙(Medway)使倫敦人驚駭失措。

運船經過沙洲的「駱駝」

許多陳列品表示庵市爲保持海洋霸權的悠久，倔強和成功的奮鬥。在開埠的最初數百年間，小船航行於淺水的須德海和伊日港是很容易的。所以庵市黃金時代的隆盛商業，就在十六世紀末葉和十七世紀發展起來的。你可以看見使該市繁興的小船模型，和檣桅如林的庵港圖片。

但是較大的船漸次使用了；同時，在伊日港口的須德海中，浮起一道沙洲。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種辦法，是用裝輪的承船架放在大船之下，用人力拖過淺水灘。

但是這種辦法顯然不能十分滿人意，荷人的發明天才便下苦工去研究，結果發明一種「船的駱駝」，因其運船過沙洲，所以才叫這個名稱。

這種「駱駝」是兩座駁船式的淺底船，平排着連起來。等到該兩船靠近船身的兩邊時，使水流入至全部甲舨淹沒爲止。於是就用鐵鍊和巨繩兜船底連繫起來。

「駱駝」的一邊，各有工人二十名在抽水，到水抽乾了，「駱駝」就浮起，船也同時升起。然後這個怪難看的配合，就這樣地拖過沙洲。在數十年之間，庵市的世界商業，是用這種臨時辦法經營的。

船舶愈變愈大，庵市的前途好像很悲觀。但是博物院的展覽物

四〇—〇九〇

和記載却一直延續到現在，結果極爲完滿。那種碩大無朋的巨輪，雖則須德海最深的地方，不能使牠浮起，却能夠由北海，運河使其進入一個深的現代海港內。

「半月」號的模型

在緋華德博物院內有許多東西令人記起荷蘭和美國的關係：一座亨利赫德遜的「半月」號模型，新庵斯達丹的畫片，和地圖各數張，該市官長稟呈本國政府已經變黃的報告書和畫件。

有一幅地圖的標題，在三行中，把許多歷史都說出來——但是最後一章，却不幸地遺漏了——我把它抄在下面：『新近改名紐約的新庵斯達丹現已於一六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被荷蘭人奪回了。』

凡要在工程方面得到專門訓練的人，必須到荷蘭去，因爲我們可以這樣說，荷人若不是優秀的工程師，惟有溺斃而已。在別的方面，荷蘭也是同享盛名的，例如科學研究，荷蘭人所得到的令名，遠比由諾貝爾獎金得來的還要多呢。

手造的荷蘭是機械維持的

自從萊登大學醫學院，於十八世紀初葉享國際令譽以來，在醫學和衞生方面，荷蘭也是列入高超的地位的。對於注意醫藥所生的一種結果，是今日在庵市和荷蘭的其他大都會，你可以看見許多纖塵不染，設備精美和效率高超的醫院。

荷蘭的大部份是手造的，這是實在的。護堤的築造，排水溝的挖掘，大批田畝的歸併，其輕易有如小團泥土之製成花盆和淺盤。但是這個手造的國，却是用機械維持的，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停止抽水數日，滲漏物和雨水，會造成價值幾萬萬元不生產的沼澤之區。

用手開拓土地——築堤和引力排水——大概是六百年前停止的。約在十四世紀之時，才用風車抽水；水甚至會向山頂流，荷人製造陸地的能力至是乃大增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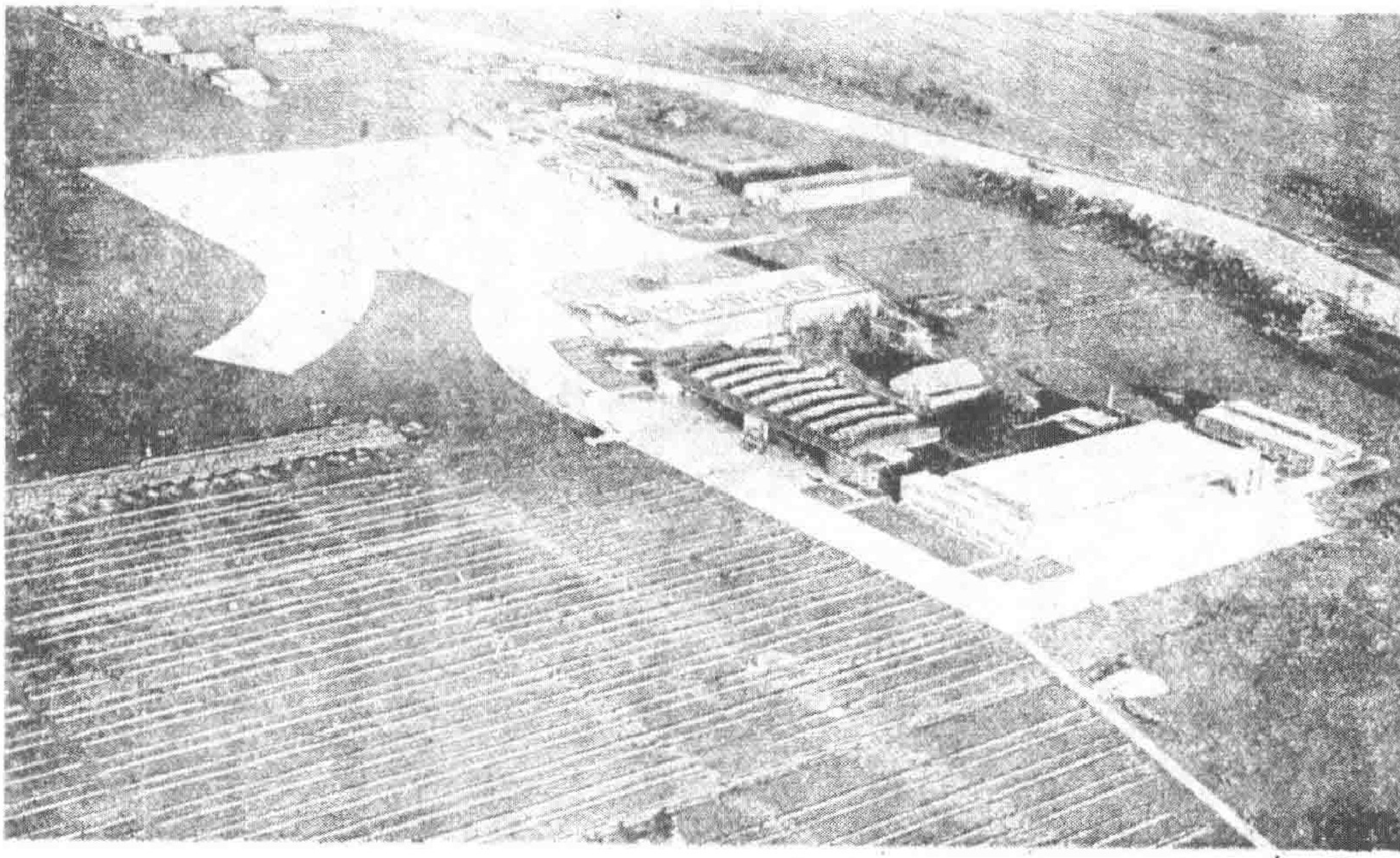
幾百年來，風車逐漸地克服無數的池塘，小湖和沼澤，每處窪地由一道圍堤，便變成一塊新地了。

但是近代較偉大的工程，却非風車所能夠勝任。第一次用蒸汽抽水機是九十年前排除赫爾臨湖之時；至於今日排洩須德海的一部份，却非極大的電力抽水機不成功了。

對於面積較小的新地，那裏每日的抽水工作，無論蒸汽，電力和高效率內燃機的抽水機，都比普通風車較有效率。結果，近數十年來，許多風車已由毫無特徵的抽水小屋所替代了。

「保留風車」的會社

現在我們旅行很長的路程，有時連一座風車也看不見，這使我們發生很大的感觸，深恐荷蘭不久會喪失五百多年來爲風景增



海平面下十三呎的席爾飛波機場

色的優美建築物。

後來，我們聽說已經有保留風車的運動在進行，並且是用一種完全荷蘭式的辦法，我們大為興奮。該會社——De Hollandsche Molen——的唯一目的為保留荷蘭的風車。該會專家曾向管理新地的當局建議改變風車翼的構造，使在各種風力之下增加抽水力。另一種建議是把一座摩托加入於風車屋中，在必要時該社將捐助經費以保留風車。

集團的風車現在不容易看到了，但是，我們在一處曾看見六座優美的風車，牠們的手臂很忙地在天空旋轉，這是在阿克馬的郊外，前往貝騰大海堤的途中。我在荷蘭和每次看見一個風車在轉動時，我就覺得有一個問題不能夠解答：為何風車是向左轉的？就是和鐘面的針的轉動相反的；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會轉動的東西，都是向右的。這個答案顯然是被過去埋沒了；左向的風車來到荷蘭，牠們就永久地保留着左向了。

北海被控制了

我們認貝騰海堤之遊為最有意思的旅行了，因為這是荷蘭與大海的真正抗戰。在那些清潔的村莊和修整美麗的鄉野遨遊，你就會相信與海的搏戰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實際上，近數十年來開拓新地的工作是向內海（須德海）和內地的湖沼進攻的。

四〇一〇九二

在貝騰堤上，你可以當面看見那個必須先予制服的眞正水敵。然後才進行小規模的工作。在這裏的沙丘，有個裂隙，幸而那些沙丘鑲成荷蘭西岸的大部份。

這裏有三哩多長沒有天然的防浪堤，荷人就造了一座山把那個破口塞住。你攀登一個斜的土坡，俯視北海的波浪衝激着堤的外面。那個傾斜入海的闊表面是用巨石塊鋪砌的，近水線的外邊伸出無數的木柱，藉以破壞海浪的集體衝擊。

爲防範所有這種洶湧的巨浪起見，荷蘭工程師共築造堤壩三座。在戰線的一座，把海擊退的，普通是稱爲「守護者」。第二座是巨大的土堤，向內灣曲，略帶新月形的，是名爲「睡眠者」，即在休息着，但是一切都準備好了。第三座也是土造的，曲度第二座更深，是叫做「夢者，」這是到迫不得已的時候，才受喚醒的。

在庵市有一位朋友聽說我到荷蘭的使命時，叫我一定要到席波爾(Schiphol)一行。他說：「在荷蘭國內無論甚麼地方，都不能夠找到在地理上有比席波爾更動人的地方，」

席波爾正在市郊，是庵市的市立飛機場，爲歐洲最重要飛行場之一。該場是舊的赫爾臨湖底，約在九十年前排乾的，在N.A.P.以下十三呎。所以場中的每架飛機，都是停在海面以下的。

我們在航空站的屋內面朝機場的大窗口沙發椅上坐着閒眺。由柏林來的飛機，不一刻又出發向巴黎飛去了；由瑞典和丹麥京城來的，又向英倫三島飛去了；還有由巴黎，白魯塞爾，維也納，倫敦，羅馬來的。是日下午使吾人興致最濃的，是由荷屬東印度來的K.L.M.的巨飛船。

那些乘客從飛機裏走下來，很優閒自在地，好像從鹿特丹市飛來的一樣。有兩個人手提波羅蜜，另一個帶着一只鳥籠，內有色彩鮮明的熱帶鳥一頭。他們的飛機，於五日前從爪哇動身，爲目前航程最遠的一線，共八千七百哩，經過的地方爲蘇門答臘，馬來半島，暹羅緬甸，印度，近東各國，巴爾幹半島，匈牙利及德國。我的朋友說得很對；席波爾使你和世界各地相接觸。

說那些經營荷屬東印度商業的船「停船」於席波爾，也很合理。原因是這樣：人類發現一個新海和發明一種新船，荷人駕駛船到那個海裏去，並顯出優美的成績；這是很自然的，船是在這個民族的血液中，不論其爲水的海或空氣的海。

那個修整的青年航空員駕駛着他的銀鳥離開席波爾，和歷代的荷蘭航海家，那些環繞好恩角和給好恩角以名稱的船長，來往於大西洋和太平洋間的船長，把冰山推到北極去的船長，費了無聊歲月環繞菲洲才到荷屬東印度的船長，都是同血統的兄弟。但是在目前荷屬東印度離開庵市的最新船塢，却只有五日的空航了。

歐美采風記(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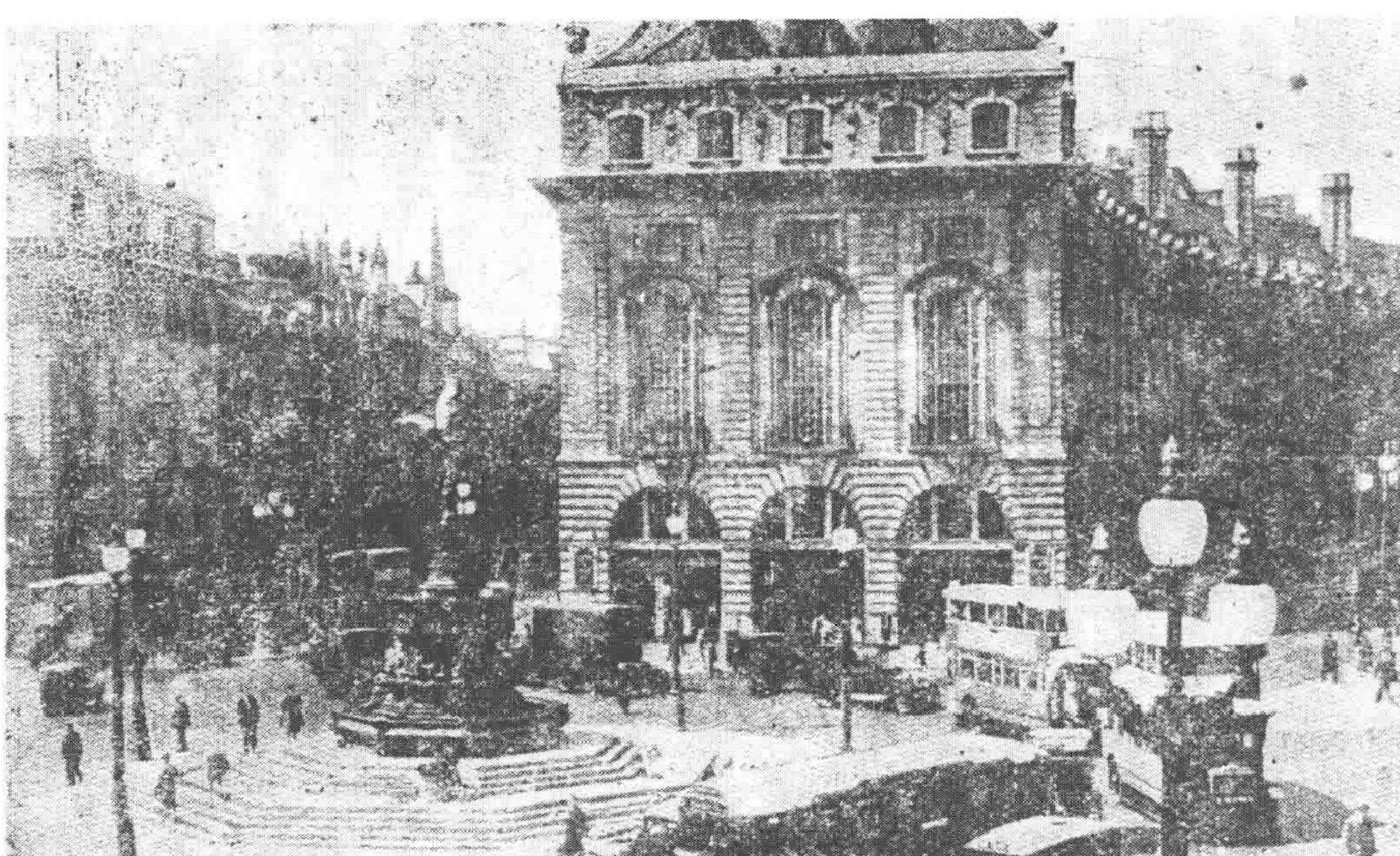
沁明女士

△決定了住所之後▽

九月三十日　今日是中秋，到一天過了才記起。

早上去找同學金女士，找錯了一條街，沒有晤及，昨日麥推學校介紹的住所內，有一處在卓君住處附近，我們取牠地點清靜空氣新鮮，便決定去看，到西北三區約了卓君同去。外面看去是所四層樓的紅磚房子，在倍兒賽街二十二號，房東是位受過相當教育的老姑娘，舉止大方，談吐不俗，與普通一般房東太太大不相同。出賃的是一間大臥房，房內傢具雖然陳舊，却很齊備，地毯，窗簾，書桌，衣櫃都有；最使我愜意的是一架鋼琴端端正正放在房內，可以隨便彈用。彭小姐(房東)說她另外還有一架鋼琴自己用，這架可供我個人用。此外還有水汀，煤氣爐，這個冬天可以不冷了。房金每人每星期計爲三十五先令，二人共合三鎊半，除住之外，還帶一頓早飯。我們雖然覺得樣樣都合式，但是因爲金女士的房東答應替我們設法，約定今晚聽回訊，所以當時沒有立刻決定。

中飯在沙河區(Soho)的上海樓吃的，沙河方(Soho Square)差不多全是法國人，意大利人，瑞士人，希臘人，以及其餘的歐洲小



畢卡迪列圖的正中，是Sir Alfred Gilbert所雕刻的Eros像。以前最著名的倫敦堂(London Pavilion)現在已滅跡，而一影戲院替與。這附近一帶的建築，近年來由粗劣的店鋪。一變而爲絕摩登之新式巨廈，鼎革殊迅速也。



執政街得名之由來，起源於喬治第四任皇儲時代，退於今之滑鐵盧宮南半部址，建有卡爾登宮居住，復擬在野攻瑰山（Primrose Hill）之附近，築一別墅，再築一約三英哩長之好路啣接之，但別墅並未實現，而路成於一八一三至二〇年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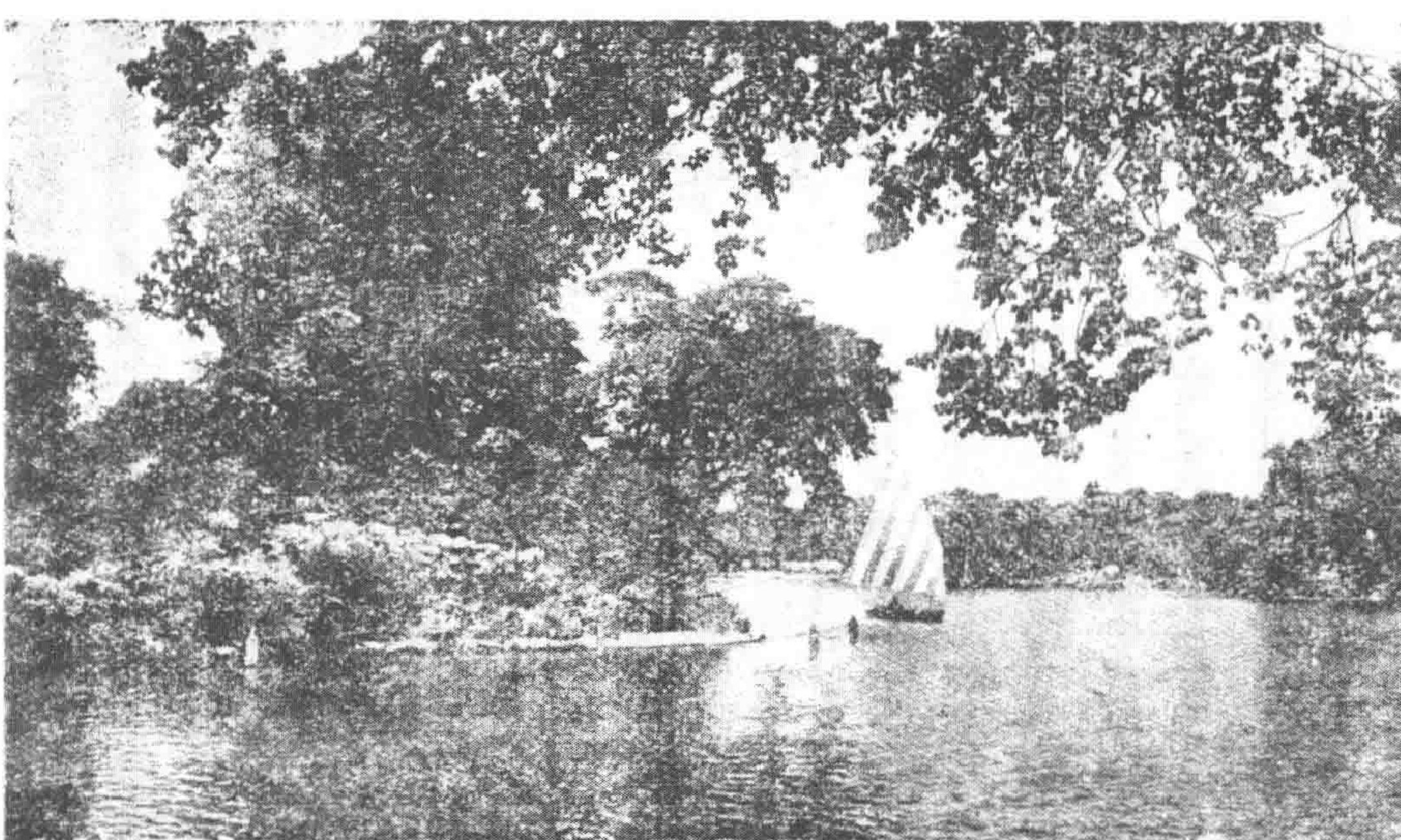
國的外國人集中地，各國的飯館酒店也是一家挨一家的，價錢比較便宜，菜餚都是聞名的可口。上海樓裏外貌都很髒，烹調的滋味，却很到家，取其實惠罷了。飯後去替修買羊毛內衣，因爲他已着涼傷風了。買了兩套蘇格蘭出品質地最佳的連衣褲內衫，每套價爲二十六先令六便士。買好後我們信步走到倫敦最熱鬧的一個十字路口，叫畢卡敵立圓場(見圖)(Picadilly Circus)路口空場的當中是個圓形的碑坊，正中間立着鋁質的愛神雕像，這裏非但是大商店大旅館大戲院等的集中點，據說還是倫敦的核心，凡是出倫敦通衢大道，計算哩程，都以此爲起點。地面上的車輛固然絡繹不絕的川流着，地底下的鐵道，四通八達，無往而不適宜。單是這一站，每年有兩千五百萬人進出，所以內容特別廣大，佈置設備也特別講究，大玻璃窗內羅列着大商店引人入化的各種貨品，使搭客們卽是在百忙之中，也忍不住住脚片刻，稍爲賞鑒一番，這是商業進步的象徵。

街面上的吸引力則更大，在這圓場的四週，向北有高大莊嚴的巨廈，環作半圓形。由此向東去，便是世界最講究的一條商鋪街道，名叫『攝政街』(Regent Street)，從圓場看過去，這些商店儼若皇宮。圓場的南面是快替利奧戲院 (Criterion Theater) 東首有一片極大的茶室叫街角飯店 (Corner House)。西面是攝政

府旅館（Regent Palace Hotel）。在東北角裏，有一家中國飯館叫探花樓（Maxim's），僱用許多洋人做侍者，顧客也是洋人居多，因爲他家的定價較高，不適合於做學生的皮包，所以同學去的比較少。我們看了一會窗內的佈置，我覺得英國的女人的衣服及鞋子，比了美國的牢實有過，美觀則不及多矣。

在街角屋(Lyon's)坐下喝茶憩氣，裏面也是滿坑滿谷的擠滿了人。一會回到旅館，又做了一套先付錢後給鑰匙的把戲。晚飯是赴金女士之約，她的房東太太頗有意思多做點生意，可惜已沒有空屋。領我們到隔壁她妹妹家去看看，有一間房頗小，在四層樓上，煤氣自用，飯可包在她家內吃，每人每星期要兩鎊錢。這裏地點適中，到學校去，倒是近得多，我們急於要遷出旅館，便有意租下。但是回到旅館，越想越不合式，第一沒有琴，第二屋子既窄且舊，每餐飯要走八層樓梯去吃，飯菜又壞，要熱氣非得用先令開煤氣爐不可。但是今晚時間已遲，卽使要另設法也無從接洽起，不如等到明早再說罷。

十月一日　清早便打了幾個電話，先決定要租倍兒賽街二十二號的房間，約定馬上就搬進去，然後回覆金女士的房東，再約卓君在倍兒賽街相見。十點半鐘陶君來訪，告知將遷居，他就陪我們同去，搬進去後，由卓君伴同到滑鐵盧車站去取行李，在那裏找了



攝政公園有極秀麗的路，環行二英哩長，名曰外圈（Outer Circle），內圈的直徑較小多矣；圖內一特色為露天戲院，西部有一大湖，形狀奇突，中有小島及橋樑，圖示湖中的帆船。

四〇—〇九七

半天才找到原來隔了多天沒去取各件已由行李間轉到遺失物件召領處去我們進去一看，只見木架上裝滿了帽子，書籍以及各種零碎物件最驚人的是成千成萬柄的洋傘！我出世以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多的傘擱在一起，我想在英國開洋傘鋪定可發財吧？當時把行李交與轉運公司，囑其明晨送到新住址五件很笨重的行李，祇取費六先令。

陶君請在順東樓吃午飯，順東樓的老闆爲人和藹忠厚。在國外做了幾十年的苦工，積蓄了幾文，娶了一個英國婦人聊解寄居異域的孤寂。不意是個壞女人，不多時便將他的大部積蓄捲逃一空。老闆現在依然埋頭苦幹的做生意，依舊是孑然一身，不過已經又稍有儲積了；足徵我國人勤儉起家，在國內外皆是一般。

飯後步行至我國駐英大使館，在博得來街（Portland Place），是一條一百二十尺闊的街道，兩旁的房屋外貌極其簡素，裏面却都裝璜得非常講究。四十九號便是我國使館的地址，據說還是李鴻章出使時買下的，裏面許多傢具裝飾，也是李文忠公當年由國內帶去，雖然陳舊些，還不失其雍容華貴的外表。我們到那裏已是午後二點三刻，使館內却空無一人。簽名報了到，查沒有我們的信札，便出外向攝政公園走。

攝政公園（Regent's Park）爲倫敦最大公園之一，占地四七三英畝，其格局設計使我想起上海的兆豐花園。裏面有許多穿制服的看護婦推着小兒睡車，也有老太太們在溜着狗，使我想起數年前上海的公園門口曾掛着牌子稱『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可恨。騎馬的也有，打棒球的也有。英國的棒球（Cricket）與美國的（Baseball）不同，但是普及的程度却是一樣，每一個學童都手不離球棒的。我們在園內隨便走走，看了瑪利母后的玫瑰花園，顏色種類都是特別培植的，每一種有木牌標明名色，玫瑰花色香俱佳，英人特別喜歡。今天氣候太冷，不見太陽，所以沒有去看聞名的動物園，也沒有坐小划子，祇在湖邊茶室內喝盃茶，回家檢點行李，晚上在意大利館子吃飯。今後我預備入校，不能自備伙食，大概要吃館子度日。晚上覺得很冷，點熱煤氣爐才暖和些。

△海外聚首倍形親熱▽

十月二日　昨夜靜極，睡得香甜，早上八點一刻女傭送晨餐進來。外國人認爲享福的一件事，便是坐在床上吃早飯，我同修却享不慣此種清福，仍然起床漱洗，穿着後再吃，到那時熱的飲食也都已冰涼了！早飯有麥片，烤麵包，牛油，橘醬，魚和水菓，還有牛奶糖茶；平時早上不吃許多東西，忽然間改吃這樣厚實的英國早飯，不免有些不慣。飯後修去訪卓君，一會兒打電話回來說巴爾博先生（前北京燕大地質學教授）有電話給卓君，叫我打電話去。我便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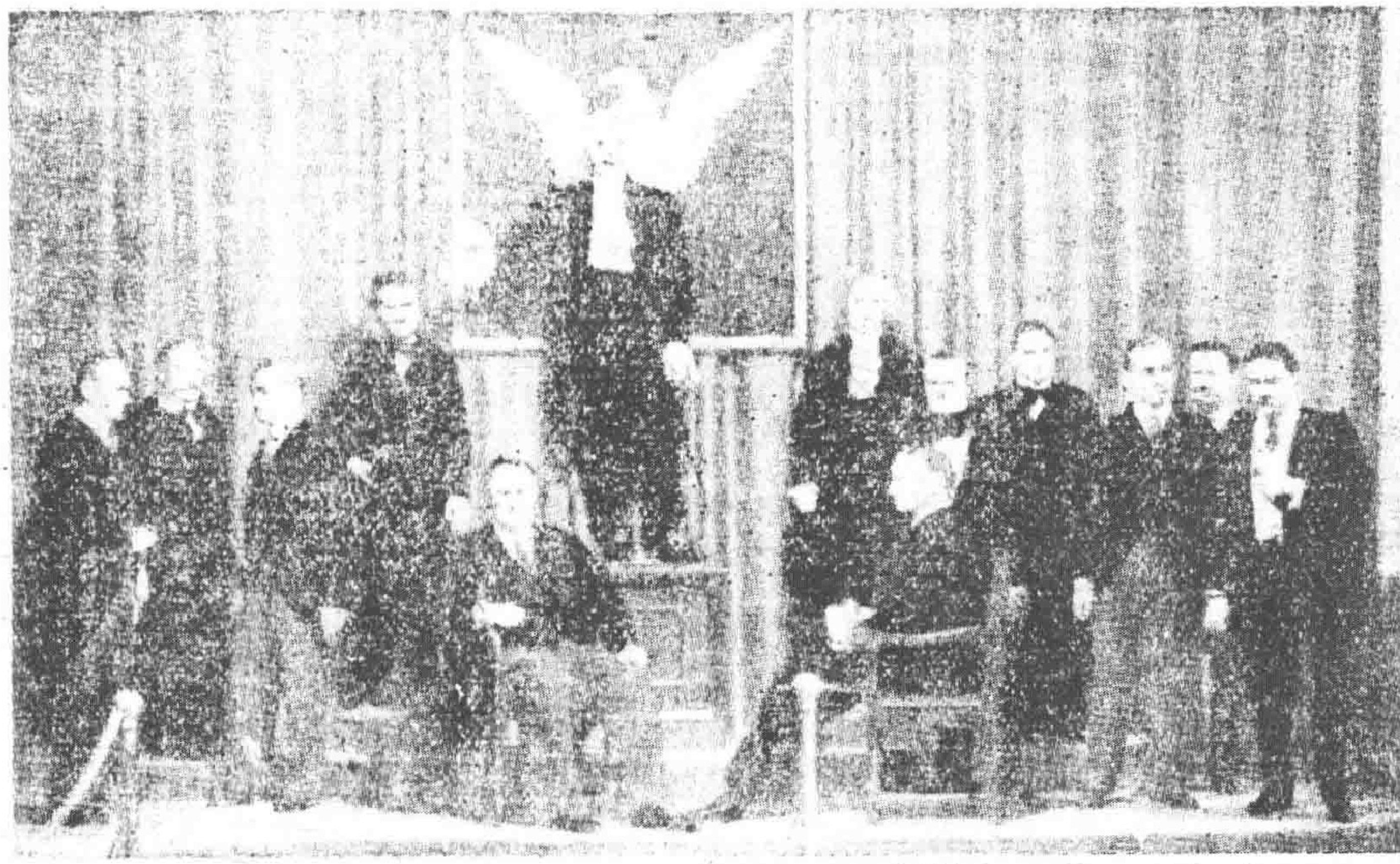
去，巴太太很客氣的說她預備了房間讓我們去暫住，寫到美國給我的信內曾經提到。我謝謝她的美意，說信沒有收到，現在已找到較爲安定的住所，所以不去打攪他們了。她又約我們同卓君下午五時去喝茶，卓君陪修回到學校去，我在家指揮女傭收拾房間，她似乎不慣於揩臺抹櫈的工作，我却每個角落都想把牠掃擦乾淨。收拾停當彈一會琴，等候行李。十一點半行李到，便開始把這間空洞洞的大房間佈置得稍爲舒適點。

下午四時，卓君來帶我們去巴家。巴家住在西南第五區，離此甚遠，今天又走了一條兜圈子的路，到那裏已晚了三刻鐘，巴太太仍是很和藹的接待我們。在國外能與老教師敍舊，十分暢快，巴先生是位很博學多能的地質學博士，在英美兩國學術界中，都有相當的地位，他具有蘇格蘭民族聰穎勤懇的天性。他的太太是位美國名醫之女，學問才幹都在中人之上。他們三位公子，現已住堂讀書，所以家內並無別人。巴先生夫婦在北平住過很久，對於中國學生朋友總是很熱心協助的。巴先生除專門地質學外，還擅長繪畫及音樂，我在燕京教琴時，曾一度教過他們大公子的琴。每逢我在琴會內有所表演時，他總是說許多勉勵的話勗勵我。現在他更殷勤的詢問到我以後的計劃，我告訴他麥推學校的事，他說道：『你於鋼琴研究已十餘年，有極好的成績，麥推的手法和你素學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你若爲了短期的學習，把以前的手法完全改過來，豈不太可惜？』他又說他有位親戚的朋友在皇家音樂院執教，當代我留神訪問該校的內容再轉告我。

晚上巴先生來電話說在幾天之內可以給我介紹去到音樂院試奏。據房東太太說：麥推先生在音樂界中很負盛譽，多數他的學生皆由麥先生的徒弟傳授，若要麥先生親自教授，除非有特殊的天才，他不肯收容；並且每小時學費需要四個及宜（4 Guineas）；按當時的匯率計算，約合二十一元美金，亦可謂昂貴之至矣。

今晚房間內生了水汀，我們大喜，到此後第一天可以稍爲溫和如春一點。

十月三日　早上出去理髮，付錢時給以一張五鎊的票子，店裏竟找不出來。伙計說街角上有一家惠斯民斯銀行的分行，請我自己去兌散。我交給櫃台上銀行要我在票上簽個字，才給我換。英國幣制很複雜，我一時也認不清楚輔幣的名目，讓理髮匠自己挑出二先令六便士，再給些小賬。回到家來問房東太太，才摸清幣制的種類。聽說從前有金幣，大戰之後完全代以紙幣，一鎊票等於二十先令，是綠色的，二十一先令爲一『及宜』（並無此種貨幣，祇是有名無實而已，時裝店的標價大半講『及宜』。）十先令爲半鎊票，作棧色；五先令有銀幣叫作『克朗（Crown）』，現已不多見；二



蠟人館內部的佈置計分為（一）大廳內分法國之部，歷史上偉大的將士，皇室，著名之英國海軍統帥，一九一四至一八年間人物，豐功偉績之閣員，美國歷任大總統（本圖內順序自左至右為柯立治，克里夫蘭，哈定，林肯，現任羅斯佛，華盛頓，約翰遜，胡佛，富蘭克令，麥金萊，威爾遜，前羅斯佛，塔夫脫），其他各界要人，重要國會議員，現任內閣閣員，其他世界大人物，文人等；（二）幕景廳（Hall of Tableaux）內則為分幕之歷史故事；（三）創新紀錄者之部；（四）特[illegible]人物之部；（五）新聞中人物；（In the News），（六）音樂舞台銀壇之部；（七）體育家；（八）帝王廳內分各朝代列舉；（九）恐怖之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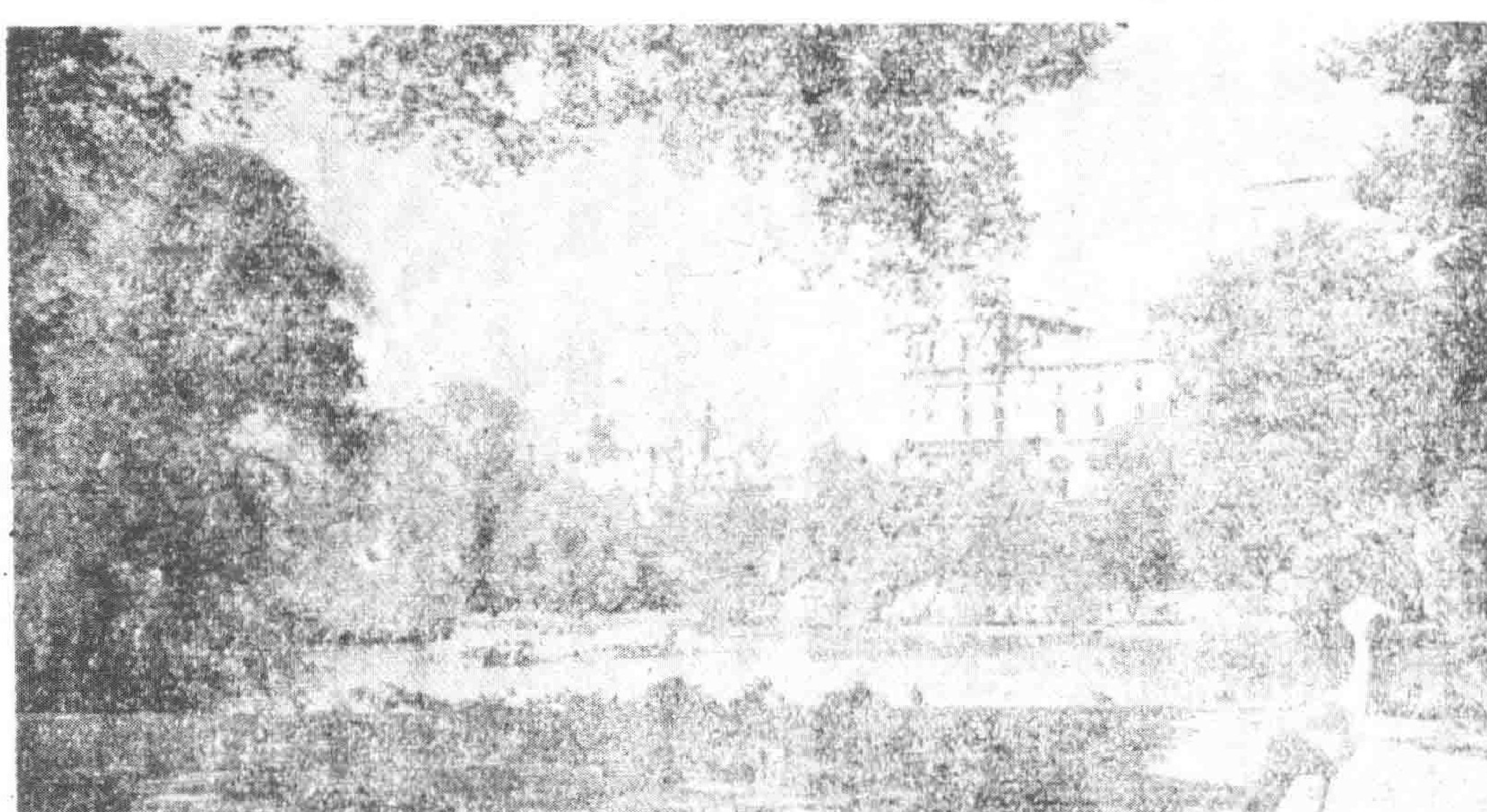
先令六便士叫作『半克朗』；二先令的銀幣通稱為『法老令』(Florin)以下的銀幣有一先令，(俗稱『駁布 Bob』)六便士三便士三種。一便士和半便士均為銅質從前並有四分之一便士(名謂『法淨』farthing)現已絕跡於市面了。十二便士合一先令，一先令之價值，以倫敦市上的購買力來講，約等於國內一毛錢，所以一鎊錢幾乎不過是國內的兩元錢。普通新聞紙每份售一便士，泰晤時報則需兩便士，火柴每盒為一便士這兩樣東西質美價廉，我認為是英國最便宜不過的東西了。

下午卓君帶我們去看多索夫人的蠟人館（Madame Tussaud's）。一進門便有幾個穿制服的蠟人指點路由，其中有一個『蠟人管理員』忽然移動起來我們嚇了一跳，原來是一個活人！這指導員也像蠟做似的穿着——藍色制服，胸部掛一排徽章，故意夾雜在蠟人羣中裝得呆板不動，然後慢慢的動彈，倣彿像機器一般，加增遊人的興趣，我冷不防給他這惡作劇虛驚飽受矣。這裏面的陳列品包羅萬象比我們前此在加拿大的所參觀的蠟人館更其逼眞。最精彩的為當朝皇室中人的蠟像，在宮殿式的大廳內當中站着瑪利太后，愛德華皇帝，約克公爵夫婦及兩位公主格勞斯脫公爵夫婦及康脫公爵夫婦。這許多蠟像的服裝打扮無一不微妙微肖的畢眞，就是頭髮的顏色及粗細，也都經過最仔細的研究

而後摩做的；至於寶石鑽飾的顏色及花樣，都根據眞的照做的，可謂絲毫不苟呢。

英國歷史上的大血案，是兩位年幼的皇子倫敦塔內被篡位的叔皇派人黑夜竊弑的一幕，在陰慘的電光下排演着，使人看了觸目驚心。我心想一樣的爲人子女，何必生長在帝皇之家！我本怕看蠟人，修倒看得起勁，最下一層裏還有「恐怖之室」(Chamber of Horror)特做廣告號台，須另外購票，修同卓君是非看不可。我與其獨個子站在前後左右包圍着蠟人的堆裏，等他們，還不如跟進去吧。可是一進門可就發覺上當了，裏面盡是一幕一幕慘無人道的極刑使用法：自中古時代直到現在，無論是東方或西方所用殘酷可怕的刑罰，全被這家蠟人館搜集得完備齊全。我很詫異在樓上各室內所陳列各國元勳及名臣大將的蠟像內，不列中國的，而在這恐怖殘忍的境界中，却有中國人圍着看殺頭的種種照片！在這矛盾的世界上本有許多獸性的暴露者，那是心理上文化上不健全的象徵，可奇怪的是爲什麼竟有人特地搜集這些不健全的心理病態和文化上的缺憾，專爲賣錢來供人們的欣賞？尤令人不解的是這種事業竟可以得到社會的贊助和國家的褒揚！

蠟人館內的茶室生意很好，多半人看累了都來坐下喝口茶，談談樓上所見的景物。從此以後英國人喝茶的習慣也不知不覺的



聖傑姆斯公園一面爲白金罕宮，一面爲政府要衝的官署，每日清晨政府大員如首相及閣員多半都要在這園中散步一回。

四〇—一〇一

變成我們的日常生活了中照例的功課。本來每頓茶所吃的東西千篇一律，在今日這種環境和情緒之下，我更吃不下去，不過藉此機會略爲休息片刻而已。出門後步行至屈法加方場（Trafalgar Square）場中間矗立着一枝一百八十四尺高的石柱，頂上是英名將納爾生將軍的銅像，柱子的根盤，用納將軍在法國擄回的銅砲鎔鑄後雕刻文字敍述戰事的史績。場之四角有四個象徵海上霸權的大銅獅，兇猛非常。但是這方場中並無一草一木，石柱已薰染成灰黑色，旁邊的噴泉池中滿積濁水，地上沾滿的鴿子屎，有許多遊手好閒的平民和小孩子們席地而坐，其中少數立着在喂已經長成癡胖的大羣布鴿，反映着消瘦的人們，使人興人瘦鴿肥之嘆。

廣東銀行
（香港政府註冊）
資本實收港幣七百四十三萬餘元
總行：香港德輔道中六號
電報掛號四八六一
分行：上海 漢口 廣州 澳門
台山 暹羅 舊金山

四川旅行社
服務社會 便利旅客
●辦理旅行運輸方面之一切事宜●
分社辦事處招待所遍設
西南各省及越港等地各大城鎮
總管理處：重慶打銅街八號
各社處電報掛號●國內：二四六四
安南：STA。
香港：TSAKH

振餘染織布廠
政府註冊完全國貨
本廠完全華商資本採用國貨棉紗紡織布匹行銷甚廣染色久洗不退質地堅固耐穿各界惠顧無任歡迎請認明註冊商標運福圖俾不致誤
廠址 小沙渡路八九五弄三〇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六三

四〇—一〇二

中篇創作

餘音（二）

秦瘦鷗

五　墮落的片段

四年的上海大學生活，在不知不覺之間很快的淌過去了。這一年的夏天，洪燕也跟着全級的同學，穿起了打學校儲藏室裏取出來的黑色的長褂和方頂而有一疏黑鬚垂着的帽子，很威武地在照相館裏拍了一張「學士加冕禮」的紀念照。

這張照像拍過之後，嚴重的問題就發生了，其時，洪燕祇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全校裏年紀最輕，天資最高的一個小弟弟。照一般同學的推測，他的前程一定是無可限量的；但是洪燕自己很明白家裏的經濟狀況，知道在事實上，他是決沒有出洋留學的希望，既不能出洋留學，那末所謂前程也者，自然也祇是很有限的了！

既不升學，當然就得找事情做。他是教育科的畢業生，不用說，最適宜的位置就是當中學的教師或是校長了；然而他的年齡委實太低，踏上講堂去，也許立刻會給學生們鬨下來。許多人都看到了這一點，便不約而同的拒絕給他介紹什麼位置。但是僥倖得很，他忽然出乎意料的找到了一個報館編輯的職位。——那是他自己寫信去自薦的。

「母親！我決意照我的主張做去！」他母親倒也在K縣給他找到了一個縣立師範校長底位置，很希望他能夠留在本鄉；但是天性愛動的洪燕，已在過去的四年中，對上海的一切享樂，發生了一種極頑固的迷戀，委實有些不願意捨棄；而報館編輯和縣立師範校長的待遇，又是此優於彼，因此洪燕便很堅決地向他母親表示自己的主張。「第一，我自小就愛弄筆，做編輯正是我的性之所好；第二，我年紀太輕，當校長怕壓不服人，所以我決意到上海去！」

「因爲你年紀太輕，上海的誘惑很容易使你墮落，我眞不能放心！」最後，深明大義而又極慈祥的母親，終於把她要把洪燕留在K縣的理由說出來了。「但是，當報館編輯也是很高尙的職業，你祖父當初就想辦一份報紙……。」提起了往事，母親忍不住又流下眼淚來了。「現在你居然能夠依照着他的心理，完成他所未了的志願，我也不願意過分的阻擋你。可是，我祇有你一個兒子，你要知道我對於你所抱的希望是何等的深切？我必須伴你一同住在上海，讓我有隨時教管你的機會。」

母親的提議，本不是一個發育完全，已超過了二十歲的青年——洪燕——所能完全贊同的，不過他怕母親生疑，也就勉強的附和了。

× × × ×

如果你是歡喜胡調的朋友，而家裏又有母親或是妻子監視着你的話，那末當一個報館編輯，或是新聞記者，眞是最適宜而又便利的職業了。因爲吃報館飯人底工作時間，十九是在晚上的，雖然在實際上，祇須做到十二點鐘便可以休息，但是到家裏，儘可以說是做到天亮；而且在上海當編輯記者應酬之忙，又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那末你也大可把應酬做題目，天天在外面極盡胡調之能事了。洪燕進星報館後的第三天，便學會了這一個自欺欺人的把戲；從此，他便變了一頭精靈的老蟲，晝伏夜出，盡量的把他的黃金時代，拋擲在醉生夢死之中。

無疑的，上海是一個坑陷一切青年人的墮落之窟，然而在同時，牠却又是一所絕大的實驗學校：可以鍛鍊人們的定力，可以磨礪人們的意志；更能把許多你在別處所永遠無從領會的經驗，逐一搬到你的眼前來。總之，上海是一個好所在，又是一片是非場，也可以使你成功，也可以使你墮落，好好壞壞，全看你自己的本領！

最初，洪燕也很深切地見到了這一點：以爲祇要自己看得淸楚，站得穩定，天下簡直沒有不可去的所在。因此，他竟極大胆地走上了一道陷阱掘得最深，而又最不易回頭的墮落之路去。——這就是嫖。

洪燕年紀，輕相貌，好朋友，多嫖的時間也特別的充足每次踏進一家妓院去，總能受到姑娘們的特優的待遇；許多先進的同志們，都在嘖嘖地豔羡着，他也得意極了，每晚，不到天亮不想回去。漸漸地，他是整個的沉醉於女人，大腿，香水，麻雀，撲克……的深處了。

「洪先生！你是一個很有作爲的青年，」有一次，他竟接連在會樂里第二弄第×號屋子的統廂房樓上，蜷伏了三晝夜，他母親幾乎疑心他是失蹤了。在第四天的午後，便懷着一顆像沸水似滾躍的「慈母之心，」教一個鄰居引導着，親自顫巍巍地上星報館來找洪燕。洪燕不在，就由他們的總編輯接見，雙方會談之下，洪燕往日所弄的玄虛便完全揭破了；因此，到晚上總編輯便特地把他喚到自己的屋子裏來，當面加以規勸。「不但你老太太極希望你能有偉大的成就，便是我們幾個，對於你也懷着絕大的希望，你何必自己走上墮落之路去呢？自今天起，你必須在一點鐘之前回到家裏，否則我這裏再不能容你了！」

因爲懼怕總編輯的威權，當夜，洪燕便垂頭喪氣的回到家裏來。時辰鐘已指着十二點三刻，五十歲的多病的老母，兀自獨坐在樓下守候着，兩個下人倒一齊睡了。

「這三天你安歇在那裏？」母親很沉痛地質問着。

「左右不過是同事的家裏罷了！」洪燕雖然有些心虛，同時却

還懷着幾分怨恨，深怪他母親不該用高壓專制手段來剝奪自己的生趣和享樂因此在對答的語氣裏很帶些倔強的聲音

「胡說！你的作爲我全知道了！」母親動了火了。「你只把你的衣袋裏給我搜一搜看！」洪燕想不到母親竟有這麼一番迅雷不及掩耳的斷然處置心裏着實慌起來了；但是他畢竟還不會加入過激黨，研究過非孝主義，在母親的盛怒之下，他終於自動的把衣袋裏所有的一切法寶全部獻了出來。

其中有「萬里紅」「秦樓」「香妃」等等……的請客票，有紙幣似的輪飯票，有女人用的粉紙，有旅館和菜館的賬單……最驚心觸目的却是幾方每一個墮落者所必具的當票……追歡取樂，好夢初醒後的唯一的紀念品。

「哼……」母親氣得臉也白了，這一晚，她足足哭了一夜。洪燕不由想到了他的祖父和他臨死時候所說的話，心上也覺得很難過。第二天起居然做了一星期的安分良民。

一星期後，女人的電話，朋友的慫恿，又漸漸地鼓動了他的不寧靜的心弦；不過他爲免使他老母傷心起見，決意把公開行動改爲祕密行動。每晚打過一點鐘，他照常不動聲色的準時回家，故意先做一些聲息，讓他母親知道自己已回來了；好在他是躺在亭子間裏的，在床上假睡了一會，便悄悄地溜下樓去，啓門而出。不過在下樓的時候，他必須先除去了脚上的皮鞋，踮起了脚尖，慢慢地一步一步的挨下樓去，到天亮回來的時候，也是如法泡製。

× ×

這樣偷偷摸摸的又過了一年多的墮落的非人生活。某一個晚上，他照例又溜出去度他的倚紅偎翠的甜蜜的春宵，一直到七點半鐘，才興盡賦歸。睡眼惺忪的推開了亭子間的門，很困乏地喘了一口氣，正待卸下衣服來，忽然眼前覺得多了一件東西。

打窗外射進來的魚肚白的曙光之下，很模糊地顯出有一個臉色灰白雙眼發直的老太太暈倒在深紅色的地板上，一手還堅握着一張××珠寶店的一百二十元的發票。

洪燕像觸了電氣一般地全身格格地抖着，他已感悟了，他已清醒了，但是他的可憐的母親是永遠不再站起來了！

六 三個朋友

「小洪，現在還怕什麼？今晚在明珠那裏！」洪燕的母親死後不到一個月，一班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的墮落朋友，更不管他身上穿的還是孝衣，脚上套的還是麻鞋，便又一個一個的挨上門來，嬉皮笑臉的慫恿他去繼續幹那「墮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的工作。在他們對於洪燕母親的死，眞覺得是洪燕的一樁的天大喜事，差一些就要向他道喜。

但是洪燕已澈底的覺悟了。他知道從今以後再沒有人可以翼護他了，將來的成功，或是失敗，都繫在自己每一步的行動上。因此，他便悍然反過臉來，把這些不成才的朋友大罵一頓亂棒逐去，一人冷清清地獨自在家裏守了四十九天。

這一天，乃是他痛遭大故後重復又回到星報館去工作的第一天。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一走進編輯室，臉上便覺得熱剌剌地像懷了絕大的虛心病一樣的羞愧萬分，以致於連向同事們招呼的勇氣也沒有了。

他垂下了頭很尷尬地在公事桌邊坐着，一瞧桌子上，已積着很高的一疊信件：逐一看去倒有一大半是請吃花酒，約上賭場的催命符，還有幾封是朋友請求他刊登宣傳消息的，其中祇有一封是向他表示哀悼和慰藉的唁函。

這是他的老同學程國光所寫的，程國光過去的歷史，也並不怎樣光榮，可是他對於洪燕的墮落，却並非促成者之一，因爲他在×大教育科畢業之後便上日本去研究法律，二年畢業回來，便忙着開辦律師事務所，因此他和洪燕確已久無接觸了。這一封信倒不是洪燕所能逆料的，尤其是他信裏的詞句的懇切，竟使洪燕大爲感動。

「明天決意去看他！」洪燕把許多信看完之後，便垂着頭，默默地暗忖着。

「尊駕便是洪先生嗎！久仰！久仰！」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洪燕對面的座位上，已添了一位新同事。——一個臉色黝黑，身材很強健，戴着一副大號的羅克眼鏡的青年人。——這個人瞧洪燕不就和他招呼，便堆着笑自己先開始敷衍起來。「兄弟童千里，曾在美國本雪文尼亞大學研究過心理學，最近回國，便蒙這裏鄧××先生找來充當國際電訊的編輯。以後還得常請洪先生指教！」

一個已經吃過多年的花旗麵包的朋友，竟能這樣地謙恭；洪燕對於童千里，不覺便起了一種好感。於是雙方話匣大開，倒像是舊雨重逢一般。後來不知怎樣，他們底談鋒忽然移到了交朋友的問題上去。

「朋友在現代簡直已成了利益交換器。」童千里用每一個心理學家所常有的冷儁的神情，像演講似的說道：「如果你沒有錢，沒有勢力，便一輩子休想交朋友；或者也有人竟肯紆尊降貴的來俯就你，那末不是你府上有什麼值得他眷戀的古董或是書畫，一定是你有一個美麗的夫人的作怪了！」

「所以，除非你今天吃了朋友的一頓飯，明天便請還他，否則打後天起，你和他就沒有什麼交情可講了。」在洪燕笑得回不過氣來的當兒，童千里又繼續發表着他的入木三分的冷話：「譬如我

們吃報館飯的人因為地位的關係，人家時常有利用你的必要。於是張三李四便一齊擁過來跟你做朋友了。今天請吃飯，明天請看戲，眞像孝子順孫一般的趨奉着你；可是一旦你離開了報館，我敢極武斷地說，就是碰巧你和他們在酒店裏偶然撞在一起，他們發誓也決不會替你會鈔的了。」

這一晚洪燕便開始結識了一個年歲比他長許多，經驗也比他長許多的畏友。

「啊，國光！」第二天清早，洪燕因為隔夜聽了童千里的一番極玄妙的高論，心裏非常痛快，便興冲冲地趕到程國光的律師事務所去找他。兩個老同學在久別重逢之下，忙坐在一張大沙發上，各自極眞誠地告訴出過去的情形來：結果，洪燕很安慰地知道他底老同學這番特地寫信找他，確是為着要敘舊誼而不是要他發表什麼宣傳消息。

「在上海沒有一個女人倒是很寂寞的！」在過去的兩年裏，程國光在實質上是得到了一個法學士的頭銜，在精神上卻飽嘗了失戀底痛苦。這件事的經過，他也完全告訴了洪燕；接着，便宣佈出他今後的方針來。「但是有幾個好朋友常在一起玩，也是一件很大的興趣。我最近結識了一個朋友很特別的一個——一個退伍的戲子！哈哈！老洪！你別瞧不起他！他倒也有一副很完全的藝術頭腦，跟別個戲子是絕對不同的！現在，他想開一爿唱片公司，打算邀幾個人合股，我已經是答應他了。老洪！你不妨也加入幾份，閒的時候同去坐坐，卻也不啻如弄一個俱樂部。而且，我告訴你，他還能時常請幾個男戲子女戲子來唱唱，這可不寂寞啊！」

程國光始終是一個戲迷。他覺得跟人家合開唱片公司，眞是一件比什麼都有趣味的事情，便竭力的慫恿洪燕一同加入；恰巧洪燕的環境新近發生了一番絕大的轉變，心上正愁太寂寞，沒處可以消遣，聽他這麼一說，也就允許了。

「不過，那一位朋友叫什麼名字啊？」最後，洪燕這樣問着。

「凌秋楓！」

「啊！是他嗎？不是跟一個頂紅的女戲子，喚做什麼「金鳳」的……」洪燕正待利用他幾年來當報館編輯的經驗給凌秋楓發表一些簡短的小傳的時候，門上忽然有人輕輕叩着；程國光說了一聲Come in，立刻就見一個穿着很考究的西裝，膚色很白，鼻子很大，身材很矮小，神氣很忠厚的人，款步而入。

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來者正是凌秋楓。

年輕的人撞在一起，正像開水和牛奶一般的易於融合；何況今天他們又有名正言順的生意經在談論着，說話不覺更有勁起來。其中發言最多的便是凌秋楓，他把開辦唱片公司的整個計劃像

說書一般的講解着每一句都是異樣的動聽，

「待我明天馬上擬一份合同，我們便可以正式進行了！」空談的結果，便由飽灌着法律常識的王大律師決定了一個具體的方針。

洪燕原是一個心最直，口最快的脚色，當夜在編輯室裏便一字不留的把這件事說給了童千里聽；恰巧童千里近來很不得意，也想找些事情消遣消遣。

……………………

「大王唱片公司」成立之後，洪燕竟像換了一個人一般；閒的時候，儘在那裏盤旋着，不但經濟方面再不像以前那般的天天彷彿過大除夕一樣的拮据了，就是精神方面他也覺得十二分的舒適，愉快，滿足。

「我有三個最好的朋友，他們都是一般的熱誠而忠實！」有一次，他很得意地向人家說道：「現在我方始嘗到了交朋友的眞樂趣！」

七　傳音之始

有一個初冬的早晨，約摸打過了十點鐘，洪燕很安靜地躺在大王唱片公司經理室裏的一張絲絨沙發上，翻看着當天的報紙，因爲時間過早，不但程國光和童千里都沒有光降，就是職司經理的凌秋楓也還不曾駕到咧！

「對不起，凌先生在家嗎？」洪燕正在像研究古文一般的拜一篇甲軍閥起兵討伐乙軍閥的通電的當兒，突然，嵌着不透明的玻璃的小門，輕輕地開了一半，在一陣濃烈的香水精的氣味裏，走進了一位玉立亭亭，眉目如畫的美人兒。立刻，屋子裏像添了一盞五百支光的電燈一樣地大放光明，幾乎眩耀使得洪燕睜不開眼睛來。

先前的幾年來裏，洪燕已在脂粉叢中衝突過千百回合以上，女人的影子差不多已嵌滿了他的腦神筋；可是目前這一位，却眞有他生平所從未見過的美妙的儀態。尤其是微笑的時候，頰上所透着的兩個像玉琢就的酒渦兒，險些使他懷疑自己是在夢幻中了。

「還不曾到，也許過一會就來咧！」洪燕站起身來，彬彬有禮的對答着。

「那末……我能不能在這裏候一會嗎？」這位姑娘不但美麗，而且是大方得可愛；她微微把腿部向前屈一屈，行了一個西方十七世紀時代的貴族女子所常用的初見禮，很活潑地卸下了身上罩着的一件皮領的斗蓬，露出一身純黑色的衣裙來。

「貴姓？」洪燕讓她在對面那一張沙發上坐下之後，先想自管自的看報，暫時不睬她；却禁不起這位姑娘，老是把一雙清秀得像

明星一般的眸子注視着他，似乎很要說話的神氣，洪燕不得不從請問姓名着手，開始和她敷衍起來。

「敝姓金……金鳳便是我的名字！」極率直而乾脆的答復。

「啊！女戲子！」洪燕暗暗地吃驚着。「想不到一個女戲子竟是這樣的大方而幽靜……又是這樣的美麗……」

「原來是金老板，久仰得很！」他用一種羨慕和愉快的目光，看着這一位鼎鼎大名的女戲子，正式和她攀談起來；同時，少不得也說出了自己的名姓。

金鳳是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的女人，識見很高；雖然她是一個女戲子，可是她平日的行動，却眞足以羞死一般把書本子做裝飾品的女學生。她說話極深刻，每一句話都很夠人回味，有時會使人難堪得要死，有時會使人笑得淌出眼淚來。這些，都在大王唱片公司的兩小時的談話裏，給洪燕很清楚地認識了；從這天起，他才知道女人並不個個是俗的，女人並不個個是淺見的，在一般庸脂俗粉之外，還有這麼一支不同凡艷的奇葩，於是他就開始向一個極不尋常的女性發生了一種不曾越出友誼範圍以外的欽慕和依戀。

本來凌秋楓每天晚上總是要上金鳳家裏去的，自從洪燕跟金鳳認識之後，他便不時邀洪燕同去；洪燕跟他去過幾次之後，腿上就像裝了一具機器一樣，每到五點鐘，他便不由自主的跟着凌秋楓一路順風的到了金鳳家裏。後來，他漸漸覺得如其他想做一個人做一個快樂的人的話，每天的生活日程上就不能少和金鳳說笑幾小時的一課。

但是洪燕是報館記者，金鳳是女戲子，兩人的工作時間都在晚上，白天又是同樣的需要休息；因此，洪燕漸漸感覺到每天五點以後跟凌秋楓上金家去盤桓一兩個鐘點委實是大侷促，太不便了。有一天，最勇敢的一天，他竟極大胆地在時辰鐘打過二下之後，當凌秋楓正在大王公司的時候，獨自一個人趕到了金鳳的家裏去。

「咦！……你……」洪燕到金家的時候，恰好金鳳才起身，鵝蛋型的臉上，一些脂粉也沒有，清白得像才下過雨的天一樣；不曾穿襪子的天然足上，套着一雙繡花的拖鞋；身上披着粉紅色的浴衣；黑而長的秀髮，披在肩後，站在薰人欲醉的春風裏，眞像我們夢中所見的天上的仙女一樣。

她見了洪燕，便透着一種又羞澀，又歡喜的微笑迎上前來，伸出象牙彫就一般的手臂，給洪燕卸下了大衣。

「我來得太早了，你忙嗎……？」洪燕瞧金鳳家裏的人，和一班配角跟包都像是才起身的模樣，忙得在各間屋子裏亂轉，心上不由很不安，便靠在一張方桌子的邊上，用道歉的語調問着。

「不！不！你來得正好，他們管他們，我可不忙，啊！快坐下來！」金鳳自

己先在一張大沙發上坐了，就讓洪燕坐在她的旁邊，有一個女下人便移過了一張極精巧的小几子安在他們倆人的中間；另外又有一個女孩子，捧過了二個玻璃杯來；一杯是深紅色的濃茶，就安在洪燕的前面，一杯的乳白色的流質，是給金鳳自己喝的。

洪燕正待舉起那一杯紅茶來吸，忽然給金鳳奪了過去，却把她自己面前一杯牛奶似的東西推了過來。

「你的嘴唇上沒擦過口脂嗎？怎樣這般紅法？」金鳳斜睨着他的嘴唇很頑皮地笑着，却不使他有答辯的餘地，又搶一般的說下去了「但是我知道這是你血分裏太熱的緣故。那末這是馬乳，我們自己家裏喂着的馬的乳水，眞是最涼清的東西，你喝罷！」更不讓他有做一番謙遜的假客套，金鳳已把那玻璃杯送到了他的嘴唇上來，汨汨地灌着。

「多謝你！」洪燕覺得這一杯馬乳的滋味，眞比瓊漿玉液更甘美，忙不住的稱謝，兩個眸子却不敢旋過去看金鳳，儘射在對面的牆上。

牆上，在四條××館主××閣主具名的字畫的左邊，掛着一方小小的照相——那是凌秋楓的照相，照相上的凌秋楓底眸子，似乎比平常尖銳了許多，洪燕的視線和他一接觸，便立刻像給人家兜頭澆了一盆冷水一樣，竟有些不寒而慄起來。

「謝什麼！我很歡喜你能夠每天來喝，這裏儘多着咧！」果然那女孩子又捧了一杯馬乳來遞給金鳳了。

「每天來喝……？」洪燕暗暗地默忖着「祇怕使不得嗎？要如給凌秋楓知道了，臉上可不好看！」當時雖然這樣想，第二天却就身不由自主的走到了金鳳家來，一直流連到五點打過二十分鐘，估量凌秋楓該來了，才像敗軍之將一般的棄甲曳兵而走。

誠然，洪燕的人物和性格，確有使凌秋楓相形見絀的地方，而他的雄健的談鋒，更絕不費事的投合了金鳳的所好；兩個人所抱的見解和主意往往又是站在一條線上的，這樣就輕輕地搆成了一副三角戀愛的模型。

這樣三角對持的僵局，竟出乎意外的維持了兩年以上，理由很單純，完全是洪燕進攻不力的緣故。然而這般不上不下的局勢，反使凌秋楓格外的痛苦，他努力在失望中掙扎着，故意抹殺了自己的靈性，忍氣吞聲的死命抓住着原有的地位，不敢放鬆。

× × × ×

某一年的聖誕節的早上七點鐘，洪燕兀是高臥未起，忽然有人送了一包禮物來。那是一個極精美的彩盒。他的下人說：

「送東西來的人還在樓下候着，說是要回信。」

洪燕透出了半個身子，倚在棉枕上，很詫異地打開了這一個彩

盒，瞧裏面却是一大疊字紙和一封沒有信封的長信。

這是凌秋楓所寫的，一起有七頁多。洪燕看完了第一頁，朦朧着的兩眼已睜得像發怒的人一樣，手指微微顫動着看過第二頁，混身齊抖了；……第三頁，第四頁……；到看完，連兩片鮮紅的嘴唇也變了灰白色，手像才打冰水裏冷過一般的冷。其中有一段：

『……現在我已被強迫的推到了一個地位上，這地位祇有兩條出路第一，至極無恥的方法向你乞憐請你給我留下一些生活的樂趣；第二便是自殺。如其你不能允許我的請求，以至於使我不能不實行第二條出路的話，那末就請你替我當一個義務的治喪主任；這裏我已把大王公司的總帳，以及我和親友間的銀錢往來的清單，集合了送給你，明天你便可以開始執行你的職務了！……』

洪燕把這封信反覆的看了幾遍，眼前彷彿就有一個凌秋楓，握着一柄尖刀，跪在他脚下，像宰牛作前的老牛一般的發出慘不忍聞的哀號來。

「哈哈！……哈哈！……」受了極度的刺激之後，狂笑也是人類的一種很普遍的表示。洪燕一面打桌子上抓過了一支鉛筆來，就在凌秋楓送來的那一個彩盒的裏面，絕不思索地寫下了他的答復，一面前仰後合的大笑着。

他所給與凌秋楓的答復是很潦草的二三十個字。

『原物奉還，一切亦無有不可奉還，但弟自有出路，決不自殺也！祈勿念。』

（註冊商標）

囝象圖　觀龍圖　松鶴鹿　龍爵圖　象球圖

（本廠出品）

綫布　蘇紗　府綢　醒民呢　努力縐　舞豔呢　生存呢　方新格　新星格　條花呢　衣鉋呢　元線呢　直貢呢

花色繁多　不克細載

大豐恆機器染織廠

國貨界權威大豐恆染織廠，其工場向設於京滬路之南翔鎮，不幸八一三戰事爆發，該廠首當其衝，乃不得不暫告停頓，後經各方敦促，該廠遂再接再厲，覓妥上海膠州路基地，重建新廠，恢復生產。又為酬答愛護該廠之新老主顧起見，所有出品，均力求精進，而售價則盡量降低，以增進該廠以往之榮譽。至於各種出品之商標，則仍用松鶴鹿，觀龍圖，龍爵圖，囝象圖，及象球圖，因上列商標，不僅均經註冊；且已家喻曉，婦孺皆知矣，

總廠　上海膠州路九五七號
發行所　上海寧波路四二九號
電話　（廠）三八〇一六　（所）九一七四五

長篇小說

負販列傳

張恨水

第十章　開始衝突

武器是要看人用的。像王狗子玩的這種武器，打在何厚德身上，那是無所謂的，往日在鄉下種菜的時候，還不是大担的糞溺挑着。可是打在許樵隱身上，那便不得了。他正爲了手頭緊縮，羡慕着人家有抽水馬桶的房間。這時弄了他這一身糞汁口裏啊喲了一聲之後，站在路中心，竟不知如何是好。何厚德頓脚罵了一陣，向許樵隱道：還好離家不遠，你先生回去把衣服換了罷。許樵隱兩手張開，抖了袖子，也只管頓脚道：這，這，這太可惡了！怎麼辦？連我的帽子都弄髒了！這這是怎樣回去？這路邊上有一口塘，先到塘邊上去洗洗罷。何厚德道：那口塘裏的水，也是很骯髒的，平時就有人在裏面洗刷馬子夜壺。許先生要到塘裏去洗一洗，那不是越洗越髒嗎？許樵隱道：用水澆澆，那總比帶了這一身臭氣回去要好些。正說着，有一輛人力車子經過。車上的女人，將手絹揑了鼻子道：好臭，好臭！這是那家打翻了毛坑？許樵隱再也忍受不住，一口氣跑到自己大門口，連連的喊着道：快來，快來，大家快來，不得了！他們家的大門，還不曾關閉，他家人聽到了這種驚呼聲，便一窠蜂的擁了出來。他夫人首先一個站在門口，問道：怎麼了？呵喲！什麼東西這樣的臭？許樵隱道：不用問了，快用脚盆打水來，在我身上澆澆。不知道什麼人暗下裏害人，將大糞來潑了我。許太太聽了這話，才督率老媽子七手八脚，舀水拿衣服，替他張羅了一陣。何厚德站在身後看着，料着沒有自己插嘴的機會，只得跑到路外那口髒水塘裏去，脫下衣服冲洗了一陣，依舊濕淋淋的穿着，趕回到家裏去。一面找衣裳換，一面烏七八糟亂罵。何氏和秀姐終日的不痛快，本已是睡覺了，聽了他的話音，是受了人的害，何氏便走到外面來問道：舅舅怎麼把衣服弄髒了？何厚德坐在凳頭上，生悶氣抽烟，聽了這話，將棹子一拍道：這件事沒有別人，決對是童老五做的。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何氏望了他這情形，倒不敢怎樣衝撞，因問道：衣服弄髒了嗎？脫下來，明天我和你漿洗漿洗罷。何厚德叫道：潑了一身的屎，放到那裏，臭到那裏，送到那裏去洗？童老五這小傢伙，眞還有他的一手，和我來個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他躲在小巷子裏，用屎包來砸我，我恨極了。說着伸手又拍了一下棹子。何氏

道：你看見他了嗎？何厚德道：我雖沒有看到他，但是我斷定了這事，會是他幹的。今天下午的時候，我在許公館門口遇到過王狗子，王狗子是童老五一路的東西，顯而易見的，他是替童老五看路綫的。何氏笑道：許公館門口那條路，那個不認得，還要看什麼路綫？倒不見得王狗子在這裏、就是……何厚德瞪了雙眼道：怎麼不是？他們砸了屎包，就躲在暗處哈哈大笑，那笑聲我聽得出來，就是王狗子。王狗子與我無仇無怨，他甩我的屎包作什麼？把屎罐子甩我，那猶自可說，許先生更是妨礙不到他們的人。他們費盡了心機，爲什麼也要碰許先生一下屎罐子呢？何氏道：王狗子倒是有些瘋瘋癲癲。何厚德道：什麼瘋瘋癲癲！他要這樣做，就是爲了童老五唆使，童老五唆使，就是爲了……這我不用說，我想你也會明白這是什麼道理吧？我沒有工夫和你們談這些了，我去看許先生去，今天眞把人害苦了。他說着話，已是早出了門，何氏站着呆立了一會。秀姐在門裏問道：舅舅走了嗎？你還不去關大門？何氏道：關什麼大門呢？那個不開一眼的賊，會到我們家裏來偷東西？他時風時雨的，一會兒出去，一會兒回來，那個有許多工夫給他開門。秀姐道：我寧可多費一點工夫，和他多開兩次門。如其不然，他半夜三更的回來，大聲小叫的罵人，自己睡不着是小，倒驚動了街坊四鄰。她說着話，自己可走出房來，到前面關門去。關了門回來，何氏道：這幾天以來，你只管和他抬槓，他倒將就着，你爲什麼你今天又怕起他來了。秀姐走近一步低聲道：他說有人碰了他屎罐子，我一猜就是童老五這班人。剛才他又說在許家門口看到王狗子，那還用得着仔細去猜嗎？何氏道：就是童老五做的，也犯不上你害怕，難道他還能將你打上一頓嗎：秀姐道：打？哼！他是不敢。不過姓許的認得一些半大不小的官，倒不是好惹的，他打一個電話，就可以把童老五抓了去。這時候他到許先生那裏去，還不定他會出什麼主意，我怎能夠不敷衍敷衍他。他回來的時候，我還可以和他講個情。何氏道：你替童老五講個情嗎：你……何氏在燈下望了女兒，見她紅了臉，把頭低着。便沒有把話說下去。秀姐道：到現在我也用不着說什麼害羞的話。童老五常在我們家裏來來往往。我是一點什麼邪念沒有的。不過他爲人很有義氣，很熱心，我總把他當自己的親哥哥這樣看待。他看到舅舅把我出賣，他是不服氣的，可是他就沒有知道，我們自有我們這番不得已。他算不了這種閑事，他找着許先生出這口氣，那是一定會做的。倘若我們舅舅去找他，我相信，他不但不輸這口氣，還會和舅舅門上一口氣。那個時候，你老人家想想那會有什麼結果？所以我想着，今天晚上，舅舅不會發動的，發動必然是明天早上，不如趁着今天晚上，先把舅舅的氣平上一平，我們做我們的事，何必讓人家受什麼連

四〇——四

累。我這樣揣摸着，你老人家不疑心我有什麼不好嗎？何氏道：你長了這麼大，一天也沒有離開我，我有什麼話說？不過你舅舅的毛病，是不好惹的，你和他說話，你要小心一二才好。秀姐道：我們睡罷，等他回來再說。何氏聽秀姐有這番的意思，自是心裏不安，睡在床上，只是不得安穩。約在一兩點鐘的時候，何厚德叮叮噹噹的搥了門響。秀姐口裏答應着，便趕着來開大門。當何厚德進門來了，便沒有撲人不能受的酒氣，料着他沒有吃酒回來，便代關了門，隨着他後面進來，因用着和緩的聲音問道：舅舅還要喝茶嗎？我給你留下了一壺開水。何厚德到了外面屋子裏，人向床上一倒，先長長的舒了一口氣，然後答道：我在許公館喝了一夜的好龍井茶，不喝茶了。秀姐將棹上的煤油燈，扭得光明了，便在棹子邊一把竹椅子上坐了。向何厚德道：舅舅怎麼到了這時候才回來？許先生又有什麼要你辦一辦吧？何厚德這才一個翻身坐起來，向秀姐道。上次回來：你大概聽到我說了。童老五這東西太無法無天，他勾結了王狗子躲在冷巷子裏砸我的屎罐子。他那番意思，你明白不明白？秀姐微笑道：我怎麼會明白呢？我好久沒看到他了。我若是明白？豈不成了和他一氣？何厚德冷笑了一聲，然後站起來四圍張望着，在腰包裏掏出了一包紙烟來。秀姐知道他是要找火柴，立刻在棹子抽屜裏找出一盒火柴來，她見何厚德嘴角上啣了香烟，立刻擦了一枝火柴，來和何厚德點着。何厚德先把頭俯下來，把烟吸着了，臉上那一股子蹩扭的勁兒，就慢慢的挫了下去，向她望了道：你怎麼這時候還沒有睡？秀姐笑道：我怕舅舅回來的快，在這裏等着門呢。想不到舅舅和許先生談的得意，談到這時候才回來。何厚德道：我實告訴你罷，許先生也知道童老五為什麼砸他的屎罐子，他氣的不得了，決定明天早上找警察抓他。秀姐道：眞的嗎？說着，也站起來，睜了兩眼望着他。何厚德道：難道你還說這件事不應該？秀姐道：當然是不應該。何厚德道：這樣說，你簡直是他同黨，你難道教他這樣砸我的嗎？那也好，我們一塊兒算帳。秀姐道：你不要急，聽我說。一個人沒有抓破面皮，講着人情，凡事總有個商量。你若把童老五王狗子抓到官裏去，問起案子來，要問他什麼砸你的屎罐子，那時舌頭長在他口裏，話，可由他說。萬一扯上了我，我是個窮人家女孩子，丟臉就丟臉，無所謂。只是你們想靠他發一筆小財的趙次長，他可有些不願意。論到舅舅你為人，不是我作晚的嘴直，這丹鳳街作小生意買賣，挑担賣菜的，你得罪了恐怕也不止一個，這屎罐子不一定就是童老五砸的，就算是他砸的，你知道他為了什麼事要報仇？在你的現在想法，可硬要把這緣故出在我身上。人家不跟着你這樣說，倒也罷了。人家要跟着你這樣說，那才是毛坑越掏越臭呢。你想，這些作小生意的小伙子，肩膀

上就，是他的家產他，有什麼做不出來你，不要爲了出氣，弄不得透不出氣來。何厚德先是站着，後來索性坐着，口裏啣了烟，慢慢的聽他說，她說完了，何厚德點點頭道：你這話也有理。我倒不怕他們和我搗亂，可是把這件事鬧得無人不知，倒眞不好辦。秀姐道：我本來不願對你說這些。說了之後，你倒來疑心我是他們一黨。但是我要不說，把我弄了一身腥臭！知道人家還幹不幹，那時弄得我上不上，下不下，那不是一條死路嗎？許先生是個明白人，他不該這一點算盤都沒有打出來。何厚德將棹子輕輕一拍道：你這話對的，你這話對的，我本找着許先生說上一說他竟不必多考慮，起身就向外走。秀姐倒不攔着他，只遙遙的說了一聲，我還等着開門。何厚德也沒有答應什麼，人已走到很遠去了。何氏在屋子裏躺着，先輕輕哼了一聲，然後問道：你舅舅走了嗎？這樣半夜三更，還跑來跑去幹什麼？秀姐道：我說的話怎麼樣？他想發這一筆財他就不敢茁事情弄懷了你睡你的，我索興坐在這裏等他一會子，看他弄成一個什麼結果。何氏無法干涉他的，也只好默然的躺在裏屋。約算有一小時，何厚德回來了。他在外面屋子裏大聲笑道：外甥姑娘，你總算有見識的，我和許先生一談，他也說這件事，千萬不能鬧大了，暫時倒只好吃個啞叭虧。不過他猜着這件事一天不辦妥，童老五這班人就一天要生是非。你沒有睡就很好，許先生叫我來和你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把喜期提前一個禮拜？只要你說聲可以，你要的三千塊錢，明天一大早就拿來。只是你要的衣服，趕做不起來。這是沒有關係的，你到了新房子裏去了，你就是一家之主了，你愛作什麼衣服，就作什麼衣服，還有什麼人可以攔阻着你嗎？秀姐笑道：舅舅只說了許先生的半截話，還有半截，你沒有說出來。何厚德道：外甥姑娘，你還不相信我嗎？自從你說過我爲人不忠實以後我無論作什麼事。都實實在在的對你說話的，秀姐淡笑道：有的嗎？這次許先生說，等我到趙家去了，再來收拾童老五這班人，這幾句話，怎麼你就沒有說出來呢？何厚德在燈下望了她道：你跟着我到了許家去的嗎？你怎麼知道我們說的這些話？秀姐道：你們要存的那一種心事，我早就知道，還用得着跟了去聽嗎？你們那樣辦，倒是稱心如意。不說你也跟我想想，我出了自己的門，並不是離開了這個世界，把這些人得罪之後，他們會放過我嗎？就算我可以藏躲起來，我的老娘可藏躲不起來。我爲了老娘享福，才出嫁的，出嫁害我的老娘，那我就不幹。再說，舅舅你自己，你拿到了我們的身價錢，你是遠走高飛呢？還是依然在這裏享福呢？你要是在這裏享福的話，你要把這些人得罪了，恐怕還不止讓人家碰屎罐子呢。我說這話，大概你不能說是我嚇你的。何厚德又拿出了紙烟來吸，斜靠了牆坐着閉着眼睛，出了一會神，因道：依着

你的話，我們讓他碰了一屎罐子，倒只有就此放手。秀姐微笑道：放手不放手，那在於舅舅。可是我的話，我也要說明，讓我太難爲情了，我不是不幹的。說着她不再多言，進房睡覺去了。何厚德道：你看，我們軟下去了，他就強硬起來，那倒好，吃裏爬外，我算個什麼人。這話何氏聽在耳裏，秀姐並沒有理會。到了次日早上，何氏母女還沒有起來，何厚德就悄悄的溜出去了。何氏起來之後，見前面大門是半掩着的，因道：我看他這樣起三更歇半夜，忙些什麼東西，又能夠發多大的財？秀姐這時由裏屋出來，自去作他的事。母親所說，好像沒有聽到。午飯的時候，何厚德笑嘻嘻的回來了，站在院子裏就向秀姐拱拱手道：佩服佩服！你兩次說的話，我兩次告訴許先生，他都鼓掌贊成。他說，對這些亡命之徒，値不得計較。雖然弄了一身髒，不過弄骯髒一身衣服。一大早，他就到澡堂子洗澡去了，剃頭修脚，大大的破費了一番，也不過是兩三塊錢，此外，並沒有傷他一根毫毛，過了身，哈哈一笑也就完了。他讓我回來和你商量，可不可以把……秀姐搶着道：我早就說過了，趙家什麼時候把條件照辦了，我五分鐘也不耽誤，立刻就走。日期是你們定的，提前也好，放後也好，問我作什麼？何厚德伸手搔了頭髮，笑道：雖然這樣說，到底要和你商量一下。也是我昨天說的話，那衣服一時趕不上來，別的都好辦。秀姐將頸脖子一歪道：那是什麼話？我這麼大姑娘，嫁一個做次長的人，總算不錯了。既不能擺音樂隊，坐花馬車正式結婚。又不能大請一場客，熱鬧一陣子，難道穿一套好衣服做新娘子都不行嗎？何厚德笑道：你不要性急，這原是和你商量的事，你不贊成，那我們就一切都照原議。忙了這一大早上，我們弄飯吃罷。不過我有一件事拜託說着，掉轉身來，望了何氏，因微笑道：童老五王狗子那班人，未必就這樣死了心，必定還要有個什麼作法。他不來這裏，那還罷了。若是我不在家，他們來了，千萬不要理他。叫他們趕快滾蛋。要不然，我遇着了，我一定和他算上這筆總帳。秀姐聽說，冷笑了一聲。何厚德道：外甥姑娘，你倒不要笑，我做不出來。人怕傷心，樹怕剝皮，他們要欺侮到我頭上來的時候，我就和他拚了這條老命。何氏道：他們也不會來，來了，我勸他們走就是了。何厚德道：你說他不會來嗎？他們忘不了和我搗亂。若遇着我在家裏，我先挖他一對眼珠。只這一聲，却聽到有人在外面院子裏接嘴道：呵喲！爲什麼這樣兇？何老板說了這話，前面是楊大個，後面是童老五，全把手臂反背在身後，搖撼着身體走了進來。楊大個道：我們在這條街上的人，多少有點交情，人情來往，是免不了的，爲什麼我們到了你家裏，你就要挖我們的眼珠，我還有什麼見不得你的事情嗎？何厚德突然紅着臉皮，站了起來，張口結舌的道：你們到這裏來，要……要……要怎麼樣？楊大個子擺了兩

擺頭道：不怎麼樣？我們到府上拜訪來了，你何老板要怎麼樣呢？何厚德氣得鼻孔裏呼呼出氣有聲，兩手揑了拳頭，站着不會動。何氏便向他二人迎上一步，因道：兩位大哥請坐罷。秀姐他舅舅也是喫了兩杯早酒，說話有些前後不相顧，不要見怪。童老五瞪了眼道；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麼不對之處，惹得何老板這樣恨我？今天無事，我特意來找何老板談談。何厚德舉着拳頭搖撼了兩下，抬起來，平比了自己的鼻子尖，因道？我告訴你，不是我外甥姑娘說好話，這個時候，你在警察局裏了。秀姐攔着道：舅舅，你儘管說這些話作什麼？童老五橫了眼冷笑道：我倒要聽聽，爲什麼我這個時候會在警察局裏呢？你說出來，你說出來。他站在揚大個子身後，却由楊大個子旁邊伸了手過來，向何厚德亂指點着。何厚德看到他那個樣子，也越發的生氣，因喝道：你犯了法，你自己知道，你昨天晚上，砸我的屎罐子，你以爲我不知道嗎？童老五道：你是老糊塗了。想發財想昏了，你在什麼地方看見了我，你信口胡謅。何厚德道：你這東西，豈有此理，怎麼跑到我家裏來罵我？說着，也就一跳上前。幸是何氏從中隔斷，兩人才沒有打起來。隔壁的田佗子看到童老五楊大個來了，早就留意這事了，於是跑了過來，也在中間一攔，向童楊二人一抱拳笑道：天天見面的人，納着臉吵起來，那好意思嗎？口裏說着，兩手帶推帶送，把楊童二人就推出了院子。何厚德兩手扯着帶頭，將腰上的板帶緊了一緊，跳到院子裏，指着隔壁老虎灶叫起來道：好哇！我長了這麼大年紀，還沒有什麼人欺侮着，敢打上我的門，你兩個人奉了玉皇大帝的聖旨，打到我家裏來了。好！這是你找我，並非我找你，我們就比一比本領，看是誰勝誰敗？他說着話，人就走出大門來。秀姐站在一邊，本來不願多這些事，現在看到事情越發的鬧大了，只得也搶出大門來。預備勸解。所幸何厚德出了大門，并不向老虎灶這邊去，口裏咕咕咕的却向街那邊走去。看那方向，大概是到許樵隱家去了。秀姐站在大門口，倒有點發呆，萬一他眞的把警察叫了來，這可是一齣熱鬧戲。眼光向老虎灶上看去，見童老五橫板了臉，不住的冷笑，不像往日那樣臉上帶了殷勤的顏色。楊大個子却坐在灶後一張棹子上，大聲叫道：翻了臉，我們就親爹也不認識，那些只認得洋錢，不認得交情的比狗不如，狗不論平富，見了熟人，還搖搖尾子呢。老五，不要生氣。這世界三年河東，三年河西，就知道你我沒有一大發財嗎？你發了財，我和你作媒，至少，介紹你討三位姨太太。哈哈！說着仰起頭來，放聲大笑。秀姐聽他這話，彷彿句句都刺札在自己的心上。再也忍耐不住，扭轉身來，搶步的向裏走。到了屋裏，向床上一倒，就放聲大哭起來。楊大個的大笑，和她的大哭，正好是遙遙相對，於是這就逼着演出一幕情節錯綜的悲喜劇來。